

俠義歷史
短篇說部

古今武俠奇觀

上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行刊

編輯大意

一本書專輯古往今來英雄豪傑之遺聞軼事。取其可以鍼砭薄俗。有益世道人心者。編成卷帙。故定名爲古今武俠奇觀。

一本書以提倡武俠。維持正義爲主旨。故所收材料。不分畛域。雖下逮乞丐。賤如僕役。其人其事。足以懲貪儆暴。喚醒愚頑者。亦一律採輯。絕無歧視。頗合現社會剷除階級之心理。

一本書十八萬言。部分二十二類。凡古今俠義英雄之言行。大概已具。手此一編。按類檢閱。極爲便利。

一本書材料。或取諸筆記。或採之文集。積久裒集。成爲斯編。故篇幅不

拘長短。惟以趣味濃厚。發人深省爲主。

一本書詞意明暢。雅俗共賞。蕪穢鄙俚之文字。概不攙入。窗明几淨時。讀之。固可以振起尙武之精神。茶餘酒後時。閱之。亦可以檢束身心。不踰正軌。裨益實非淺鮮。

一本書分訂六冊。厚薄適宜。極便攜帶。篇中均用單圈。標明句讀。俾閱者一目瞭然。絕無濃圈密點。撩亂眼光之弊。

新編 古今武俠奇觀目錄

●卷一

士人武俠類

書生擒盜	一
吹氣傷人	三
夜出報仇	七
倒挽騾車	八
殿壁題詩	九
爲友雪恨	一一
盜窟奇緣	一四
塾師奇技	一六

劍中楊枝	一九
不取遺才	二〇
寧陵趙生	二一
第一好漢	二二
舉鼎拒門	二三
太行遇盜	二四
奮身禦賊	二五
人頭化水	二六
雪夜獻技	二六
馬生	二七

農夫武俠類

- 舉義勤王……………二九
- 俠士解餉……………三一
- 抱牛習技……………三二
- 墨爺……………三三
- 連環鎗……………三四
- 洋和尚……………三六
- 赦盜致富……………三八
- 指劈松梗……………四〇
- 佛殿懸頭……………四二
- 三斗漢……………四五
- 保衛鄉里……………四六

劉大漢……………四七

工匠武俠類

- 綠林避案……………四九
- 借鼻烟壺……………五〇
- 籬桶老人……………五四
- 日食斗米……………五五
- 冶隱……………五六
- 竊窺秘密……………六〇
- 少林真傳……………六二
- 保衛節婦……………六三
- 以寡敵衆……………六五
- 權如風雨……………六六

飛針擊賊……………六六

商販武俠類

從容應敵……………六八

舉足傾輿……………六九

胸前血印……………六九

觸指成穴……………七〇

弄斧班門……………七一

米肆傭……………七二

吳門張生……………七三

一妬滅兩門……………七四

夜行七百里……………七七

禍由自取……………七九

私販禦盜……………八一

鍊扁擔……………八四

賣菜傭……………八五

霍元甲傳……………八七

●卷二

隱逸武俠類

智擒劇盜……………一

破屋飛去……………三

江中劫畫……………七

徐蟒公祠……………八

余姓怪客……………九

去勢留命……………一二

江淮異人……………一五

跣行雪中……………一六

野店俠客……………一七

生啖人首……………一八

削髮爲僧……………一九

袖出鉛丸……………二一

焚符乞救……………二二

經略羽翼……………二三

陳氏贅婿……………二七

剪除醜類……………二八

紅鬚紫髯……………三〇

僧道武俠類

削額僧……………三二

俠和尚……………三四

鍊擔圈馬……………三五

空中電光……………三九

古寺老僧……………四一

功高不賞……………四二

袒衣運氣……………四四

跛僧……………四八

隻眼僧……………四九

保守果園……………五〇

拳陷樹中……………五二

瘋僧妙計……………五四

堂上擲頭……………五五

血痕入石……………五九

和尚殺刺客……………六〇

鬚頭陀搏虎……………六〇

和尚比武……………六四

三和尚……………六六

躡劍騰空……………六七

道人練劍……………六八

頭化清水……………七〇

乘夜劫獄……………七一

鍾和尚……………七二

尼姑武俠類

儂尼……………七四

尼菴遺書……………七六

草菴尼……………七八

口號……………七八

女道士……………八〇

女盜武俠類

女盜認年伯……………八〇

剛卯符……………八一

三角旗……………八八

飛霞……………九一

巾幗英雄……………九二

齊二寡婦……………九六

綠衣女子……………九七

盜迎新婿……………九八

送還數珠……………九九

女盜祖餞……………一〇一

借財濟貧……………一〇四

● 卷三

婦女武俠類

周夫人……………一

賊壘奪尸……………三

輿櫬還葬……………三

深山習劍……………四

蚤夜投宿……………五

夜逢俠女……………六

壁飛善抄……………九

衛女……………九

空中落雁……………一〇

村姑返銀……………一二

孝女捕盜……………一三

如意兒……………一四

入獄救夫……………一七

紅燈照……………一九

白衣女……………二〇

漁家女……………二二

尼菴女子……………二三

盜妹……………二三

新婦絕技……………二四

楊娥傳……………二五

雌雄劍……………二七

奇女子……………三〇

當鑪女子……………三一

弱女降妖……………三二

爲夫報仇……………三五

梳頭彈盜……………三七

荒村少婦……………三八

破鏡重圓……………四〇

岳家拳……………四三

陸四娘……………四四

殿側少婦……………四五

白髮直豎……………四七

村店合卷……………四八

荒居老婦……………四九

孝女殲仇……………五一

拳師女……………五三

舟中禦盜……………五四

誅盜遇父……………五八

童玉燕……………六〇

代人保仇……………六一

落難女……………六二

盜金助賑……………六五

婢妾武俠類

汪老家法……………六七

內記室……………七〇

齒嚙彈丸……………七三

木杖擊賊……………七五

練指法……………七六

賣解女報恩……………七七

折弓如斷梗……………七八

孫壯姑……………七九

茅阿翠……………八二

周姬……………八四

● 卷四

兵將武俠類

威震流賊……………一

佩刀割臂……………三

張忠武公逸事一……………四

張忠武公逸事二……………七

黃鶴樓比劍……………九

樂虛舟……………一一

慷慨贈金……………一二

黑魚膾……………一三

誓掃妖氛……………一五

蘸尖黏紙……………一七

蘇帮帶……………一九

王鍊鞭……………二〇

裏創殺敵……………二二

詐爲兄妹……………二四

大呼殺賊……………二六

閻威可畏……………二七

王征南……………三三

驍參軍傳……………三六

劫盜武俠類

劫財不口色……………三八

夜入官衙……………四〇

盜獲善果……………四一

古寺凶僧……………四三

智盜白駝……………四四

棄邪歸正……………四四

米袋壓人……………四五

鞭朴貪官……………四六

送還餉銀……………四八

蜀中大俠……………四九

前怯後勇……………五一

俠盜贈妾……………五二

官服就戮……………五八

重義輕財……………六一

約期償金……………六二

三不取	六三	陰誌藏金	八五
函寄頭髮	六五	對刀垂涕	八六
李鎮牛	六六	燕山大盜	八八
江湖劍俠	六八	縣囚救官	九一
大刀會首	七一	以怨報德	九二
盜亦有道	七四	盜符	九四
捨身報國	七五	扶弱抑強	九六
綠林俠盜	七七	路見不平	九八
爆竹懸樹	七八		
移重就輕	八〇		
古塔白光	八二		
專劫貪吏	八三		
		鏢師武俠類	
		易容術	一
		少年鏢師	三

● 卷五

鏢師武俠類

盜中祭酒……………五

葉五……………七

天津鏢師……………八

手抉腎丸……………九

垂髻女郎……………一〇

一馬雙駝……………一二

竊賊武俠類

力救孝子……………一五

枕側名刺……………一六

竊賊妙計……………一七

賊代捕役……………一九

義賊……………二〇

隔室丈夫……………二二

偷富濟貧……………二四

義全貞婦……………二五

捕役武俠類

燕子尾……………二六

捕魚壳……………二八

奪印兔糧……………二九

練氣運神……………三三

高一爸……………三六

保定捕……………三七

少年武俠類

殺熊……………三九

力障兩淮	四一
飛劍刺猿	四二
袖底雙劍	四四
怒擊橫暴	四五
逆旅奇人	四七
樽前舞劍	四八
借劍却盜	四九
外方少年	五一
追還行囊	五二
步氏威名	五三
京師少年	五五
僧俗比劍	五七

檻中人……………六〇

美少年……………六一

秦淮健兒……………六一

彈驚妖狐……………六五

花豹子……………六八

劍削鬚眉……………七三

● 卷六

老人童子武俠類

劫財懲貪……………一

肩負糧船……………二

手舞七劍……………三

皓首虬髯……………四

愛國熱血……………五

化形神道……………六

墨崑崙……………八

奇童誅賊……………一〇

贈護照……………一一

勇士武俠類

竇店異人……………一二

陸凌霄……………一四

夢中學藝……………一五

丁馬二勇士……………一六

義勇殺賊……………一七

賈時泰……………一八

步行墻垣……………二〇

風塵豪傑……………二〇

踰垣夜遊……………二二

跳躍如飛……………二四

手提石獅……………二五

解家堡……………二六

宋將軍客……………二七

智除惡僧……………二八

硃砂手……………三〇

剪除惡霸……………三一

保獲少女……………三二

樵夫漁父武俠類

樵夫仗義……………三三

髯樵傳……………三四

金陵樵子……………三六

施恩不望報……………三八

漁郎行俠……………三九

天倫團聚……………四一

獵戶舟子武俠類

鑊脚板……………四二

禍中得福……………四三

知恩必報……………四八

捕虎……………五四

起柱置衣……………五五

行善獲報……………五七

舟渡孝子……………五八

口承利刃……………五八

洞庭遇盜……………六〇

美髯艍公……………六〇

乞丐武俠類

義丐……………六三

幼丐勝鏢師……………六四

護身器……………六六

丐誅土豪……………六七

偷頭……………六九

以盜擊盜……………七〇

楚壯士……………七四

僕役武俠類

暴客信物……………七五

拖犁耕田……………七七

手挽騾車……………七八

黑夜盜綃……………八一

白玉枕……………八四

金錢殺賊……………八五

力衛攤館……………八七

老僕護主……………八八

分類

古今武俠奇觀卷一

溧陽許慕羲編輯

▲士人武俠類

書生擒盜

前清道咸間。常州有所謂七才子者。不第以文名。又嫻技擊。力皆萬人敵。而王古愚實爲之冠。古愚。郡廩生。性狷介。家貧。室如懸磬。恬如也。日與餘六子以詩酒自娛。其第三人某。爲蘇撫某中丞門下士。時吳有劇盜。藝冠一時。累案如山。積吏不能捕。一夜。忽直入中丞臥室。挾白刃。索十萬金。中丞大驚。允之。惟請緩時日。盜乃予期一月。且自言居城外某寺中。若欲召我者。但遣一介之使。當能立至。言已。大笑而逝。中丞猶木立。噤不敢聲也。翌日。某以事晉謁中丞。見中丞神色沮喪。應對全乖。若重有憂者。婉詰之。中丞促膝相告。且請良策。某曰。盜能如此。藝必不凡。某

非其敵也。余有友王古愚者，當世奇士，得其來，則捕盜如反掌耳。中丞大喜，趣某以厚幣聘王古愚。古愚至，入見中丞。古愚貌固寢陋，衣又敝敗，與之語，恒訥訥若不出口。中丞不悅，強與應對。古愚退，則顧某微哂曰：「此豈可以捕劇盜者耶？今已招之來，勢難令返，彼固廩生也，必讀書，可令爲我子姪師，庶盡其長耳。」某出語古愚，古愚坦然，竟不之辭，遂留署中。一夜，更闌人靜，月明如晝，讀罷不寐，徐步中庭，背手望月，唸詩遣懷。唸已，一躍而起，演少林拳術一通，變幻活潑，疾若風雨，拳着庭中假山及大樹，皆格格作巨響，演畢，斂手鶴立，對月長吁，忽中丞自庭外突入，執古愚臂曰：「僕窺先生久矣，僕肉眼，不識先生，今乃知先生藝誠天下奇士也。」願先生不吝教誨，卒援之手，則豈惟僕之幸，亦一方之福也。古愚笑謝之，且曰：「茲事大不易，尙容徐計，非可操切從事也。」中丞俯首請策，古愚曰：「盜藝究何若？予尙未知，公明日可伏甲庭側，招盜來，與之宴飲，予從屏後觀之，如可制也，則縛之，不則勿妄動，於公亦無損也。」中丞善之，議遂定。越日，使人至某寺招盜飲，盜坦然至，率

黨五六人。皆魁偉雄健。望而知爲朔方健兒也。中丞詞色卑下。語言謙和。盜遂不疑。飲酒作大言。意興甚豪。目無餘子。中丞諾諾而已。酒半。託故暫退。王古愚忽變服爲庖人。捧巨皿一。自庭後突出。至庭中。擲皿於地。皿碎。伏甲盡起。盜大驚。以一手支桌。飛身而起。仰攀樑椽。欲破屋遁去。古愚自平地一躍起。執其雙足。力擊之。體裂兩半而死。餘盜亦皆就縛。視盜魁所支桌。四足陷地。可四五寸。其一掌之力如此。事畢。中丞出謝。並出千金爲古愚壽。古愚笑曰。我爲一方蒼生故。除此暴徒。豈爲是區區者而來耶。飄然不顧而去。歸與六人詩酒唱和以終。終身不言技擊。

吹氣傷人

郭先生。授徒於武進城外之殷家橋。不詳其名。並佚其里居籍貫。聽其語言。似爲安徽鳳陽人也。先生居於殷家橋者九年。前後授徒幾及數百。顧先生無妻子。亦無朋友。所與往還者。一鄉父老及子弟之家屬而已。平居儒雅和緩。靄然可親。對於弟子。亦循循善誘。不施夏楚。且無疾言厲色。以是鄉之子弟。多樂親近郭先生。

鄉之父老亦俱稱道之。以是數十里之內無不知有郭先生者。殷家橋地勢卑下。前臨湖水。四向皆通。爲鹽販幫匪充斥之地。往往兩黨一言不合。則聚衆互鬪。槍械皆備。官知之而不問。恐辦理操切。激成他變。故不敢問也。有傅某者。爲紅幫之巨魁。其徒黨以千萬計。所居茅屋六十餘間。均爲徒黨偃息之地。或劫掠有得。則至傅某處公分之。某有勞績宜多得。某無大功宜少取。惟傅某之命是聽。鄉人之見傅某者。咸恭謹趨承。無敢少抗。獨郭先生強項。不爲傅某屈。傅以郭先生善人也。卽亦不較。傅某有二子。欲延郭先生授之讀。先生不可。傅卑禮厚幣以聘之。先生仍弗諾。傅無如何。乃授意於鄉之董事。且曰。若爲我諄勸郭先生。如先生始終弗諾。是汝不欲盡心也。董事大懼。約父老七八人。固哀郭先生。先生不得已。諾之。傅大喜。郭先生遂居傅家。傅承奉不懈。郭終不樂。一日。郭先生散步門外。方持旱烟之管。吸其殘烟。忽聞婦人哭聲。若斷若續。聲至哀慘。先生大詫。自念傅雖豪暴。然尙無漁色之行。此哭聲自何來者。躊躇有頃。而哭聲已自遠而近。且雜以男子

喧嘩聲。有竹輿一乘。施以紅綢。壯年男子數十人。前後簇擁。哭聲卽自輿中而出。先生方欲詰問。而竹輿已直入門內。婦人哭聲乃愈厲。先生不能忍。乃當路謂之曰。汝輩洵洵將何爲。輿內婦人爲何人。速以告我。衆聞之愕然。相顧未答。突有一少年男子。自人叢中排衆而出。笑曰。吾以爲何人。乃郭先生耶。此婦牛氏新喪其夫。其翁姑受我二百金。遂以孀媳歸我。此固常事。郭先生勿訝。吾當設喜筵以飲先生。此少年蓋爲傅之猶子。而有聲於幫會之間者也。故事凡鄉間孀婦年少之有姿者。其父母翁姑貪受聘禮。避令再醮。不問其願醮與否。直令男子劫去。以強行合卺之禮。此特鄉間爲然。城市中則不能也。郭先生平日甚不以此事爲然。欲革其陋俗。而限於習慣。有所不能。至是聞輿內婦人且哭且言曰。汝輩劫我何所用。我惟一死耳。則憤然謂少年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君不聞彼婦之言乎。強之惟有一死。又何事造茲孽果。不如釋令寧家爲是。且婦人甘心守寡。而必欲壞其節操。非大丈夫之所爲也。傅固跋扈。聞先生言。亦憤然曰。茲事鄉間常有。君何

少見多怪。他事尙可承命。惟此不能也。語已。揮其徒黨曰。此婦人速送入吾室。郭先生大怒。奮臂阻之曰。汝不聽吾言乎。傅不答。掉首欲行。郭先生大呼曰。止。汝不送此婦人寧家者。今日汝不得行也。傅固健者。能力舉數百斤。至是亦大怒曰。先生雞肋。乃欲當我。勿悔勿悔。遂舉手拉郭先生之臂。先生不動。再拉。仍不動。先生笑曰。汝輩少年無用。老夫恥與角力也。乃張口吹之。風聲飈颯。傅覺如受巨槌。立蹶於地。徒黨大驚且怒。羣攘臂直前。先生又張口吹。十餘人皆縱橫倒仆。伏地不能起。餘人大譁。傅某聞聲遽出。詢知其故。驚曰。若輩無狀。乃敢犯郭先生。可謂膽巨如天矣。郭先生笑曰。吾亦姑與若輩戲耳。傅再三謝。郭先生曰。君但送此婦人返其家。且不得責償聘錢。則拜君之賜多矣。傅某唯唯。由是郭先生之名尤著。有求授武術者。郭曰。吾不諳武術。但幼時院中有井極深。吾每值飯後。向井中吹氣數十口。日吹三次。絕不間斷。二三年後。吹氣之時。井水激動。礫然有聲。至十年後。每一吹氣。井水躍躍上騰。高至十餘丈。故張口向人嘯氣。人不能當。何武術之可

言也。求者不信。乃私詢傅某。傅搖手曰。郭先生。今世之內。名家也。其武術秘不肯傳。求之無益。聞者廢然而返。今傅某已死。而郭先生亦不知何往矣。

夜出報讎

順治中。虎賁某公者。延水先生傳其子。水蓋越人。年可四十餘。風貌冲藹。某休退之暇。常與晤言。頗契洽。蓋賓而友之者也。水每值三六九日。必出訪友人。積二年。某偶宿齋中。與水對榻。一夕漏下俱寢矣。夜中某醒。見水坐燈下。身已急裝。匕首照人。氣若鬼神。非復故態。乃佯寢以偵其變。俄焉門啟。剗然遂去。某駭而俟之。將曙。門復啟。水至。提人首。纍纍滴血。徐取藥彈之。皆縮小。盡納口中。滅燭就枕睡。某悸甚。明日水問曰。夜來頗見否。某諱之。水嘆曰。形迹既露。敢不告公。昔闖賊寇亂。某從其副小紅狼。知其無能也。去之。賊乃恨我。誘殺我父母妻子。我方欲報之。會大兵入關。妖孽潰除。知此賊遁去。廉之數年。今始畢之。向之屢出。良爲此耳。公遇我厚。然不可留。乃別而去。

倒挽騾車

有陳孝廉者。家甚寒。貸親友數十金。入都會試。獨行至王家營。以三十金僱車兩。騾甚臃壯。車夫目立眉揚。挺胸凸肚。亦甚勇健。陳喜。意謂能速馳也。不意車夫橫甚。甫入山東境。車價支迄。宿第三站時。入陳室。坐借十金。如不給。不能前。陳曰。此地距都千有餘里。安得多金濟汝。果不能前。還我原價。另僱可也。車夫曰。長裝短卸。向有行規。休想毫釐也。我不慣與小人乘。請辭。高聲紛爭。陳泣下。是室逼近上房。所寓亦會試新孝廉。大車五六輛。主僕十餘人。方喚妓雅歌侑酒。聞擾攘聲。使僕詢問。車夫曰。我等算賬。何預汝事。陳乃實訴所苦。僕入主出。携陳去。叙科分。同年也。同行三孝廉。此君文姓。爲主。謂陳曰。兄獨行踽踽。宜爲小人所侮。我聞車夫甚橫。當教戒之。立呼車夫人曰。汝何敢與客爭。車夫曰。小人貧困無聊。故爲人僕。不過向客假數金耳。不意其肆無恣也。文孝廉曰。果爾。何爲是我假汝十金。明日隨帶早行。不許再有後言也。車夫唯唯。五鼓開行。使陳車在文前。不過二十里。車

夫趨狹路疾馳。陳覺有異。始則喝問。繼以哀求。車夫曰。今日之事。我爲政。汝尙有同年友相助耶。時文孝廉僕。見陳車斜馳去。告主人。文曰。是不懷好意。疾躍出車。解驂。乘健騾。不鞍而馳。車夫覺有追者。奮力鞭兩騾。而文馳已及。以一手挽車轅。兩騾寸步不能移。再以一手提車夫擲地。飛身踏其背。奪鞭。鞭之數百。車夫哀號求恕。陳君下車。爲之緩頰。而後釋之。使陳還坐。而已坐轅上。押送回大路。謂車夫曰。我雖文士。而習武功。無論汝一人二騾。能止之。不足奇。汝觀我倒執五六套大車。可使逆行。試之果然。車夫咋舌。始畏懼。不敢萌異志。相隨入都。還文孝廉所借之銀而去。陳感甚。曰。兄神力無敵於天下。生成乎。抑練習乎。文曰。此易筋經法也。其書具在。勉強習之。無所不可。人自不爲耳。從此相得甚歡。遂成莫逆。

殿壁題詩

王仲瞿名曇。以掌心雷之說。廢棄終身。然仲瞿實工劍術。鍊青鋒二。納之鼻中。顧不輕示人。時和珅當國。權傾中外。有炙手可熱之勢。仲瞿負盛名。坤嘗籠絡之。仲

瞿亦與往來焉。某歲，坤生日，張筵爲壽，王公百官咸在，坤揚揚有驕色。仲瞿忽離席而言曰：「中堂耳目之娛備矣，然某以爲猶有憾。」公孫大娘之技，此鮮傳者，如有之，亦千古佳話也。坤曰：「誰可者？」仲瞿曰：「非曰能之，然願獻末技，爲中堂壽。」不識府中有干將莫邪否？坤顧左右取劍，劍至，仲瞿手折爲二，曰：「廢鐵耳。」連易數劍，皆如之。坤驚顧左右，令往臥室中，見有錦袱重裹寶匣而鏽者，取以來，啟篋視之，則倭刀也，光燦如新發，劖。仲瞿睨視良久，曰：「較美矣。」言未竟，已曲之成環形，坤失色。仲瞿曰：「中堂惜之耶？」捧而直之如初，轉以授侍者。坤顧謂無好劍，將如何？仲瞿曰：「若然，則固有隨身者在。」俯首大嚏，有白光二道，從鼻孔出，盤旋飛舞，寒光射人，並仲瞿之形亦不可見。劍閃鑠不可逼視，忽有一白光飛向席上，砰然一聲，光遽收，色遽斂。仲瞿亦渺不知所在，衆方驚詫，但見坤呆立案側，案劃然中分，剖而爲二矣。及坤神色稍定，顧謂朝士曰：「孺子將不利於我，我有以處置之。」乃密奏高宗，謂妖人王曇行刺未成，高宗密諭步軍統領嚴緝，勿使逸。比戶大索，將十日矣。一日，高

宗視朝。忽見御座旁有詩一首。詩曰。黑衣隊本衛璇宮。竈奧而今竟不同。翻手爲雲都化瘴。秦頭壓日正方中。金輪瓜子韓王府。車步雷聲巫女峯。請得上方三尺劍。幾人妙手笑空空。下有款識曰。妖人王曇。高宗大驚。坤侍側。面如死灰。遽伏地。請付刑部治罪。蓋仲瞿手筆。坤能辨之也。高宗令坤起。顧值殿宮監侍衛。問有人私入宮禁否。僉曰。無之。謂坤曰。宮庭邃密。渠乃能來。我亦無奈何矣。坤出。乃諭步軍統領不嚴究。然仲瞿一擊不中。遽變姓名。南下江浙。虎邱山窈室誌中。所謂張祿變名。辛文改姓者。卽此時事也。及嘉慶己未。高宗崩。仁宗親政。嘗諭樞臣。謂王曇若來京會試。朕欲親見其人。說者謂府中舞劍殿壁題詩。仁宗實備聞之也。

爲友雪恨

栢鄉全生。名荃。邑諸生。其行八。故人呼爲全八。家本典商。父歿。生不事生產。好讀書。喜殉人之急。以是家日落。爲人傭書以活。又不時給。其後竟以窮餓死。遺一妾。及子女各一。子名春霖。亦尙幼。無以爲棺殮。其友朱虛侯者。慷慨意氣丈夫也。讀

書好劍術。故與生爲貧賤交。聞之走視其喪。爲謁諸族黨。迄無應者。痛恨還家。拔釵搜篋。至於典及琴書。事姑畢辦。而母子三人。啼號壁立。朱不能復顧也。一僕曰金忠。樸而戇。素忠於其主。及是憐其嬌稚伶仃。依依不去。當時斷炊。爲之賣屨織席以供。雖忍餓不輟。舉家賴延旦夕焉。顧其妾年猶少。自生歿。脂澤不去手。又不慣食苦。邑有富室子潘某。無賴好漁色。會妾以負主人房租。將謀移居。某艷其姿。推宅旁一區舍焉。朱已微窺其情。亟往戒其勿就。妾不聽。自是朱始絕迹。後女稍長。某並通焉。旣而穢聲漸露。其僕走告潘妻。令囑勿復至。至則必將殺之。時朱亦聞人言藉藉。使人呼春霖至。問曰。姪亦知爾母所爲乎。春霖瞋目擊案曰。潘某。吾仇也。微吾叔召。兒亦將走訴諸叔。還報此仇。尙冀收兒骨焉。遂叩首乞假其佩劍。朱曰。姪之齒未也。若畫虎不成。爾父之鬼。不其餒而爾父一身。傾身殉友。卒時曾以爾母子相託。今言猶在耳。忍坐視乎。春霖涕泣而去。後數日。某忽爲人所殺。棄尸於野。其妻追憶僕言。遂據以控官。邑令來驗屍。不見其首。訊其僕。僕言不知。乃

趨拘妾至。訊之。妾供向固未與某奸。何知其他。命榜之。妾本以僕嘗諷令改行。早疑爲僕所殺。及是遂吐實。兼述僕平昔所諷以證。令始喚僕用刑。訊五毒備至。僕亦自誣服。問其首所在。對以爾時已烹以祭其主墓。祭畢。卽以餒狗矣。乃釋妾而繫僕於獄。無何其妾至家。又爲人所殺。令訪知僕子素剛猛。橫於鄉。并疑其爲僕所使也。復拘其子去。鍛鍊成獄。時令已入潘賄。坐以爭妬相殺。抵僕父子罪。定案申報矣。春霖聞之。走縣庭號哭自承。代白其寃。令疑其少。轉詰主使者。且恐之曰。若殺其生母。不懼抵死耶。春霖曰。父仇得雪。兒死愈於生矣。令怒。繫兒將并抵之。是夕方寢。忽聞帳前有聲甚厲。起燭之。見案上插一匕首。晶瑩如雪。岌岌欲動。旁有一紙書。言前殺奸夫淫婦者。某所以爲死友雪恨也。今汝以五百金。而忽誣殺孝義者三人。某反不能殺汝乎云云。令讀書。顏色如土。立出釋三人於獄。次日卽以匕首及書往稟上台。上台嘉殺人之義。俠釋而不問。賞春霖五十金。以旌其孝。令以得賊妄報革職。時春霖年甫十六也。

盜窟奇緣

天台宗生名念雲。年十八。舉於鄉。尤精於技擊。手鐵九二百步外。彈人無弗中。生之技傳自父。父固以武進士而充侍衛者也。某日村中來一僧。狀貌猙獰。率四五彪形大漢。布帷舞劍爲戲。觀者如堵。宗生亦入。衆見宗來。相謂曰。宗先生或亦能此。僧聞言。把劍斜睨之。卽宣言曰。諸君如有賜教者。請以手搏爲戲。言畢。無一應者。宗技癢。躍入場。僧卽與角。往來趨避。勝負未分。移時。僧忽騰左足飛宗。宗則順手削其股。僧顛仆。重傷不能起。其隨來者扶掖以去。時已初春。宗生將赴禮部試。偶於街衢見老嫗鬻其子者。年弱冠。貌岐嶷。以錢十緡易之。卽携入都。以供奔走。一日。出濟甯北界。童下車。久不至。覓之不得。不得已復前行。又數十里。巉巖危徑。草與人齊。有數人坐待。見宗則環拜車下。前童亦與焉。方欲詰所以。童已代衆言曰。弟兄欽遲久。無由介紹。故先使僕入侍左右。敝廬不遠。乞車騎辱臨。宗未及答。衆則擁之去。山行十餘里。渺無人煙。及暮。抵一處。左右峭壁。中有巨宅。臨河。通以

橋橋以銅爲之，滑溜無比，復有巨砲二分置左右，蓋盜窟也。宗入門，一老者赭頰碧眼，狀至魁梧，下階揖曰：「夙耳君名，今得瞻丰采，天假之緣，誠厚幸也。卽尊宗上坐，設筵款宴，旁坐數十人，宗則飲啖甚豪，談笑自若，酒半酣，老者命舞劍爲樂，一人應聲起，掣雙劍舞席前，白光青影，閃爍有光，舞畢，倚劍立。老者顧宗曰：「君視此若何？」宗曰：「未也。」拔腰所佩劍，離座甫一揮，如疾風暴雨，不可嚮邇，棟梁欲折，瓦石皆鳴，衆遙立且却，酒罷，以人導宗宿客舍。老者親送下階，珍重而去。宗秉燭中宵，輾轉不成寐，夜旣深，聞剝啄聲，門啟，則一女子詢以何人，來此奚事。女曰：「妾胡氏，慧仙也。父官太僕，隻身寄都中，曩遣僕來南接眷，中途遇盜，資財盡失。妾且爲所劫，盜妻見妾意，以爲女，頃於屏後窺客，君昂然上坐，諗之非常人。妾逆知盜且甘心於君，君遁宜速，妾願相隨。」宗尙遲疑曰：「承卿告儻，初感何似。」僕略具技能，盜雖多，不足慮也。男女同行，人言可畏，借遁之說，未敢聞命。女曰：「妾系出名家，幼嫻禮則不幸，陷身盜窟，遂至振拔無由，竊思附大君子以自脫險，非敢犯多露之行。宗

不得已允之。女令宗踰牆伺於路。女復入。俄而以兩馬至。雄駿非凡。皆盜所乘者。日行千里。女與宗各據其一。疾馳十數里。忽火光燭天。羣盜追及。宗連發五丸。斃五人。老者與焉。餘則遁去。宗偕女入都。備言於父。使告太僕。迎女歸。卒成眷屬。宗是年成進士。以主事候銓。自經險阻。深自韜晦。不復施其勇略焉。

塾師奇技

某王子日問亭。未襲爵時。家有塾師王姓者。教授有年矣。往往作奇幻戲術。一日與王之親故夜飲。客曰。此時安得鮮魚湯啜之。王曰。易易耳。乃覓一籃。命館僮提之。閉目繞地走。僮且走且作摸魚狀。有頃。王曰。止得之矣。果有魚長尺許。撥刺籃內。烹食之。味極鮮美。衆詰館僮。何遽致此。則云在水中摸得耳。或又思某市店殺饌。王卽取錢如價置籃中。仍命僮閉目行。隨見多品在籃。食之。爍唇舌。如初出鑊者然。此類甚多。識者謂其有搬運法。又能知人前世事。某鉅公微時。嘗爲一大戶所齊。某公殊不平。王生曰。此夙因也。吾使先生自視之。乃懸紙一幅。以紙畫奇

於其上俄而紙明若鏡。王生使某公窺之。見一人伏案擲管於其旁。貌甚恭。一人正面坐。氣象尊嚴。餘無所見。俄而光漸斂。仍爲白紙而已。某公不解所謂。王生曰。正坐者卽先生。旁坐者卽大戶也。先生前世窺大戶太甚。故今以此報之。先生忍受之。卽了卻一段因果。不然。又相報復。無已時也。相與一笑而罷。王子忽患勞瘵。日漸尪羸。易醫數十。藥石罔效。親串來探候者。進則相慰。退則共議。以爲斷無痊理。其母某福晉。祇生王子一人。日夜焦愁。眠食皆廢。或言王子病非俗醫所能療。館中王先生法術元妙。福晉倘能降心求之。彼必有以援手。福晉以爲然。卽使內豎延王入告之。且請作法。王正色力辭。福晉再三懇。聲淚俱下。王請福晉起。俯首沈思。移時未決。福晉又拜懇再四。良久。王始許諾。曰。容報命。趨出。囑館僮曰。無擾我睡。俟吾自寤耳。遂引衾而臥。狀若死人。王子有祖塋在某處。是夜二更後。守陵人有值宿者。瞥見一人由甬道徑入宮門。審諦之。則王先生也。大駭。隱念先生在城夜深何得來此。方冥想間。旋見殿上人出。迓衣四團龍掛。拱王入殿。分賓主坐。

執禮甚恭。似有所懇。王亦不言。相隔遠不能悉辯。但潛身屏息窺伺之。俄聞門外呵殿聲甚嚴。見侍衛多人。擁一王者入。像貌瑰麗。氣象尊崇。冠履衣服。皆非時制。王與殿上人疾趨迎拜。同入殿坐。王者居中。王居左。殿上人居右。王起拜再三。似代爲殿上人請託者然。王者無言。少焉忽聞一片諠囂。見一人裸形。手將一人髮辮。且打且行。同跪階下。細視被將者。卽王子也。殿上人趨步下階。向其人哀懇。復拜求之。其人終不許。殿上人泣而入。王隨趨下。向其人耳語數四。亦不允。王嗒然却回。旣而王者出殿。當階而立。開導再三。其人不得已始釋手。痛哭而去。其聲甚慘。殿上人拜謝王者及王。殊形感荷。已而王者去。王亦行。殿上人送之出門。反入殿。遂寂然無所見。翌日入城備述夜來之事。曰。小爺病常痊矣。福晉未敢遽信。無何王睡起。入告福晉曰。昨爲福晉之誠。王子事大費調停。蓋王子之祖生時。曾枉殺一漁人。漁人訴於冥司。冥罰當斬。嗣至王子卽絕。吾竭力關白。始得脫。王子厄。然夙冤未解。尙須建醮超度。福晉幸勿忘也。福晉感謝。一如其教。王子病遂痊。自

是合府敬王如神。一日王子約王游西山。夜宿山中。清話。驀見一黑物大如牛。蠕蠕而至。王見之大驚。亟囑曰。知之矣。可先去。於某處某潭下待我。行將至矣。物遂去。王子駭甚。問此胡爲者。王歎曰。吾以不自檢束。每自銜露。今此物欲與吾較量。吾之厄也。此物法術至精。吾非其敵。然與之較。必死。不較亦死。不能不與之較。王子請備棺衾。明日於潭側收吾骨焉。王子大驚。力止其行。王曰。是無所逃避也。卽當往矣。言訖。歘歔而去。王子心不釋。潛率家人數十。踵至潭側。察之。不見蹤跡。惟聞蘆荻中奔騰迅躁。或見白光亂閃。橫若掣帛。旋若歔火。如數百萬金戈鐵馬之聲。令人膽寒。直至雞鳴始靜。嚮晨入視。則箭攢黑物。徧身皆滿。伏地不動。而王則赤身僵臥潭邊。鬚眉毛髮皆盡。昇之歸。越宿始甦。細詰其故。乃知殺物之箭。悉鬚眉毛髮之所化也。王子每舉以告人。博識者多以爲劍仙之流亞云。

劍中楊枝

某年浙垣崇文書院有肄業生某者。貌清癯。若不勝衣。來時一敝籠外無長物。每

晨卽他去。不知所往。午夜則聞其鼾聲雷動矣。與人殊落落。衆疑之。私啓其籠。復無餘物。一劍僅尺餘。光芒照室成白。衆乃知爲劍仙。懼而覆蓋。安置如常。一日斜暉掛樹。淡月依人。數生共散步柳陰。某忽飄然而至。衆訝其歸之早。近而視之。某曰。僕久溷羣公之側。明日當歸省老母。是以早歸。一檢點敝籠耳。衆曰。與君聚首。良復寡時。歸修溫清。何敢尼君。然君寶籠中一青萍。何畏人耶。某笑謝曰。僕固知某日某時。公等曾發吾籠。然嚮所以不言者。恐致疑耳。僕少學劍術。桶明擊刺。愛茲山水。暫息萍蹤。何慮亦動羣公之知。衆曰。君果仙矣。然人生蓬轉。交臂易失。幸託同舍。敢求一試仙術可乎。某謝術淺。衆固強之。乃出劍。詢衆曰。聊以楊枝爲戲。幸擇欲中者。衆指第三樹。高殆十丈許。曰。中其杪。某枝可乎。某曰。諾。卽見劍飛而上。斬某枝。循徊而下。枝未抵地。劍已入手。某卽別衆。自歸臥舍。是夜不聞鼾聲。微明視之。戶闔如故。人劍俱杳。

揚城東關外有附郭小村落地名雙揚承平時爲盜賊之藪兵荒後其村已廢爲空地有司嚴禁搭蓋蓆蓬窩留匪種然地究荒僻單身客過此往往遇剪路賊一夕二鼓時有布客懷寶二隻碎銀數十兩自仙女鎮來過其間田間突起三人將布客打倒土塞其口肆行搜括客惟有獻寶乞命已將散矣忽一匪曰不殺有後患正舉刀欲斫忽背後大呼曰待我來殺匪驚視見一瘦弱書生馳驢奔至衆易之笑曰爾來代死耶抑殉葬耶騎驢生怒卽以驢鞭打倒一匪二賊怒吼揚刀直上生略一揮霍轉瞬間皆仆於地從容下驢釋客縛詢其狀卽返所刦笑謂賊曰爾固有應死之罪我却非應殺之人然須令爾知懼改過遂將三匪左手各去其四指面上各去其一耳將三辮總一大結舉大石壓之將上驢布客崩角求姓氏生笑曰我江南不取遺才之秀才也何問爲言畢馳驢去布客姓蕭名大章邳州人與人親述其事時清光緒二年間也

寧陵趙生

寧陵趙生善射。慷慨有大節。其於射自以爲甘蠅飛衛。莫之過也。殊不服火器。嘗行於野。誤踏古塚。破之。意慊然。捧土壅之。得雕弓一。製甚精緻。絃而用之。力甚勁。脊有銘曰。生同功。死同雄。三千年。息土中。吁。嗟乎。弓。字作大篆。筆法奇古。疑秦漢以前殉葬物也。生甚寶之。嘗與友人談兵事。友極言火器之利。視弓矢蔑如也。明日。約共射的樹。鵠半里外。友擊槍十發。中五六。生援弓十發。十中。大笑曰。何如。友故豪。亦不以介意。而生則意得甚。會東事亟。生自以善射。請從戎。當道者薄其技。不許。生憤甚。乃潛至遼陽。狙叢莽。或伏溝澗旁。傳毒於矢。見日人。輒射殺之。前後殺傷甚衆。日人不知所從來。皆訝之。會宋慶挫於田莊臺。而旅順亦陷。生日夜不遑寢食。惟伺日人。竟未爲所得。及和議成。生密知割地之信。伏道旁。俟大山巖出。射之。傷衛兵二人。皆洞胸達腋。遂被執。不食死。日人愛其弓。欲取之。至死猶手不釋。力曳之。弓忽折。觸一人斷頸。日人皆異之。

乾隆時。莊方耕侍郎。視學河南。臨行。有友人謂曰。天下第一好漢。常某。河北秀才也。宜物色之。及按臨衛輝。果有常某。滑縣人。試文平平。姑列高等。懸牌另日發落。至期。常來謁見。弱不勝衣。一顧影少年也。因流願覓之意。常抑然自下。但求訓示。又再三問。卒不肯言。以一指。徐按案頭硯盒而去。盒纖毫無損。啟視。硯已粉碎。異之後。聞一人習跳躍三十年。縱橫二十丈。自爲無敵。訪常。常令試躍。微哂之。其人曰。君能追及我否。常笑曰。可於十丈外試躍。常邀君回。其人如言。躍未離地。常已挈之轉矣。技神至此。宜爲江湖推重也。

舉鼎拒門

明季盜賊充斥。莊司寇應會。未遇時。赴禮試。攜僕僱一騾北上。公固有勇力。精擊刺。一日。遇雨不能進。暫憩于道旁破廟。歷屋數重。入後殿。見二十餘輩。臂帕裹頭。急裝持刀杖。具牲宰。若將祭享者。一人出問姓名。叩何以至此。告之。衆喜。邀公同祭。祭畢。團坐共飲。公量素巨。連舉十餘觥。雨止欲行。衆堅留住宿。曰。萍水相逢。一

見分卽至深。願俟天明。當少資贈。公知爲盜。飲次。托故出。有大鐵鑪。重數千斤。舉以拒廟門。入席復飲。須臾席散。各執械將行。而門爲鑪所拒。駭問誰爲此者。公笑曰。特與諸君戲耳。且止。聽吾一言。衆知力不敵。羅拜曰。始以爲書生。今乃知非常人也。公曰。以諸君勇敢義俠。倘爲國家用。何事不成。乃甘亡命草澤中。爲暴鄉里。豈大丈夫所爲。衆感泣曰。願受約。因相與燃香設誓。各疏姓名鄉貫而散。後司寇貴入本朝。諸人應招出。各有成就。有官至總戎者。

太行遇盜

吳應庚。皖人。讀書外。惟好槍棒。生有神力。百廿斤大刀。能隻手擲空中。仍以隻手接之。嘗訪賊山西合某。道出太行。夜宿逆旅。是夜。月甚皎。吳倚裝未寢。聞屋瓦格格聲。伏窗窺之。一人登屋旋舞。刀光射月如銀毬。然知係暴客。隨啟籠取刀。橫膝以待。其人已破窗入。吳與角。一騰蹕間。刀已爲盜刀格落。奮身猿進。踢盜臂。盜刀亦落。正相持間。榻後小門忽闢。一翁執燭出。見兩人相持不解。力擊之。連聲叱罵。

盜起垂手旁立。叟乃延吳上座，謂犬子屢戒不悛，今又冒犯壯士，若老夫來遲，斃拳下矣。願聞姓名。吳告之，出酒款吳，并贖以金。天明，吳上車行，早尖解褙啟視，則銀五錠，拇指半截在焉。蓋倉猝夜鬪，爲盜所斷，並自忘其痛楚也。叟殆綠林之雄歟。

奮身禦賊

瞿太洲，漕涇人，家饒於資，幼聰慧，一目十行，惜命途多舛，才豐遇齎，以致應試輒名落孫山。因棄文習武，延師學技，三年而技成。師戒之曰：毋好勇，勇必敗。孺子誌之。大洲一一受命，其師遂別。是時太平軍興，盜賊蠭起，漕涇有無賴王某，素行不法，乘機糾集羽黨，搶劫財物，爲鄰里患。鄉人議拒之之策，設團練以自衛，請大洲爲領袖。大洲慨然允之。一夕，探知王某擬集其羽翼，大舉搶掠。大洲乃調鄉勇往敵。及時盜果至，大洲奮勇而戰，王力大，大洲不能敵，身中數鎗，然盜以烏合之匪，寡不敵衆，旋遂散去。王亦死於亂軍中。大洲以重傷故，不旬日亦死。鄉人痛之，因

爲之立祠以祀焉。

人頭化水

成幼文爲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窗。一日坐牕下。時雨過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貧窶。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撞鞋墮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旦夕無食。賣鞋營具。今悉爲所污。有書生過。憫之。償其直。少年愧怒。罵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生甚有慍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曰。且來惡子。吾不能容。已斷其首。乃擲於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傅頭上。捽其髮瀝之。皆化爲水。因謂成曰。無可奉報。願以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領。書生長揖便去。重門鎖閉。竟不知所之。

書生李勝常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人五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雪勢如此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之吾能往人因曰吾有書籍在星子君能爲我取乎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攜書而至星子至西山凡三百餘里也游唯觀中道士嘗不禮於勝勝曰吾不能殺之聊使之懼一日道士閉戶寢於室勝令童子叩戶取李處士匕首道士起見所臥枕前插一匕首勁勢猶動自是遂改心禮勝。

馬生

馬生寧夏人也幼工騎射讀書曉大義不喜爲經生制舉藝見天下方亂嘆曰誤天下事制舉經生也以任俠流落山東河南北聞夙善羅汝才高迎祥李萬慶輩羣賊渠作亂屠掠馬生輒棄去弗與游嘗過朱仙鎮拜岳忠武祠爲文祭告忠武時崇禎十三年也是年河南諸土賊蜂起開州袁時中者衆數萬最雄傑所部年皆四十下健壯慄悍號小袁營壽州賊蓋有袁老山時中故號小袁營以自別十

四年時中。度可衆二十萬。羣賊多懾附焉。自成攻陷洛陽城。尋圍開封。破歸德。諸上賊多來附。十五年。朝廷命兵部侍郎某督援。剿兵援開封。自成復陷歸德。開封亦遂陷。時中以其衆合自成。自成許配以女。除歸德城外。地豎高台十座。列騎張繡。徵黎園伶人十部。台並奏樂伎。演曲其上。馬生乃往見時中曰。將軍視闖王何若也。附之爲尊安乎。兵興以來。王嘉允被誅。陽城高迎祥。劉哲。獻俘闕下。混天王授首於祖大樂。黑殺神飛山虎。擒殺於盧象昇。他如顯道神爬天王。獨行狼等。悉以怙逆。昧順。身蒙顯戮。將軍視闖王何若也。附之爲尊安乎。時中躍起曰。作賊豈本願。我獨不得傅汪二公歸命耳。孫督師阻城遙關。丁公恐未足以共濟。君其爲善圖。無兩相負。生於是走。援剿軍門拜伏侍郎前。力爲時中乞降。侍郎乃索輸賂百萬。爲代請。生因極言。時中寔無有委積。且須四五十萬。生更反覆陳說。慷慨涕泣。候軍門數日。因大言曰。時中爲自成軍鋒。素有郅且冠雄諸賊。將懷不並立之勢。若諸路官軍進躡其前。時中從中起擊其堅厚。自成可一戰擒也。異時闖部不

從萬監軍說。招納羅汝才。俾賊至是。可爲近鑒。今失此機。生見神州陸沉矣。侍郎終以弗輸賂故。竟不爲受。時中降十六年。自成殺賀一龍。羅汝才奪其軍。汝才大呼。恨未能從馬生言決降。固當至此。時中聞之。益不平。蓋當許女日。時中已引軍。穎毫間。去別營矣。至是復用生計。斬自成僞官。並游騎頭。送河南。巡按御史乞降。自成以軍攻殺時中。而小袁營以滅。自成部曲至百萬衆。馬生曰。我不忍獨負時中。因自縊岳忠武祠內。馬生嘗導李萬慶降。萬慶者。賊中號塌天者也。襄城之役。卒能臨危致命。賊非盡無良。在御之者耳。馬生生平。惟稱生不自名。

▲農夫武俠類

舉義勤王

王義士。失其名。山東人。幼業農。嘗從兄耕。時多盜。兄誠曰。慎毋聲。盜聞。將劫吾牛。義士方八歲。揮鞭大呼曰。賊來卽殺之。兄懼走歸。義士驅牛耕達旦。鄉里皆驚異之。及長。多力善擊刺。精火攻。膽略過人。忠誠出於天性。嘗有友遇難。託其妻。義士

躡屨挽車送之歸。周旋千里。未嘗敢仰視。以是名益重。諸天祐者。秦中大俠。饒捷善戰。嘗憤逆賊猖獗。欲合義旅勤王。與義士結爲兄弟。部署既定。大衆未集。時四十二人先起於鳳翔。賊發步騎二千急擊之。鼓行而前。天祐以二十人分兩翼逆擊。斬一裨將。殺百餘人。賊大驚擾亂。退數里。復合兵環而進。矢石雨下。四十二人談笑接戰。復殺賊數百。鏖戰三日。夜賊益衆。力竭。天祐遂爲賊困。圍之數重。義士大呼躍馬馳入。左手運矛。右手解甲。與天祐。天祐不受。義士曰。天下可無我。不可無公。強擲之。潰圍翼天祐。四十人爭呼曰。王君真義士也。遂各脫身走。天祐竟以馬蹶被害。前所部署皆解散。義士痛哭曰。兄死。我不欲獨生。生終必爲兄報賊。乃撫其妻子。益傾橐交四方奇士。圖再舉。會國變。遂隱身秦晉間。或曰。今在山東。人嘗見其縱鷹獵海上云。

俠士解餉

辛巳冬。汪文烈公假滿入都。至慶雲。邊烽方急。公以傷臂調治。寓城外逆旅中。稍

愈散步驛舍見貯餉若干公駭然曰盜賊公行此豈貯餉地且司農仰屋若胡爲滯此解官答曰主臣有之但賊騎充斥途無行人若此纍纍者何欲入城而令病之閉不納奈何公懣甚歸詢邸主人曰此間頗有俠士可與語者乎主人曰去此二十里有仲子者相傳爲仲由之後雖係農人任俠有力鄉里畏而服之然不可招致公欲晤可就見之公曰諾凌晨持名刺邸主人導之往至則告以故仲子曰是不難公以木天貴客爲國事下交士爲知己死已矣三日後當爲公解赴司農取部收來公曰善甚須護騎幾何當謀之邑令仲子掀髯笑曰若輩何用若輩何爲某自有所與游者公以名紙全福二十單帖二百來公曰諾塗費幾何曰是無煩公慮矣長揖而別三日後仲子報謁曰人力集矣公與解官語之乃同至驛則羸糶而魚列者約二千人衷甲裹糧儼若營陣公駭然曰諸君何來曰皆某同人家子弟也因呼其長二十人拜公廡下曰此皆壯士某所與游者命取餉出皆緘木鞘中曰是不可以遠行亟碎之分携以往解官愜懼不敢任公曰無傷是在

我遂碎之。分置囊中。上馬馳去。時多爲公危。曰。此輩舉止。頗似大盜。萬一去不返。奈何。公笑曰。安之。世豈有欺人烈士哉。不半月。主人言仲子單騎歸矣。公急出。逐曰。若何。曰。幸不辱命。袖中出部收與公。公大喜曰。前同行諸君若何。當語令一犛之。仲子笑曰。此輩豈屠酤須酒食耶。幸事畢。各返村舍矣。公曰。君大將才也。當特薦君。且大用。仲子怫然曰。此非知己之言也。我以公憂國急。公慨然見信。試效一臂耳。此世界豈容我輩。何如力田自給。不問時事之爲愈乎。公休矣。幸勿復言。一揖徑去。明日。公肩輿往謝。則應門者長跪以辭曰。主人與客。爲泰山游。昨暮卽行矣。

抱牛習技

平湖周進。農人子也。幼父命牧牛。某歲。母牛生犢。進朝夕抱之不輟。如是者年餘。犢已成長如母牛。而進抱之。仍不覺其重。又歲餘。則能抱之行數里矣。然進亦不知已有大力也。會某富商酬神演劇。里中無賴。結羣爲惡。遇婦女之豔麗者。輒圍

而調笑。且出穢褻語。人咸敢怒而不敢言。進是日亦在觀劇。途中遇無賴三十餘人。方圍一少女。調笑。少女羞愧欲哭。進近視之。則其表妹也。大怒。髮指目裂。遽前以肱揮無賴。則十餘人已跌數丈外。諸無賴大譁。恃人衆。拔道旁穉桑樹環攻之。進奪其一。四面揮擊。無不折臂破面。遂哄然四散。自此里人皆知進大力。莫敢侮之。而進亦深自韜晦。從未持刀鬥狠。以強陵弱。惟遇不平事。每不能耐。以是頗有俠名云。

墨爺

愛景。梁溪人。佚其姓。先世以農起家。資財頗裕。妻金氏。夫婦並嫻拳術。愛景身黑如墨。鄉人呼之曰墨爺。慷慨好義。恆濟急。鄉里之貧苦者。歲饑荒。尤先人賑施。歷觀世人之醉心名利。趨奉權勢。深恥鄙之。遂有舉世皆濁之嘆。於是委家政於金氏。結廬鴻山之巔。以爲別宅。清心自賞。不染塵氛。山之西麓。有秦公墓。東麓有梁鴻寺。供梁伯鸞夫婦像。寺僧覺空。少林弟子也。與墨爺善。墨爺朝暮往來。凡五年。

盡得其術。一夕，羣盜入其家，劫財物。金氏踰垣出，奔告墨爺。墨爺聞警，與金氏執械回，伏於戶外之深林中。度盜之必經此路也。須臾，二盜肩物踉蹌至。既近，墨爺與金氏猛擊之。二盜仆地，遂戮之。羣盜見二盜死，棄物竄去。窮追之一盜，回身鬥，鬥不勝，被擒。夫婦曳之歸。數盜罪盜叩頭乞哀，誓不敢再犯。墨爺惻然，縱之去。命家人搬回盜劫物，檢點無失。自後無敢覬覦者。鄉里中亦無盜患。又一日，墨爺至蘇垣，乘航船歸。夜泊於途。及半夜，突來盜十餘人。墨爺夢中醒，躍起，覓木棍擊盜。盜之先入者，摔之於河中。餘盜不敢進，向岸遁去。全船得無恙。咸感墨爺之德。於是墨爺之名大噪。凡鄉中有患難，咸往求之。倚爲長城云。

連環鎗

大庾縣呂尙義，世代業農，居南源山下。其地在大庾崇義二縣之間。土田肥美，然界連廣東，層巒峻嶺，山有錫礦。礦徒出沒，峒老則亡爲盜賊，剽劫村莊。人莫敢居。惟尙義結廬其下數十年，賊莫能害。尙義與妻俱善用烏槍，發無不中。施放尤敏。

十步可放三槍。每遇賊至。夫婦二槍。連環不絕。歲殺賊無算。賊恨尙義刺骨。康熙四十年。有廣東萬猴山賊渠藍某。率賊二百餘人。白日持鎗礮。過大庾嶺。昌言將往南源殺尙義復仇。南安參將營兵。莫敢阻拒。聞之贛鎮楊鈞。隨遣二守備。率兵數百人往捕。比至南源。則賊已爲尙義擊敗。竄匿山谷矣。時尙義妻已歿。一女亦能用烏鎗。父女二人。共殺賊五十餘人。其餘匿山谷者。尙未解散。官兵以林深箐密。莫敢搜捕。尙義慨然前行曰。第隨我來。賊可盡得也。尙義鷹目。洞微見遠。茅草中有伏賊。百步外能見之。發鎗卽中。咸驚起。遂踰山以逸。官兵環視不敢捕。惟得沙礮三位而還。崇義高令尙瑛。召尙義至衙。予酒食。賜銀。欲署爲捕頭。大庾令亦欲委之。彼此列狀爭於府。尙義俱謝不受。委曰。吾農民。不願充役。但兩縣官長爲安靖地方計。吾所居在兩縣間。何敢辭勞。南源一帶。吾女在。可無事。其餘兩縣地方。但有山賊。吾願隨官兵往捕。賊聞吾至。卽逃矣。于是兩令大喜。厚賜而遣之。然廣東礦賊。自是役大創。亦不復至南安云。

洋和尚

洋和尚。南豐瑤埠村農家子也。姓曾氏。名不傳。人以其兩目。顴綠睛。頂髮禿。但呼洋和尚云。年十五。爲邊將所掠。負軍裝。出入塞上。壯遂趨勇。雄其曹。能馳驕馬。挽強弓。左右射。聞吳三桂叛。南方騷然。潛脫身歸里。聚子弟之壯健者。陰部勒之。尤有智。能料時變。知耿精忠必叛。叛必遣賊由汀州窺南豐。趨江西。謀築砦。保鄉民。先挫賊銳。得三百餘人。椎牛軍山神廟。瀝酒歃血。慷慨論大義。綠睛光閃閃。衆感泣。怒憤願効死力。仰見神面微醺。衆喜曰。神助我。神助我。軍山者。南豐邑之山也。高聳天表。村距山近。多詭嶂奇石。上有天生城。櫓可砦。其最險者曰虎頭。砦多石屋。可容千餘人。南僅梯一縷。如穴。縊之上。塞一石。可限萬夫足。砦兩翼。可出守望。洋和尚笑曰。天險賜我。賊不足禦也。乃聚糗糧。厲器械。備井竈。陂瀑泉流。指畫戰守計。徙闔村民居其上。寄語城中人。爾弟固守。吾必盡剉之。砦下已而賊前鋒果至。先是洋和尚勇聞江閩間。賊計陷以官。作鄉導。及至。仰望砦形。憚惡。斗絕如

虎牙下闕，四壁皆欲攔人，猿猱無敢踰。旗幟鐙鼓，殊森嚴。賊既膽奪，雲梯呂公車不可試。砦中飛石標弩如雨下，擊殺賊數百人。賊怒，毀村屋材薪其下，思燔砦而石壁皆含泉脉，天生滋潤，水恒淋漓滴，火不能熱。賊計窮，請其渠曰：砦險而固，破不易，盍棄之而趨建昌。渠曰：不可。建昌有官兵在，吾戰則洋和尚必躡吾後，背腹受敵，危矣。以一月糧攻之必殘，然後西出耳。遂掘塹守之。乘間出他村焚掠，洋和尚伴與衆相歌飲，俟賊少怠，率死士二百餘，從他險縋而下，直斫賊營。砦上婦女各擊銅器助鐙鼓聲，撼天地。石泉風樹皆震，若萬騎下，賊駭懼，不知所爲。自踐踏戮之過半，洋和尚斬其渠頭，大呼鼠輩，敢辱吾刃，令汝耿逆戴其頭來。既歸，砦謂其衆曰：小勝勿驕，賊必悉精銳來，吾糧僅足支一月耳。密遣健足齎血詞，問道赴省城告急。十餘日，僞帥李以大軍繼。洋和尚預設伏，磨刀渡左崖穴，俟賊半渡，標弩突發，射殺前隊數將，賊駭多墮，肝江死，氣爲奪。指砦切齒罵曰：吾不血此砦，鹽洋和尚肉喂犬，誓不生。遂掘長塹，築高壘，待砦糧盡，乃屠之。洋和尚每出奇計。

射賊相持三十餘日。賊不能動纖毫。而江西大營援兵至。僞師迎戰南豐東郊。官兵陣稍却。洋和尚盡其衆下砦。奮力夾斫之。賊大敗。遁歸汀州。南豐以全帥召洋和尚至。給牛酒慰勞。曰：使江西半壁不動者。汝功也。將奏之朝。予以官。洋和尚叩首固辭。帥曰：義士。義士。卽百年後。汝鄉人當祀之社。厚予白金彩緡。洋和尚盡散之鄉人。葺破廬。安生業矣。乃日與其徒。短衣草屨。漁釣射獵爲樂。春秋佳日。擊鮮提瓮。登舊砦。狂呼酣飲。逍遙四十餘年。歿壽八十。鄉人憶帥言。塑其像。鍔而鎧。祀諸社。歲旱以簫鼓彩幟。昇行墟市中。呼曰：洋和尚來。天果雨。洋和尚終身無妻子。老猶自製竹扇。易錢沽酒。醉作壁窠草書。甚怪也。

赦盜致富

祝清者。農家子也。素饒膽力。性慷慨。鄉人皆憚之。一日率農人四五輩。往某縣探親。途經高山。綿延數十里。荆棘叢生。時已日暮。衆有懼色。請暫宿山下。俟明晨再行。祝曰：丈夫何畏鬼魅者。力挽衆行。衆不得已隨之。未幾。至山腰。月色朦朧。風聲

怒吼草木震動。遙見一白衣人疾馳而來。髮長數尺下垂及地。衆皆失色。匿伏草中不敢稍動。祝見狀避已不及。遂奮力以待。白衣人見祝狂吼而前。祝力撲之。白衣人力不勝。遂倒。祝扼其頸。乃作人言曰。好漢乞赦我。祝初疑其爲怪。及聞言大驚。縱之起。詰其故。其人始告曰。小人祖居於是。歲久飢饉。不得已出此下策。權作剪徑賊耳。祝遂呼衆出。告以故。衆聞言。怒曰。渠作此怪狀。諒嚇行人多矣。咸欲毆之。祝止之曰。此輩爲飢寒所迫。情有可原。非與嘯聚山林者可比。遂赦之。復出囊中金與之。曰。作小本經紀。亦不致餓殍死。毋爲此犯法事也。其人叩謝別去。不數日。祝至親戚家。詎已遷移他處。探詢無從。囊金告罄。懊喪欲死。幸居停主人素好周人急。慨贈以金。始得歸家。至則門楣軒昂。頓非昔比。祝疑爲他人所有。不敢遽入。乃祝父母見子返。喜甚。謂子曰。此某所建也。因償汝金。適不值。遂留此以俟汝歸。言畢。指傍積黃白物示祝。祝大驚曰。兒安有此巨金。貸人第某山中曾遇一盜。略遺以金。今必是人報恩來也。卽命僕馳往尋之。則已佚矣。祝等相與歎息不置。

指劈松梗

熊國祥籍黃陂。清乾嘉時人。幼失怙恃。十二齡時。春日牧牛野外。有少林僧過而目之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是兒氣宇軒昂。滿貯俠骨。真吾徒也。遂攜之去。至寺。僧乃授以拳技。歷四寒暑。技成。飛簷越壁。如履平地。力能持二大鐵椎。高作旋風舞。僧曰。子可以去矣。惟處身須謙和溫恭。勿恃勇而驕。莫謂宇宙間少奇士也。國祥拜謝而出。居家傭耕。既而喟然嘆曰。大丈夫當奮翼瀟池。交納湖海英雄。安能老死牖下哉。遂改業操舟。往來大江南北。湖南達官某。巡撫吳會。以年屆耄耋。乞歸田里。宦囊纍纍。特僱舳艫數艘。物色精劍術者二。健兒十餘。以備緩急。洞庭湖中之君山。四面環水。形勢險峻。山中羣盜儻集。專事劫掠。數垂涎某達官。饒有黃白物。知其反湘。必過君山。盜中之獍狻者。駕小舟。先事偵察。遂傍某達官船行。至岳州。適與國祥舟邂逅。國祥久欲殲除羣盜。而無隙可乘。突見某達官巨舸連瓦。帆檣迢遙天際。知必取道洞庭。定罹盜禍。因尾之。迨夕陽西下。已停泊於君山。

麓下矣。至夜闌，忽聞吶喊聲，斫殺聲，急飛躍戰過中，刀光閃爍，盜首紛紛墮，皆鼠竄去。某達官感謝殷渥，以千金爲國祥壽。國祥固辭不受，自是義俠之名轟動三楚。一日舟泊漢口，有一客來訪，身材魁碩，鬚如蝟集，操魯音，卒然問曰：汝熊國祥耶？國祥應曰：然。客曰：我青州好男子，門下桃李，被汝摧折幾盡，特來一角低昂。國祥笑曰：客遠來，奔波頗殆，請安坐片時，再行決鬥。乃手執老松一梗，作烹茗狀，駢五指橫劈之，松片片碎，客舌咋心悸，知不敵，怏怏而去。蓋客卽君山羣盜之師也。時邁柱總督湖廣甲申端節晨起，印綬忽不見，驚愕萬狀，素耳國祥名，厚禮羅致之，期珠還合浦。國祥旣入署，審視一度，見置印綬之室，其中梁處，屋瓦凌亂，簷際有一紙，上題燕人董玉麟五字。國祥得此鴻爪，卽離署，獨往直隸，行月餘，抵邯鄲，憩黃村逆旅中。主人問來燕何事，國祥見其和藹可親，具告之。主人曰：董玉麟乎，是俠而仙者，其居距此十里，田連阡陌，華屋高廈，無算，貧苦無告者，解囊贈恤，不稍吝嗇。又精武技，邯鄲有石鼓二，重千斤，董兩手拋擲，如投梭然，身負重物，能日

行五百里。國祥知爲勁敵。不欲輕啟釁。藉主人作曹邱生。婉示董以來意。董曰。邁柱酷嗜貨賄。騷擾閭閻。吾盜印。小示警耳。脫不悛。行以匕首。殺禿頭作飲器。今不忍拂君意。君速回武昌。吾定返楚鄢陵。卸君重責。惟願君毋怵怵。倪倪爲人作嫁衣裳也。國祥感其語。迨返武昌。督署得印三日矣。國祥於是遨遊名山大川。不知所終。

佛殿懸頭

劉計安。蘇之東鄉人。家業農。有膏力。數百斤物。能隻手舉。略識之無。雖蟄居鄉間。無田野氣。性亢爽。恆急人之急。路見不平。輒投袂起。人故均以俠士目之。父早沒。無兄弟。家惟一母。朝夕定省。無敢稍忤。後值歲饑。其母因病卒。計安居喪三年。遂盡貨其產。惟留墓田數畝。葬其母畢。將遠行。或問何往。答曰。大丈夫四海之內。皆可爲家。安能定行止哉。此去惟徧游名山。訪良師。習技擊。以酬我宿願耳。遂飄然去。十餘年無音耗。此田中之孤墓。亦因無人祭掃。以致荒烟蔓草。滿目淒涼。村人

之曾受計安惠者靡不對此一抔黃土而倍深感慨焉。時鄉間有自外遷至之李某，惡霸也。以販米起家，與府縣通聲氣，仗勢凌人，無惡不作。村民之被其害者，不勝枚舉。有某術者，江湖鉅騙也。涎李富，一日詣李自薦，謂善青烏術，知東郊土地風水，爲全邑冠。若購置爲祖墓，則子孫富貴累代不可量。然非有福者得之，適足以招禍。若公之福，實可享之而有餘。願公早爲之圖，蓋欲藉此索謝也。李某豔之，然守財虜，安肯驟出多金。乃陽則詭詞購置，陰則勾通官府，僞造契券，以誣田主，而沒收其產。不數月，東郊百餘畝膏腴地，盡爲所有。計安葬母之田，雖本主不在，亦被侵佔。附近民田之有祖墓者，至是盡被毀，棺亦被焚。子孫之乞領者，亦不之許。白骨成灰，慘不忍觀。鄉人畏其勢，均無如之何。李旣遂其意，迺大興工作，居中營壙穴，旁改各田主屋舍，居傭工以耕餘田，而迎術者於家厚養之，自以爲計甚得也。某日，村中忽來一虬髯客，腰懸利劍，行于郊外。若有所覓，村衆以爲必綠林豪客，來預察地勢者。羣謀執鐵器噪逐之。客如有所覺，趨告衆曰：公等毋爾，獨不

念十數年不見之故人乎。余非他。劉計安也。衆聞之。羣棄鐵器相問訊。計安曰。此非絮絮談寒暄時。願公等告我。余母之墓。果何往耶。衆以李事告之。劉大怒曰。父母之冤。不共戴天。余母何辜。竟遭碎棺之慘。此仇不報。他日何顏見我母於地下。且鄉里中豈可留惡霸以害良民。今晚余誓必殺之。衆曰。毋爾。彼家有十數教師。均拳脚出衆。恐爾非其敵。稍不慎。敗矣。計安曰。公等何出此懦言也。今晚余必殲若類。以顯余好身手。衆壯其言。邀至某甲家。待晚行事。近二鼓。月色昏黑。計安手持利劍。顧謂衆曰。公等稍待。我去卽回。向外一躍。倏忽不見。不半時。恍有物自屋脊下墜者。衆趨視之。計安也。詢其狀。曰。事畢矣。人首均懸村口大廟佛殿上。余仇已雪。此鄉不可久居。我將他往。彼奸吏我亦有以處之。公等若不幸被捕。勿自認。三日內余必來救也。遂與衆人拱手而別。衆皆錯愕散。黎明。廟中人起。見纍纍者人頭二十餘。則李氏一門長幼。及教師術者也。大驚急往報縣。同時李宅家人之報警者亦至。二處均留有字跡。上書俠民劉計安殺縣主闖竟大怒。急令通班捕

役嚴緝凶手正身雖未得而村民以嫌疑被捕者數十人縣主用嚴刑拷打勒令招正凶所在衆守計安言抗不認縣主無奈皆下之獄是晚縣主忽失其雙耳旁有一紙上書今取爾耳去聊作預告若再怙惡不悛必取爾首縣主懼上申府轅府稟詳省憲派委詳訪廉得李不法狀遂令盡釋嫌疑還各田主產完案或謂計安曾留置字柬於省憲故如此然確否不得知惟計安則自此不知所終

三斗漢

三斗漢者粵之農人也其飯須三斗粟乃飽人故呼爲三斗漢身長一丈圍抱不周鬚虬面黑以食量過鉅家產罄絕乞食於市所得莫能果腹一日之惠州戲於提督軍門署外雙手挈二石獅去提督召之則仍挈雙石獅而來提督命五牛曳橫木於前三斗漢挽其後用鞭鞭牛牛奮欲奔終不能移尺寸提督奇其力賞食馬糧便入伍學武乃跪求云小人食需三斗粟願倍其糧提督許之習武有年馳馬輒墜箭發不中乃改步卒鬱鬱不得志而歸遊於潮州值潮之東門脩湘子橋

橋梁石長三丈餘，寬厚皆尺五。衆工構天架，數十人挽之，莫能上。三斗漢從旁笑曰：如許衆人，頰面汗背，猶不能升石條一塊耶？衆怒其妄，命試之。遂登架獨挽而上。衆股栗，橋洞故有百數，辛卯年圯其三。郡丞范公捐俸倡脩，見此人能獨挽巨石，費省工速，遂命盡挽其餘，賞錢數十千，不一月，盡食去。莫知所之。或云餓死於澄海。

保衛鄉里

章冠鑿者，桐之東鄉人也。其先世世習農務，冠鑿爲人，驍勇有氣力，然亦業農。爲人傭，嘗任並日之功，人爭致之。東鄉俗尙意氣，其民好鬪敢死。冠鑿居東鄉，鄉之力士皆出其下。子弟工武藝者，多從冠鑿遊。咸豐癸丑，粵賊陷桐，桐民俱受賊害。東鄉負其意氣，賊至輒羣斃之，匿不以聞。久之，賊微覺，相戒勿過東鄉境。迂道行，以故五六年，獨不被賊。賊亦以是怨東鄉，未發。章氏於東鄉爲巨族，多豪健精悍之士，他族皆不之及。冠鑿尤以饒勇冠其族人，賊怨東鄉久，又所誅求，輒不報。已

未秋擁衆大掠東鄉。鄉人聚族居者，各率其族禦之。冠鑿之族數千人，爲前隊與賊遇。賊且十倍章氏。他族見賊衆甚，皆望風而靡。莫敢援章氏者。賊圍章氏數重。章氏大困，頃之，一人帶劍持矛，奮臂大呼，率衆突圍而出。出頃之，復入。如是者三。格殺賊，不可勝計。矢石火炮如雨注，不能中。出入重圍中，如無人。賊衆辟易，不敢仰視。詢之，乃冠鑿也。圍竟解。章氏數千人，得無恙。賊以冠鑿故，不敢留東鄉。稍稍自引去。後賊中，每相與語冠鑿，輒驚愕相顧曰：吾有是人，天下不足爭也。冠鑿既解章氏之圍，行里許，就地坐。歎曰：吾氣盡力絕，不能行，且死矣。族人舁以行。復數十步，嘔血而卒。時年已六十餘矣。既卒之二年，有避亂至東鄉者，鄉人每津津談冠鑿事，有泣者。過前年與賊戰處，輒相指示爲美談。曰：猶記章冠鑿殺賊突圍時，如昨日事也。

劉大漢

越人陸客道經山左，見有身長一丈二尺之老叟，首大十圍，腰圓兩抱，拳如巨鉢。

腿着堂柱，驅犢十餘頭，以三犁並耨，往來甚駛。陸異之，會山雨欲來，趨避樹下，以觀。見壯者擔劬餅八枚，牛脯一甕來餉。叟來至樹下，食之，傾刻一空。陸更駭異，詢其姓氏年歲。叟曰：我生之初，於今兩週甲子，又五年矣。劉姓無名，人呼我大漢。我漫應之。祖居是邑，世爲農夫，有田一十八頃，耕以自給。子六人，今存其半。餉我者，爲曾孫。我日必耕地十畝，以舒筋骨。否則體便不快。惟衣食甚費，一短褐須大布五疋，中衣三疋，襪猶疋也。兩餐需麪二百五十六兩，牛肉及白酒各二百二十兩。如是而已。無他能也。問其力，則曰：我不知。曾憶壯時，皇帝東巡，過此山下，有人熊衝駕而來，身與我等侍衛之官擋之者，被摘心裂腹而啖。駕在危急，我不覺直前擒之，倒捧于地，而熊首碎，竟斃。皇帝甚喜，欲與我一官。我對曰：小人田野愚民，文不識詩書，武不知戰陣，何敢濫膺爵祿，以誤朝廷。皇帝益喜，給我一紙書，知之者，稱之曰詔諭。地方官免我地糧，故至今無催科之擾。出其詔書與客觀，信不誣也。遙指其村落曰：此皆我子孫之宅。昔我以一手托梁，一手植柱，身自朝暮，客望

之。雖俱土室，亦甚高大。客計其壽，時已一百二十五歲。力則萬夫莫敵矣。歸而告人，或疑其妄。然客誠樸人也。言當不謬。

▲工匠武俠類

綠林避案

李春輝，高陽名族也。家臨通衢，咸同間，鄉多劇盜，各村皆設演武場，延拳棒師教練，爲自衛計。其族固大，因專設一場，以備練習之所。李亦從而學之。一夜，有盜踰牆入，可十數人。教師及守院者，均爲所傷。盜撞扉幾壞，家人惶駭，不知所爲。危急間，忽一老工人持杖入，厲聲曰：「有老夫在，鼠輩乃敢爾！」盜以其老弱，奔之。叟舞杖風動，當之輒靡。瞬息已擊倒十餘人，餘賊悉遁。主人始出慰之曰：「今日幾破吾家，賴丈援救，得脫危險，敢忘大德。請自今始，凡余所有，當與丈共之。」且詢叟曰：「素未聞丈能武，未有加禮，英雄不自言何也？」叟曰：「余綠林之雄也。因案避此，本擬卽行。在此數載，相待極厚，知盜欲來，不忍離。遂效微勞，藉爲萬一之酬耳。何敢復望厚。」

賜。且余與賊素有隙。今復殺其同夥。與余仇益深矣。烏能久居此乎。請從此逝。無爲主人累也。主人聞其言。大駭。旣而謂叟曰。丈可居此。况蒙保衛。始得室家無恙。尙未酬報。何遽離此。且戮盜十餘人。彼若再來復仇。奈何。叟曰。無恐。余去。盜亦不來矣。倘余在此。盜來正無已時也。留之不可。贈以金帛。不受而去。明日執諸盜送官。均置於法。餘盜竟不復來。

借鼻烟壺

寶文靖公。以四川總督回京。一夕。在曲室。與寵姬對酌。酒微醺。忽見繡簾風動。突一豪客。持白扇挑簾入。屈一膝對寶言曰。中堂安否。寶驚問爾何人。晝夜至此。何爲。曰。小人自成都一路護送中堂到此。今夕無人。故特來見。如不信。中堂且迴憶成都起程。至某處時。宿某姓家。夜不成寐。戲索雛姬臂並枕而臥。嫌其釧攔腦。後不安。亟命脫之。置枕畔。明晨失之。忽忽曉發。不暇尋覓。有是事乎。此物當時卽小人代收。蓋預藏之。以爲隨行之券也。遂從袖中出金釧一。擲案上。觸酒盞。鏗然

有聲，寶視之，果然。憶所言亦驗。卒然問曰：然則爾欲何求？曰：可薄給旅費回蜀，問須幾何？曰：十萬八萬不見多，三千五千不嫌少。小人乞賞，豈有奢望？惟中堂命寶曰：畀爾五千金，何如？曰：謹謝。寶復沈吟曰：宅中現無此數，奈何？曰：是不難。就此夾室中某箱，外有作何封識者，中儲黃金甚夥，何妨取三百以犒小人？寶不得已，開鑰如數予之。客受訖，就腰間解黃袱，出而裹之，負劍於背，復拱手致謝欲行。瞥睹案頭有白玉鼻煙壺一具，瑩然奪目，指曰：此壺甚佳，但不審煙味若何？寶瞋之曰：爾亦識此雅趣乎？曰：然。小人不肖，頗有此癖，便取壺傾煙嗅之，點首曰：誠佳，但微覺未盡芳冽耳。小人欲奉借三日，待歸壁時，當請易以曩年所藏之品，還爲中堂壽。聊答厚賜如何？寶曰：欲取便取去，何託言借爲？客笑曰：金則拜賜，壺必見還，不敢欺也。遂袖之掀簾去。寶忽遙呼曰：來，我尙有一言忘問爾。客返身曰：中堂欲問小人姓名乎？小人姓李，未嘗有名。因幼小人爲製靴，工人故以靴子李見呼。中堂如明日報步軍統領，五部御史，一體嚴拿時，勿忘，乃聳身過簷際，如鳥飛去。庭前

枯葉颯颯如雨下。久始定天明。寶急遣人報緝。並詳言昨夜所見之裝束年貌聲音。命捕役記之。復曰。三日內必執來。當厚賞。否則將遷怒於爾等也。官吏急派兵四出窺搜。至晚絕無所見。明日忽有一役於正陽門外某酒肆。見有一人年若四十餘。面瘦而額廣。目下視。短衣窄袖。足躡皂靴。當爐獨酌。頃刻盡數器。復連呼取酒。詳察之。果李也。欲擒之。慮不敵。馳歸告其夥。請共捕之。坊官有一點者。聞而搖手曰。此非常人。實不可以力取。我當先自往。動之以情。冀或有濟。衆尾我來。遙覘動靜可也。衆曰。善。此坊官某遂單騎直奔至某肆。下馬入門。便長揖曰。李二哥。久不見。從何處來。李兄之。笑拊其背曰。甚好。我在此待君等久矣。亟讓坐於已上。提壺酌之。戲曰。君豈真問我從何來耶。祇欲挽我同往耳。坊官俯首曰。不敢。中堂之命。大哥想早聞之。如能見憐。感且無盡。否則惟有隨二哥馬足之塵。相率偕逝耳。李慰之曰。我如欲累君等。早離此矣。何必久待。因引滿。請各盡一杯。把臂徒步出門去。李既偕坊官入城。直赴刑部。將上堂。顧左右曰。此法堂也。例宜加刑具。左右

乃以械械其手足。少頃，承審司員升座嚴訊。厲聲問曰：爾卽靴李乎？曰然。前夜劫寶中堂五千金者爾也。曰：五千金數誠不誤。乃中堂所賞，非劫也。官曰：玉壺想亦是賞與爾者矣。李曰：此小人求借一觀。今夜當送還，非賞亦非劫。官怒曰：爾誠狡辯，待我請命中堂，再嚴辦爾。命先繫於獄。衆乃曳之下。至階，李請少憩，就靴中取斑竹煙管吸煙。且吸且顧曰：此處監獄頹敗不堪，想歷年修造之費，均被堂司各員盡盡，各營私宅去矣。我今捐助二百金，煩公等略葺牆垣，恐目前卽有逸犯，言已頓足一呼，鐵索寸折，上下椽桷如蛻脫，躍登屋瓦，三四轉卽不見。衆相駭，咋喏莫敢誰何，懊恨而已。寶聞之，知其是夕必來，悚懼不能臥。室中環燃巨燭，令僕從持兵器繞室三匝，待之。夜半寂然，喜其不果來。雞初鳴，忽見李從空際翩然下。僕輩瞪目直視，身如縛，噤不能聲。李直趨寶前，探囊取玉壺置於几。從容謂曰：小人前約今夕必自來，以此物見還。日間何必擾擾。中堂請試嘗此煙。小人日來將有遠行，更有一言，敢爲臨別之贈。中堂亦知當日開府蜀中時，吏治不修，紀綱

墮壞。臣門如市。賄賂公行。轄境士民。銜之刺骨。天災人禍。必有一焉。可立而待也。小人前奉假五千金。原欲爲中堂市義。稍濟窮乏。冀贖前愆。豈知見利忘死。區區之數。猶難割愛。人之憤憤。孰過於此。想中堂上既不畏國法。下復不恤人言。猶幸天假手於靴子李其人。得以旦夕制其死命。使其有所畏憚。而不敢肆行無忌。中堂如日後稍知悛悔。勉爲善人。或猶得保首領以沒。不然。靴子李隨時可來致候也。中堂幸自愛。靴子李行矣。言已。一揖而逝。

籬桶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至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有頃。風雷驟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勢漸逼。韋乃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盡矣。鞭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籬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

謝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鞭馱令領取。云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師事之。不許。

日食斗米

油坊匠。不詳其姓氏。崇禎十二年來羅店。季姓油坊雇之。爲人誠實。勤於職務。身長八尺。日食非斗米不飽。力過健牛。以故油坊中工匠。咸拜下風。坊主以其忠也。命主坊事者數年。一日。忽向主人曰。數年賓主。多眷顧。無以報大德。今去矣。敬謝賢主人。主人曰。君此去。將焉往。匠曰。方今中國內有闖賊。弑君之仇。外有異族滅國之慮。內亂外患。相逼而來。余既爲大明百姓。丁此時艱。當爲國效力。他日誅彼小醜。還我大明。再與主人相見。余舊識吳志葵。今鎮吳淞。當往投之。油坊主人贈金送之行。匠既見志葵。卽任爲隊長。命從蔡喬往淮城剿賊。弘光元年。清兵分道南下。淮城揚州相繼陷。蔡喬遂退守京口。匠亦從焉。五月。京口南京亦失守。匠乃易服回羅店。投黃淳耀。淳耀命守嘉定北門。一日成棟使其弟成樑率兵數百騎。

往太倉。行經北門外五里之陸村。適大風雨。兵暫駐陸村。匠偵知之。潛挾兩鐵錘。直入成棧室。急以鐵錘擊之。裂成樑腦。副將一員。亦爲擊斃。左右大亂。爲匠擊殺者。又十數人。旣而鄉兵大集。三路夾攻。騎兵遂潰。是役也。明軍大獲勝。六月。成棟破羅店。又屠婁塘。七月。成棟發兵五萬攻嘉定。嘉定遂破。匠亦不知所終。

冶隱

馮鐵匠。四川忠州世家子。祖若父流寓寧夏。不能歸。遂家焉。馮生有膂力。軀幹雄偉。又聰穎。有夙慧。束髮受書。琅琅上口。剛經柔史。以次淹通。父早喪。奉母僑居。年十七。以寧夏籍入泮。二十食廩餼。旋娶延安沙氏婦。未逾月。母亡。遂棄書不讀。喪葬畢。孀婦走延安。爲鐵匠以自給。工作有定時。所得資。敷一日用。卽已。不求有餘。所鍊。純粹無疵。延安市上稱絕技。暇則手雙鐵丸。摩盪不稍息。婦美而賢。黽劬作苦。終日無疾言遽色。有時馮出游。三五日不返。或十餘日。家無餘儲。婦質荆布。亦不怨。人愛其鍊冶之精。而患其不受迫促也。恆斲亡。以薪米餽婦。婦受而簿記。

記之歸以告。則稱其值而償以器。延安去寧夏遠甚。人固不知爲膠庠之彥。追論先閔。然工良器利。外和藹而內狷介。馮鐵匠之名遂大著。延安爲邊塞要隘。與榆林毗連。乾隆時。山谷之間。萑苻不靖。有司苦之。營汛尤甚。往往一巨案報勘。輒有揭帖。警告文武。戒勿妄捕。甚且取其相服。封其祕函。署名馳書。置於左右。或竟錄其資緣祕密之商推語。房闈背人之狎昵語。載明時日。一一告之。以示一舉一動之皆能洞察。大好頭顱。直吾輩囊中物也者。故官吏以文告爲緝捕。虛應故事。網漏吞舟。非一日矣。會神木縣民某。以嫠婦奉邁姑。撫二孤。居縣城之南三里許。突被淫掠。婦不屈死。財物罄盡。報勘經年。久無耗。適縣令以履勘旱災過其地。里正忽報一無名尸。脰斷而未殊。血液模糊。偃伏道左。似遭仇殺狀。令檢視之。短小精悍。犖長及腹。而懷中得寸紙。大書曰。此淫掠某氏之盜魁也。此盜不誅。是無天理。官不能捕。我爲殮之云云。下不署名。繪二馬。小寸許。一伏櫪。一昂首長鳴。皆極神駿。令大驚異。亟瘞盜尸。招屬認領。詳視所書。蜿蜒屈伸。得草聖真傳。愛不忍釋。以

事涉怪誕。遂不附卷。然屍亦卒無有認領者。延安城外長隄。隄多植柳。曰柳湖。春秋佳日。一碧如油。都人聯袂游觀。興復不淺。某歲三月。值郡試。太守扃門坐堂皇。點名給卷畢。退食稍憩。及放牌。復出升座。於案上得一紙。字做歐陽率更。秀骨天成。尾端繪二馬。紙上無他語。七言絕句一章也。絕句曰。醉揭長竿認酒旗。柳湖風雨急如絲。我來多管人閒事。春水粼粼縹一池。守詢諸童。以爲戲也。諸童曰。無之。更問左右。此物何來。左右亦莫對。乃付首邑令。使察之。令機警。率幹役易服。沽飲湖隄上三日。果有羣匪。蟲飲乘醉大言。意圖不軌。出不意。飛黑索繫之。得其三而逸其四。一鞫遂伏。蓋欲乘考試未畢。謀劫獄掠倉庫也。匪謀遂敗。守令慮訐告者爲匪黨之內訌。寢不問。旣而葭州府及懷遠甘輿延州諸縣。疊獲巨盜。皆先繪二馬者。通詞官署。指導竄穴。因而成擒。盜風爲之一戢。葭州牧某。故首邑令也。得告密之件。訝紙尾二馬。與延安獻詩。如出一手。稍稍與僚友言之。凡曾受此種揭帖之長吏。爭移言詢牧。而神木令。竟以盜尸懷中所得之寸楮呈大府。大府亦風聞。

延安榆林之間。屢有繪二馬人告許盜事。悉命呈出。一一驗之。若晉鄙合信陵君之軍符也。駭甚。乃通檄各郡縣。嚴密偵緝。初馮之去寧夏也。同學諸生問所之。詭詞以對。蔡旭與馮莫逆。特餞之。微叩所向。並以秋闈期近。有勸駕意。馮慨然曰。當今之世。凡事皆可爲。惟官不可爲。武夫出入生死。爲國效力。不足當讒間者一啓口之禍。文官玩愒。因循。戀爵祿。厚妻子而已。雖有賢者。一木焉能支大廈。某傷心人也。行將挈山妻。走窮荒。雖行乞所不辭。安能守此一衿乎。吾妻以不逾月之新婦。能割股和藥。以盡孝於吾母。故不忍棄之。否則亦敝屣耳。蔡請其所游之方。則曰。無定。及隱於冶。蔡乃時時得馮消息焉。越十五年。蔡之外舅魏某。以孝廉大挑一等。籤分陝西。得寶雞令。移權延安。蔡送婦歸寧。驟遇馮於市。短衣鰲面。坐冶鑪下。鑪火燿燿。映馮面作純青色。驚不敢認。及見其妻。布衣椎髻。雖在風塵中。不改靜穆之舊。乃遽前執馮手。問何所取義。而託業於冶。馮曰。我固不辭行乞。冶不猶勝於行乞乎。蔡大嗟歎。時相過從。一日。蔡忽來別。謂外舅以捕盜不力。將去官。已

亦將挈婦返寧夏。馮笑曰：盜固不可治也。將誰尤？後又數年，馮與妻中宵喪其元。一子生十年矣，藉草臥牀下，幸免於難。宰官勘驗門戶，前後無盜跡，奇之。檢其巾箱，惟破書中有一橫幅，繪事精絕，平沙捲草，二驢俯仰其間，神采生動，情景悲壯。上題沙掩風嘶四字，並繫以詩，警句云：兼善不可得，獨善胡爲者。借手一鋤兒，隱身鑪冶下。其二驢影馮字，平沙著婦姓氏，是又一幅閨中行樂圖也。宰愛不忍釋，攜歸。知盜之賊馮，爲復仇計，嚴緝之，無所獲。乃捐資爲馮營葬，樹豐碑於墓前。曰：俠士馮鐵匠夫婦歸骨處。遺子頗馴謹，宰使與己子偕就傅。後竟繼其書香。馮名搏，字翰飛，市隱後，人皆呼爲馮鐵匠，罕有知其名字者。

竊窺秘密

九江鐵工黃珠，設肆於市，爲人訥而鈍。李某，其鄰也，授徒爲活，每晨起，李授經，黃則執錘，誦讀聲與鍛冶聲相應和也。李家與黃隔一壁，以板爲之。入夜，生徒皆去，黃燈下操作，燈光自壁隙中入李家，縷縷如線。李年三十餘矣，無父母，無妻子，終

歲不出門，亦無交遊。一夕夜半，李撫案哭，聲淒而烈。隙窺之，爐中香一縷，猶裊裊上升也。明日，以哭故問李，李漫應曰：「甞耳。」黃遂不復言。李結鄰三年，凡數哭，黃窺之已審。乃謂李曰：「君必有故，盍告我。」李度不能隱，卽曰：「吾父忌日耳。」黃曰：「信耶？」曰：「信。」黃曰：「不止此，君父之沒，病耶？抑有故耶？」李不語，而目中淚乃如泉下，幾放聲矣。黃笑曰：「子毋然，僕雖無能，或可爲君效力也。」李耳語其故，蓋李家本小康，父在日，爲鄉董，以嚴正爲匪人所恨，縣令周某，得流盜，盜承李家爲賊窩，令因以求賄，不得，乃刑訊殲之。李墮居，求報復，數年不得聞，而縣令秩滿矣，蹤之，則又任要差，累訟皆不得直。黃聞言，若不經意者，曰：「君爲此耶？」力不能報，當爲後圖耳。何戚戚爲？遂去。自是不更與李交言。又數月，黃忽稱折閱，收店自去，不知所之。李聞令，當以某日，陸行入省，謁上官，道經某嶺，乃挾刃往，潛要之，伏空山中數日，令竟不出一日。薄暮，忽有人手一布包過前，徘徊若有所覓，視之，黃也。遽出，黃喜曰：「君在此耶？」吾固疑君當在此，今果然矣。出布包，赫然令首也。問何以得此，黃曰：「自別君後，去

爲輿夫。昨令度嶺。吾輿之以行。故遲之。及絕險處。天已昏矣。遽釋手。渠乃顛於崖下。四肢皆折。其家人俯視萬仞。不識道。莫能誰何。吾乃從絕壁挂藤蘿而下。因劔之以來。李大喜。卽山僻處撮土爲香。陳頭於前。遙祭其父。復抽刃亂斫。糜而糝土。棘瘞之。與黃俱去。南至閩。黃仍以冶鐵爲業。李則賣字爲活。閱數年。事寢。乃相與返里。尋海疆有兵事。黃入伍。積功至游擊。李如故。乃招致幕中。任以書記。一日。有謁黃者。當日共爲輿夫者也。知黃得勢。特挾前事要索。且云。令之弟。今爲貴官。若不允。當以告。李聞之曰。我奈何以己事累人耶。趨出力爲周旋。並留與共宿。夜半。手刃之。提頭自首。言以仇故。黃方爲之營救。李已自刎死。

少林真傳

中州少林寺派。素稱爲拳術鼻祖。蓼城有魯鐵匠者。生而偉壯。豪俠好武。幼時。其父以魯多力。命習鐵匠業。而魯於工暇。常從城中二三技師。學技於城東大佛寺內。魯性極靈敏。練時。每一經指點。輒能領會。於是不數年間。而魯竟青出於藍。名

噪一時。會有邑紳吳某。欲佔郭秀才女爲妾。郭弗允。吳仗勢搶娶之。郭鳴官。官受賄不理。郭遂含冤而歿。女聞父死。羞憤欲絕。亦投繯以殉。事爲魯所聞。頓足捶胸。憤不可遏。是夜吳紳家父子三人。身首均異處。而魯亦因之不知去向。後有張某者。本邑人也。經商過少林寺。遇魯於途。談及前事。始明真相。魯爲蓼人。然已斑白老叟矣。魯云。觀公此番來。攜帶多金。北道不易行。恐將不免。余意送公一程。以盡鄉誼。遂相伴而行。沿途遇盜數起。皆幸得安全者。魯之力也。至潁州界。魯向張告辭曰。前去皆坦途。勿須吾送矣。請後會。張感激。謝以五十金。不受而去。嗣後蓼商每攜巨款時。必邀魯俱。無不慨允。魯雖七十老人。猶精神矍鑠。趨步如駛。北道強寇。聞魯之名。無不退避三舍。蓋魯深得少林真傳也。

保衛節婦

伍平。金閭細民也。業冶工。孔武有力。平時好勇鬪狠。里人畏之如虎。然性純孝。家僅一老父。病且瞽。平事之惟謹。奉養無稍缺。父有命。罔敢或違。嘗與人鬪。甚急。排

解者不能止。或揚言往訴其父。則鬪立罷。倉皇歛手去。人以是多之。程氏者。居與平比鄰。年少而寡。一子纔孩提。氏守節撫孤。以女紅自活。清操凜然。鄉里無間言。土豪張某。虎而冠者也。艷程氏色。以重金賂其兄。欲納爲妾。氏兄故無賴。貪張金。欲奪氏志。氏執不可以死自誓。其兄乃陰與張某謀。以肩輿率多人強劫程氏去。里人雖目睹之。畏張勢。無敢言者。會平自肆中歸。得其狀。大怒曰。里有節婦。而不能衛。是我羞也。我家在此。而人敢劫我鄰婦去。是辱我也。立呼召其徒黨。得十餘人。飛馳至張某家。及門。平排闥直入。當者皆披靡。直至堂下。時張某方衣冠坐堂上。與客對語。平一躍直前。左手攬其袖。右手出利刃抵其胸。厲聲罵曰。惡奴。人家守節。汝胡得犯之。橫行若此。豈以吾鄉爲無人耶。是宜挾去眸子。看汝識得此間有伍平否。今日之事。汝欲生耶。死耶。若貪生。則速釋程氏。不則必殺汝。我有死而已。不能任汝欺凌孤寡也。時張某人雖衆。畏懼無敢前者。張不得已。乃釋程氏出。平與其徒護之歸。他日。平於道中遇程氏兄。直前捉之。唾罵曰。汝得錢賣妹。真入

頭而畜鳴者也。拾道旁拳石，毆擊無算。聞者罔不快之。其任俠好事，多類此者。後其父死，平忽不知所往。或有見之者，云已投身入某軍，積功至營長矣。

以寡敵衆

阿團，甯波人，佚其姓。孔武有力，數十斤大石，舉之若草芥。執工於李家圖壩。例凡船隻過壩，須納費若干，以給工人。惟隣縣某鄉之民，則不然。蓋此鄉之民，皆以種菜爲業，好勇鬥狠。遇過壩，輒聯船隻數十百，強不納費。壩工以其人衆，莫敢誰何。惟皆恨之刺骨而已。某歲，菜船又至，一工向之索費，乞稍與。船人非特不允，且百端詬罵。壩工皆大憤，竟拾石投其船。於是船人蜂擁上岸，執篙持櫓，約三四百人，如臨大敵。壩工以人寡，多被擊傷。正危急間，而阿團至，見狀大怒，卽拔廊下檀柱，（按柱用以盤船過壩者）揮之。船人之被擊落河者，不知凡幾。皆斷脛折脰，碎踝損臂，且有死者。約半時，船人遂如鳥獸散。而阿團以用力太猛，致失其神，手緊握柱，足入地尺餘，面如死灰。後某拳師至，始以法解之。自後菜船皆如例納費，無敢

逞兇。蓋畏阿團也。

椎如風雨

施鐵工。趨健有膂力。所用鐵椎。重念餘斤。洪楊事起。閩里摧殘。施大恨。誓爲鄉人復仇。時寇據邑置守。游卒四出。施乃挾椎伏隘要之。遇四卒。荷戈于于然來。施驟起。椎擊之。悉斃。由是游卒出者。多不返。賊渠大怒。遣數十騎尾游卒後。四偵之一日。施狙伏草間。見游卒三五。方躍起舉椎。而後騎大集。咸揚矛躍馬取施。施念衆寡不敵。逸亦不得脫。乃大呼奮椎。伏身直奔入騎隊中。椎四擊。驟如風雨。人馬觸椎皆踣。賊隊大崩。施遂奪矛馬一。連椎超乘而去。餘賊亦不敢追。施竟得脫。會有築堡湖濱自衛者。施往投。堡人大喜。納之。賊來犯者。施輒單騎出。奮椎大呼曰。我施大椎也。欲得堡。當先勝我。賊懾其勇。卒不敢逼。及寇平。施仍爲鐵工。里人咸服其義勇。多資助之。施漸以饒裕。

秦四業皮匠。不知何許人。日操業於杭州拱宸橋畔。縫紉綿密。取價極廉。人咸樂就之。所得貲。輒耗酒家。孑然一身。衣食外略無積蓄。而四磊落負奇氣。醉後歌呼。嗚嗚。胸襟極爲灑脫。一日晚歸。拾得金跳脫一重。數兩。摩挲再四。坐守路隅。久之無失主來。明日營業於市。掛錫於擔上。日中有人汗流浹背至。見錫識爲己物。言於四。四畀之。其人大稱謝。酬以金不受。於是一市皆知四爲非常人也。又一日。四縫紉於橋畔。見對岸一家樓窗中。有人攀援而下。一婢大呼捉賊。賊兩手扳牆。雙足下垂。將一躍墮地。四卽拔刺針於隔河射之。賊忽不得下。大痛而號。其家人操杖出。視賊懸牆上。大奇之。急升梯視其異。見賊掌著於牆。力拔始去。縛其手足於賊掌。出一物。則皮匠刺針也。問秦四。四曰。固我射之。以賊將脫逃。不得不爾。人謂四擅此絕技。何屈身賤工爲。四曰。予燕人也。以此薄技。歷齊楚秦趙。足跡半天下。今以年老。故爲此以度餘生。他無所望也。

▲商販武俠類

從容應敵

沈蒙士。崑山人。少林弟子也。清乾隆間。以拳術稱。性溫良。與人無所忤。人有忤之者。則付諸一笑而已。非怯也。以術深。恐舉手傷人。世業布莊。至蒙士時。店務益振。一日。因布價大落。布戶將與之校。以沈有術。未敢焉。時葉鴻居。在嘉定。人請之助。葉亦嫻拳術。聞之。技癢。欣然從之。時沈方在店中觀書。葉數訪之。遂巡不敢進。乃以金鏢潛擊其面。沈以手接之。仍不釋卷。又進一鏢。又爲所接。旣乃徐起曰。子莫非葉鴻居乎。我還擊汝死矣。勉之。毋自戕其生。葉遂謝罪而行。明年。遊於蘇。有名踢牛者。知其技。踢牛本業屠。少負奇氣。膂力過人。見牛於市遺尿。以足踢之。輒死。故時人以踢牛稱之。沈至閭門。天雨。穿屐而行。踢牛踵其後。思擊之。初不敢動。繼見沈左手持箴。右手又執麵粉一包。諒其無能。從背後奮擊之。沈未之防也。卽於萬急之中。將手中麵向空中一擲。乘虛還擊之。踢牛已臥在數丈外矣。沈仍持麵而行。無纖微傷。時年已六十餘矣。蘇人咸大驚異。然沈終不自矜其能。有問之者。

輒曰白刃當前，不得不避其鋒耳。非欲辱人也。人皆嘉其言行云。

舉足傾輿

孫琚，江西某縣人。父某，以經商起家，積貲頗豐。羣盜瞰其富，某夜持械入，盜魁曰：飛天鼠，令某出藏金。某秘不言，遂爲所殺。琚矢志圖復仇。聞西山某寺有老僧，精柔術，遂往訪之。僧不允。琚涕泣陳詞，僧慨然曰：此孝子也。吾其忍靳諸。遂納之。授以少林諸術，數年學成。乃奉母徙深山中。是時飛天鼠已受撫，官守備。然其心叵測。猶時時與匪通，陰爲民患。官吏莫能制。某日，某太守壽辰，飛天鼠乘輿往賀。至中途，一少年驟自林中出，舉足傾其輿。飛天鼠自輿中仆地。少年遂殺之。官吏方幸隱患已除，不復究其事。識者謂少年卽孫琚云。

胸前血印

武陵乞僧佚其名。因其猛力過人，皆以鐵僧呼之。僧日日行乞道中，所擊之木魚大如斗，重約數百斤。無人能舉之者。每至一家，必得錢而去。故人皆懼之。有巧敏

者年方六歲之小孩也。善投石。一日見鐵僧於途。投一石以戲之。中其帽。僧佯作不知狀。擊木魚如故。又投一石。帽將落。僧乃怒曰。若落吾帽者。必不汝赦。巧敏固戲之。蓋究不知伊爲何人也。投三石而帽果落。鐵僧起。擊巧敏。巧敏遁。僧追之。步行捷如飛。敏方知是僧之有道也。遁益急。而追如故。敏亦曾受名人傳授飛行術。且童子身輕。故僧不能及。途旣窮。敏卽轉入一豆腐店。店主年已老。兩鬢白如雪。見敏之匆遽也。怪而詢之。敏告以故。翁曰。無妨。速入可耳。未幾僧至。問之於翁。翁曰。是乃老夫之豚犬也。請赦之。不可。且曰。不出汝子者。致汝死。翁向之笑。僧怒甚。以手作勢欲劈翁。翁急還手攔之。曰。去休。僧卽仆出丈外。觸石而亡。翁喚巧敏出。語之曰。汝何胆之大也。此僧乃紅沙手。非余黑沙手者。將喪命矣。試觀吾胸前之血印一條。卽僧作劈勢時所致。危哉。余身幾變成二片也。汝以後宜慎之。不可再事嬉戲。巧敏默然。感謝而退。

觸指成穴

浙寧鎮海爲強悍乞丐盤據之地。專以敲詐店舖爲事。鎮中有某典肆。每日必有此輩騷擾。典中不敢與之較。惟日與之錢。以冀安居而已。有三多者。年未及冠。在店爲夥。暇時面櫃而立。以兩指鑿櫃。久之櫃成小窪。如是數年。遂成絕技。一日有丐至店強索。夥又將給錢。三多目炯炯然。注視於外。丐曰。有力者請出。願與一角。三多卽一躍出外。以兩指觸丐臂。丐痛欲絕。視之。成二穴。血流不止。自是三多名聞遐邇。而惡丐均不敢往。

弄斧班門

杜某。佚其名。順德人。年逾不惑。精拳術。力能舉數百斤。神色不稍變。曾業鏢師。後執役於羊城米肆。未之奇也。一日有無賴十數人。持械入。向肆主黃某。勒詐百金。黃見勢不敵。且手足被掣。已失自由。不得已。與之。盜旣得金。各呼嘯去。時杜適外出。旣歸。黃告之。杜怒曰。何物么麼。敢弄斧班門耶。苟再來者。請嘗乃公手段。不數日。無賴等因囊金已罄。集衆商議。以黃懦弱可欺。復施其故技。向黃重索三百金。

黃請姑待五分鐘，無賴等信以爲實，笑諾之。黃乃上樓，訴諸杜。言未畢，杜已聳身下樓，大呼曰：「若輩目無法紀，敢白日行詐，余囊中有鈔幣三百元，有本領者任來取之，否則速見機退，毋撓老子怒也。」無賴中一人，突拔刃砍杜，杜神色自若，輕舉其手，刃已落地，其餘十數人，皆拔刀圍杜，撕打杜一舉手，而此十數人者，相繼仆地，杜乃將爲首者，用繩網縛送之官。黃嘉杜勇，予以百金，侍爲心腹，而無賴輩從此無敢向黃索詐焉。

米肆備

竺二，江西黎川縣人，性凶猛，與人言輒笑，故人咸以笑老虎稱之。幼時習拳技，甚精。年十六，爲西門某米肆備。一日，肆中小主人請其獻技，竺二曰：「力猶不足，乃云技耶？」因以手取米，緊握之，米卽固結成團，不稍解。小主人驚服。某日，有江湖賣技者來肆，強索銀錢，竺二故勿與。其人乃出口詬詈，以鏢向竺二擲，竺二接而還擲之。中其心坎，負痛倒地，旣而甦醒，匍匐逃去。越二月，又有一惡丐踵門，手執利劍，

強索酒肉。付以錢。不受。反以劍嚇人。竺二乃以大石置其頭上。曰。歷三時能勝此。吾服汝矣。詎知甫置頭上。已痛徹心骨。亟倒石而逸。蓋置石時。竺二用內功於其上。故此石雖祇數百斤。不啻數千斤之重。宜惡丐驚駭而走。笑老虎之名。自此益著。

吳門張生

吳門張生。佚其名。性忍耐。有俠風。爲人慷慨。而無驕蹇習。幼精技擊。百步外能取人首。如探囊中物。毫不費力。嘗至嘉興。爲米肆中司會計事。地方惡棍。以其誠樸可欺。輒故與尋釁。圍而擊之。以爲笑樂。生並不還擊。亦不少懼。或問之。對曰。今有二虎相鬪。大者傷。小者死。彼雖擊余。余實無傷。亦不致死。余若一擊。彼之生死。悉在余手。大則傷。小則死。無寧不擊爲妙也。一日。薄暮後。忽一盜首。破扉而入。從者數十人。各執長刀。寒光閃爍。不可逼視。肆中人。莫不駭然驚避。奔走一空。獨生挺身面前。嚴謂之曰。何物強徒。敢入吾肆。明火執仗。不顧王法。豈不聞吳門張生在

是耶言已。突出雙劍。鋒銳無比。狂揮擊盜。盜亦紛紛揮刀還擊。鬪未數時。盜之作劍下鬼者。十餘人矣。衆盜始大嘩。奪門而出。不敢回視。米肆因此賴以無恙。衆方知生非池中物也。然生恐盜報復。不敢久住。翌日遂去。不知所終。

一妬滅兩門

蕭山李大茂。業商。性豪俠。惡見不平事。嘗至友人劉某家。劉懦而怯。妻王氏悍而妬。劉畏之。無子。不敢娶妾。私一婢。有姪。王知之。方持鞭撻婢。呼號甚急。李聞而異焉。問劉。劉支吾曰。婢偶竊物。由荆施家法耳。李心疑曰。婢雖微。亦人子也。毋乃太過。劉不能置詞。已而婢哭聲漸低。而鞭撻叱詈之聲益厲。李怒甚。推椅起。逕入視之。則見婢上下衣盡去。徧體有血。奄奄待斃。李憤直斥王。王亦惡聲相向。李直前批其頰。挈婢逕出。聲音且訟之官。王羞憤號哭。謂劉曰。不報此辱。與俱死耳。劉曰。彼雖無禮。言固當。詞未畢。王猛撲劉。嚙其臂。劉大痛。急言知罪。王意未解。披髮伏地。欲覓死。劉長跪。誓不與李共天日。王稍解。問將何以報。劉曰。召之來而責之。王

唾曰。僅此便了事邪。男子而不能庇一婦。受人凌侮。猶弗知報。爾不羞死。吾且憤死矣。劉曰。然則奈何。王曰。必殺之。劉戰栗曰。殺之邪。余安能此。王又唾之曰。昂然大丈夫。膽小如鼯鼠。猶不知羞。劉不能答。王怒。捉其耳。力撕之。劉大呼求宥。且曰。吾必召之來。爾自處之可耳。王始允。劉出詣李。李方詳問婢。具得狀。怒不可遏。劉至。則力扶而逐之出。劉欲有言。李曰。若非男子。若非人。吾不屑與爲友。速去。毋溷乃公事。劉不敢言。惘惘歸。王問李來邪。劉不答。王迫之。則囁嚅曰。彼起趨。吾實憚之。且彼安肯來。王大怒。連唾之。劉勿敢辨。時已夜。王挈健僕數輩。攻李。李已聞。亦集衆相抗。李固健。直前搏王。投之河。衆急救。幸無恙。狼狽而回。劉有姪庚生。亦虎而冠者。商於外。聞之。怒曰。嬖雖狼。伯與彼友。且我家殺婢。何預彼事。輒敢恣肆。謂劉氏無人邪。剋日返。集衆謀報復。未發。李知之。出不意。先攻劉。劉不及防。大敗奔。李火其居。庚生雖猛。頗饒心計。知不敵。倉皇遁。向鄰人借煤油火種。隻身造李家。亦火之。盡殺李之妻子及所救婢。李返。則無家矣。知庚生所爲。大怒。糾衆復攻劉。

殺劉及王。而庚生已遁。不知所之。怒曰。賤奴。避將安之。不殺汝。乃非我。遂盡鬻產業。遨遊各地。冀遇庚生。卒不得。輾轉入漢。資斧不繼。流爲丐。一日。李見貴官過。輿馬僕從甚夥。睇之。怪與庚生相似。因尾之。入一公館。榜於門曰。劉公館。先是庚生避仇出。至江北。有達官某。遇盜劫。庚生饒膂力。救之出險。官感其恩。認爲義子。遂得要差。未久也。大茂默誌之。退而籌思。無可爲計。躑躅道周。見地有物。拾視之。乃一大珠。喜甚。旋自念曰。此必何處貴婦人所遺。度今方悔恨欲死。吾得之無用。不如訪而還之。翌日。盛傳富室王某失珠。覓得者賞若干。李挾珠往還之。王大喜。重酬之。不受。曰。吾丐耳。需此何用。問所欲。曰。得一席地安身足矣。問能書乎。曰。粗知之。授筆令書。雖未佳。然清秀不俗。因留任書記。王詢其出處。具告之。問仇何名。弗隱。王大驚曰。劉庚生。若仇讎邪。李曰。然。主人殆識之。王太息曰。是吾仇也。吾有息女。字本邑鄂氏。庚生恃義父勢。強委禽焉。拒之。則以勢相壓。今尙未決也。李曰。吾今必致之死。願弗得其機。主人苟假手鎗一。必爲主人除害。決不相累。王不敢允。

李出，忽報庚生以人至，約期娶女。王憚其勢，卒許之。李喜曰：計在此矣。及期，庚生親迎，李挾利刃伺庚生入，卽與中曳以出，立抉其首，衆大驚。王痛哭曰：子滅吾門矣。李慨然曰：主人弗慮，李大茂非關冗漢，且吾固言弗累主人也。卽趨縣自投。侃侃述前後事，官爲動容，諭之曰：爾義俠可嘉，然殺人者死，爾旣自首，吾亦弗能庇爾。姑往就監。李毅然曰：生平惡吏，役齷齪，義不爲所辱。出利刃自刺其腹，腸胃迸裂，亦死。王感其義，爲殮而葬之。

夜行七百里

粵東各鄉民多聚族而居，恒歷十餘世，絕不他徙，傳愈久，人愈衆，而拓地愈廣，本團結之良俗也。而其中有一惡習焉，則一族之中，強弱相凌是也。強者旣得凌人，於是而血氣相尙，浸假而好勇鬪狠，有流而爲盜者矣。此粵中盜風之所由熾也。地方有司之治盜也，窮於捕，惟有訪盜之姓名鄉里，責令其族紳獻諸官。南面者方以此爲捕盜之善法矣，不知冤獄卽由是而出。新會某鄉李氏之族也，族甲著

名之劇盜也。案山積官捕之，勿得例責之族紳。紳以其武勇，故莫之敢撓。族乙弱支也，適與甲同名，乃縛送於官。官以紳之所獻，必不誣矣。坐殺之。乙有弟某，痛兄之冤，而力不足與紳敵。嘆曰：虎狼之窟，其不可居矣。盡室偕行，至肇慶，受廛爲氓，作小負販，聊以自給。暇則學爲超勇之技，裹鉛於足，掘地爲塹，入躍而出。久之，鉛加重，塹加深，以此自課焉。更學走，以故負販以出，鉛未嘗去其足也。如是四年，去其鉛以自驗，一躍可登尋丈，日行達七八百里。喜曰：仇可復矣。俟月晦之日，日旣暝，懷刃以去。夜半抵新會，入其鄉，躍登族紳家，叩其臥室之門。紳聞聲大疑，披衣出視，卽出刃直貫其胸，死。棄刃躍而出，逕返奔，遇峻險，躍而過，逮返肇慶。天纔黎明，耳急負所販至某廟前坐待。聞高要令將來拈香，蓋是日月朔也。卽起衝其鹵簿，傾覆所販，扭從者索賠。高要令怒，命執之返署囚之。越數日，新會令牒至，言某族紳於晦日午夜被刺，兇手遺兇刀而遁。驗刀柄有李某名，諗得李向隸治下，請代捕云。令卽籤票以命役，役奉票曰：李固已在獄矣。令訝問謂何，曰：朔日闖道被

執者非耶。令提訊之。俯首伏罪。問若何至新會殺人。則大驚曰。民素安分。惡有是事。以牒示之。則曰。殺人者在晦夜之半。小人於朔日之晨得罪。新會達此。且三百餘里。小人所販各物。多有晦日於某鋪取之者。可按也。往返幾七百里。小人無五遁術。胡足以達。公其鑒之。令笑曰。幸哉。汝之得罪也。羈數日。足以償汝罪矣。釋之。謝而去。令乃牒復新會。謂李某方在此間獄中。何能至新會殺人。殺人者當別一李某也。

禍山自取

歐陽東。山陝間人。爲維揚海味肆。備恂恂無他長。動止不苟。主人倚爲左右手。時有丐僧鐵頭陀者。習少林拳術。年少保鏢於江湖。以頭觝觸。無堅不摧。大江南北。無不耳鐵頭之名。道經維揚。向各市塵索旅費。費必蠶蠶。數十百錢。不足以饜鐵頭之欲也。至東所居肆。市僧與以銅元一。鐵頭大怒。以爲輕己也。挾銅元豎立。以手指輕按之。銅元入木寸許。又舉所持鉢盂擲櫃上。盂巨而重。屹然如山立。張目

四顧若羆熊之伺獸。羣夥大駭。道旁觀者環如堵牆。知鐵頭之必不善去也。咸欲觀其究竟。東適從內出。顧鐵頭微笑。以兩指挾銅元出。若拾芥然。又哆口微吹鉢盂。應氣而起。飄墮地上。其聲鏘然。頓時裂作數十片。清脆可聽。觀者駭絕。鐵頭弗懼亦弗置。惟瞪目直視東。自首至足。如是者三四。嗒然遂去。同輩乃相與頌讚東。以爲天人。東長嘆曰。諸公勿譽我。吾已種禍於今日。竊不知死所矣。諸公爲我誌之。明年今日。我必離此而去。鐵頭必來。來必詢吾。諸公須揚言我已溘化。否則殆哉。人聞東言。疑信參半。逾一載。東忽憶前事。倉皇別主人。主人慰留之。弗得。東去不遠。鐵頭果來。環視不見東。大恨。問他夥。有爲東諱者。點者則暗示東之蹤跡。以快其私。鐵頭喜。追東。遙遙望見東背影。東知鐵頭來。逃益急。飛馳出東門。前環以運河。河水滔滔。杳無舟楫。鐵頭相去。不能十數武。忽見上流有官舫。隨波而下。東急不能擇。躍身立舫上。求救於舟人。速引舟飛馳。避鐵頭凶燄。鐵頭知東已登舟。戟指遙罵。聲振林木。官舫中爲軍官八人。赴省謁將軍者。見東狼狽狀。問其故。東

具以告軍官咸曰。以君雄武。乃畏一頭陀耶。吾等爲君咸抱不平。君不若與頭陀決一勝負。吾等從而助君。殲頭陀。反掌事耳。遂囑舟人榜舟。東益戰慄。軍官咸叱爲懦夫。是時舟遂纜於岸。頭陀驚喜過望。遙招東以手。使就角力。東怏怏避入艙後。解衣結束。約炊許。乃懊喪而出。軍官擁護前後。若警蹕然。頭陀見東來。虎吼而奔。以頭觸東。東則挺胸迎之。四圍之人。遙聞曄嘩一聲。猶前時鉢盂墮地之清脆也。頭陀氣結而不揚。東亦舌橋而不下。頭陀乃去。東歸舟。顧軍官等而嘆曰。公等一言死頭陀矣。吾前已辱彼。今更不欲與之結冤。急思避其鋒。爲公等所矚。吾不得已謀所以禦之。束銅鏡於胸。竭平生之力以敵之。而頭陀之腦乃裂。勢不能延一日之生命。然創吾亦甚焉。東於是袒衣示軍官。銅嵌胸者半寸。血膏厚如錢。軍官咸愕。命人馳視頭陀。果涅槃於大道中。若頭陀者。其亦禍由自取歟。

私販禦盜

金文者。業販鹽。浙中爲東南財賦之藪。而海濱斥鹵。鹽賦興焉。給引於商者曰官

鹽舍是悉爲私販。賣及買者。兩罪之。文少與仲氏出沒江湖間。凡販鹽之徒。遇輒相邀奪爲利。獨文兄弟所至。人無敢撓者。旣而仇家縛仲。刺兩目。縱之。文爲稍戢。來家禾之梅里。歲丙戌。鼎革之初。愚民多相聚爲盜。距梅里半舍。曰嘉會都者。爲其藪穴。四月下旬。盜率黨來劫。居民狼駭豕奔。恣其焚掠。是夕。文載鹽五六艘。歸近市。望見火光。知有變。乃部署諸艘。退伏支港。約曰。賊歸。繞出其前後。呼應相接。并力擊之。賊可殲也。乃率四五人。往據移寶橋。橋爲賊歸要路。文持槊。餘人彎弓貫矢以俟。羣盜舟方滿載。首尾銜次。相與謳歌笑樂。是夜雲霧塞天。相對昏黑。莫辨。而賊舟炬火獨明。將至橋所。十餘丈。大呼詰曰。來舟何爲者。盜錯愕。罔對。矢發貫賊手。賊遽擾亂。後舟詰之如前。不能對。輒注射之。餘舟擁擠。不敢復前。賊數十人。乃執炬持器械。舍舟登岸。適伏舟衝賊前至。呼詰相應。文輒持槊從橋上躍就之。左右刺賊前二舟。舟覆。後賊皇遽。亦多赴水以逃。文躍入賊舟。橫刺之。是時伏舟出賊後者。亦衝至。相與呼應。遂合力奮擊。聲震四野。賊不支。愈擾亂。頓仆落水。

溺者甚衆。其登岸散走。竄伏榛莽叢棘間者。村人又搜括之。皆反手縛送至文所。文至西塘口。南面坐。諸人持刀斧繩索。立其旁以聽命。列羣盜於前。驗其衣溼及體裸者。多推入水中間。或擲火焚之。其強武有力。爲賊首及偵探爲賊耳目者。疑似間不能悉辨。死八九。方是時。兵燹猶熾。盜賊多有。故文以匹夫得生殺之。莫有非者。羣盜就戮。率恣意以逞。或繫樹仰射。或斷手足。或截腰剖腹。血肉淋漓。而觀者方恨賊深。不以爲怪也。是日。有一塾師晨出。草露沾裾。疑盜也。縛而焚之。頃其徒來。始知故非盜。其他冤抑者。可勝道哉。是役也。盜約計五百人。自溺死者三之一。縛而投水者五之一。斬斫焚燒死者十之一。餘則散走村堡。擊掠以死。其得免歸者。不過十數人而已。里人多其功。向所載鹽。大室斤率以百計。小戶以差減。咸五其價償之。并所入盜遺金錢衣飾。充溢棟宇。家大殷富矣。初文少壯無室。窺酒家女。新寡有姿容。且能持門戶。求焉不獲。至是強擁負歸。人不敢問也。時有曹某者。曾與文角訟不相下。一日出郡。人舟皆失。蓋文陰賊之也。其縱恣如此。方其擊

賊也。當事異之。欲招致麾下。文謝曰。某一介無他能。會賊自潰散。因擊之。某何功焉。卒不就。顧謂其曹曰。吾少無家室。嘗觸法犯禁。不以爲慮。今幸有妻。且衣食粗給。又安能趨趨俯仰。爲人驅役耶。乃大治其室宇。華美越常。製服用器具。務求精麗。日與其曹縱博劇飲。妻爲烹鮮。割脯佐之。未幾。晨出近鄉。竟爲人磔殺。莫知主名。後鄉人有疾。常憑依焉。禱之則愈。

鐵扁擔

浙紹餘姚東鄉。民風強悍。動輒鬪毆。通拳術者。十居其半。每年春光明媚時。設立拳會。招集趨趨者流。羣相角藝。勝則有彩物相贈。負則偷因傷致死。無悔。某年春。會內有名小二者。登場作以逸待勞之勢。江湖醫生某。見而技癢。欲一獻男兒好身手。進場與之角藝。其時觀者密若堵牆。見一來一往。拳足兼施。蹈隙乘虛。各有家數。非任意亂擊者可比。不半時。江湖醫生漸不能支。失足偶仆於地。小二捉其一足。拋出人叢外。丈許。竟斃命。觀者大駭。時有販肥料之擔糞夫某甲。手持扁擔。

兩頭包以鐵，身材魁梧，力大如牛，人皆以鐵扁擔呼之。然於拳術，係門外漢。見小二手斃醫生，不覺怒火中燒，陡然入場，持扁擔猛擊小二。小二眼快，躲閃，未被擊中。乃兩手按扁擔，欲奪取之，相持有頃，而龔夫猛力，擔挑小二，舉之起，如隨風蚊蝶，飛颺空中，倒栽而下，腦漿迸裂以死。當由拳會中人，以龔夫無故斃人，羣相詰問。龔夫曰：爾等設場比較拳術，干犯例禁，若以公道服人，尚可寬恕，不應乘人滑跌，狠心辣手，致人於死。彼既視人命如兒戲，我亦何妨，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公等何哓哓爲耶？羣見鐵扁擔理直氣壯，且心雄萬夫，皆爲鼓掌。拳會中人，氣餒膽懾，任其揚長而去。此後會中稍知斂跡，每年不敢公然設會。鐵扁擔誠彌地方隱患之功人也。

賣菜傭

金陵徐子文，孝子也。父爲讐家所陷，死於獄。子文冤憤填胸，晝夜號泣，淚盡血流，雙目幾瞽。日懷利刃，伏道中，欲俟讐家出，刺殺之。有長者哀其志，勸曰：郎君不忘

父仇。孝行卓然。洵可嘉矣。然郎君一文弱書生。而讐又多力。刺之不中。適足致禍。殺身無益。此甚非智者所宜出也。東郊有賣菜傭。天下有心人也。往哀之。或能爲郎君助。勉之。勉之。子文涕泣受教。遂至東郊。訪賣菜傭。久之。得之田間。髮皤皤老矣。而精神矍鑠。眉目間英氣未除。子文長揖與語。傭言辭質直。意氣雅相合。拉與共飲。亦不辭。一舉輒盡數巨觥。酒酣耳熱。談吐愈豪。子文益知長者言匪謬。遂相訂交。凡傭所愛者。贈之無吝色。傭亦不謝。子文終不敢言他事也。一日。傭忽招子文飲其家。造其居。則子然無妻孥。設座豆棚下。對飲甚歡。酒半。傭忽釋杯問曰。郎君折節下交。當不第辱愛老夫也。老夫視郎君眉目間。似鬱有大怒者。若不見疑。亦能爲老夫一言之乎。子文聞言。擲箸大慟。伏地不能興。傭驚起問故。子文具述其父冤死狀。且曰。慕丈高義。實欲以荆聶相屬。自恨交淺。不敢請耳。若殺父之怨。得雪。則不孝之躬。死所不恨矣。言已。泣下如雨。傭猶沈吟不遽允。子文仰天長號。淚血被面。濕襟袖盡赤。傭見面大感。慨然扶子文起曰。郎君誠孝子。而彼固豪暴。

殺之不得謂不義爲郎君故不辭此行矣。然彼死弋者必集矢郎君。郎君宜先行勿爲所得也。子文頓首泣謝。遂別去。詰旦之市中。聞讐家於夜中失其首。一市喧傳。心知菜傭之所爲。亟易服。亡至吳中。變姓名爲李雯。館於金閶潘氏。逾年。滿清亡。舊案悉置不問。子文乃稍稍爲人道其事。至賣菜傭蹤跡。終不復見矣。

霍元甲傳

霍元甲。直隸商人也。兄弟十人。咸以拳藝名。而元爲之冠。北人稱爲黃面虎云。有其友函告元。謂美國大力士某。力能扛鼎。身載重百斤。問願與較否。元謂如是。勇夫。爲吾北方人。慣見。烏足雄。遂慨然應之。來中。與某力士約。某懼。不果。有東海趙某。欲與之較。元不允。後以趙登報激刺。迺命其徒賽於張園。敗之。未幾。趙又聘其友與元約賽。先仍與其徒相鬥。無勝負。然卒爲所辱。斯時元甲慷慨言曰。余所以來中者。欲與異族猖獗之力士戰耳。至自殘同類。非我之志也。凡我同胞。嗣後幸勿相擾。復創辦精武學堂。鼓礪尙武精神。甚力。嘗曰。欲國強。非使國中人人尙武。

不可。又曰：西人精研一技術，輒數百年始奏膚功。今余之拳藝，已傳至七世，亦不啻研究數百年矣。未幾某國之著名擅柔術者，慕其盛名，思以傾之。乃十人聯袂來中，與霍角力，然皆懼死，要元以勿拳戰。元面駁之，卒以手勢決勝負，聘雙方公正人各一。元又使其徒先與賽，某國人相繼敗者凡五大。悲急，選一最有力者與元奮鬥。某知元爲勁敵，出臂欲中傷之。元微以手格之，而其臂已折，怒甚。反誣元爽約，卒以衆目共睹，理屈而退。然心終不甘。後宴元，賀其健勇。元曰：余已患咯血症。某國人曰：何不治之。元以未遇良醫對。某國人迺默念有機，君乘願而言曰：若某可者。（某國人也）誠良醫也。元信之，服其麻醉藥，致病漸劇，含恨以死。按我國之武術，我國固有之國粹也。彼剽竊吾一言餘緒者，烏足與我較角。角而不勝，出其伎倆以中傷之，此固小人陰險之常計。吾何足貴，而獨怪夫有如是精深之國粹，國人不知提倡而光大之，而霍商具於武力，又不克終天年，反飲鳩身亡，使彼小人日益猖獗，悲夫。

新編
分類

古今武俠奇觀卷二

溧陽許慕羲編輯

▲隱逸武俠類

智擒劇盜

白秦官常郡人所居曰北弋橋。先世業儒。至秦官始習技擊。王師征南。不十年。盡得其傳。遂有聲於時。久之。邑人忽相驚以盜。盜飛行絕跡。越重垣如履房闔。中人產無不遭蹂躪。告官懸重賞窮緝。擾攘年餘。而盜之橫行如故。會某公以京秩致仕歸。大興土木。營菟裘爲娛老計。一夕。忽被劫。所失及萬金。而戶闔之扃鑰如故。某公忿甚。走之蘇。聞其事於撫軍。則飛檄下郡縣嚴緝。期匝月。必得主名。違則登白簡。守令奉檄畏劾。賞益重。比益嚴。諸捕受比。斃杖下者且累累。智盡能索。卒弗能得盜。令以是去官。邑之人謀曰。是盜非尋常。飄忽不可蹤跡。顧久久捕勿得。則

盜勢且日以張。居民受害日以甚。若以捕役往盜。且嗤以鼻。雖衆無益也。計非白泰官不能致之。因詣白訴所苦。白則曰。父老誤矣。我書生。弗習捕盜事。奈何以捕盜責渙我。衆哀之再三。白始首肯曰。畀我三千金。有所作。請勿與我事。期月後。或有報命也。衆則如約。白以書招其侶。先後集。擇地之空曠者。以演劇。酬神號於衆。羅致百戲。上自淮徐。下達吳越。凡奇技淫巧之藝。無不備。魚龍曼衍。極一時之盛。觀者日數萬。白欲藉此覘盜蹤。其第五日。白覩稠人中一偉丈夫。目光爛爛。精悍之色畢呈。身所至。衆隨之而靡。往往爲所仆。白謂其儕曰。盜在是矣。亟擊勿失。各持械赴。盜已覺。則亦不避。微喟曰。若曹以此誘我。我乃墮若計。乃公橫行江湖間數十年。未嘗一露首尾。一旦爲孺子所弄。寧非天意。乃公固健者。無俯首就縛理。要當互相決雌雄。勿負男兒好面目。然卽劇場爲用武地。不且累及無辜耶。明日日中。可集此。以一言爲息壤也。言已。一躍歛不見。明日。白偕衆往。則盜已先在。衆環擊之。盜從容應敵。神色自如。自知非出奇不能制勝。因躍入空際。以刃下刺。凡

三躍三刺傷其首。盜自度不能脫，卽自剄。大害卒除。白家居數年，寔忘前事。一日者倚門閒眺，忽一女子來，衣短紅襖，繫金鸞紫絡帶，雲鬢高擁，魁以皂帕，繡裙不掩，露絳直文羅袴，履則鐵製也。粉光黛影，射人雙目。詢曰：白泰官在是耶？白應之曰：否。女曰：白泰官何在？白則易其詞曰：吾師赴江南訪甘鳳池，未歸也。今娘爲誰？面吾師何意？女子曰：三年前有大盜死若師手，我其女弟子也。此來實爲復仇計。茲虛此一行矣。若師歸，幸爲我致意，行且再來。款款去，石上乃呈鐵履痕，陷入寸許，深乃如鑄。蓋女子足跡所經處也。白爲之色駭舌搖，亟徙避之。然其後女子竟不復至。

破屋飛去

金陵有綢緞商，運貨數萬金，至北京，請甘鳳池同行，經曹州界。天將晚，止於逆旅，甘獨於野外散步，見一大樹林，綿亙十餘里，林後危巒峭壁，森如鬼立，意謂綠林豪客出沒之區。徐步近林，探其動靜，忽聞林中有噎氣聲，入林蹤跡之，十餘步，聲

反寂。日光所接，似有一物掛樹上，細察之，赫然人也。急解其繩，撫之尚溫，因臥之地。已則坐石上以俟之。俄頃月上，聞其喉間，咯咯作聲，大喜，趨喚之。其人已蘇，而喉管爲繩所傷，語斷續不可辨。惟有淚如綆縻，因揮手止其勿言，以手徐撫其喉及胸，數百次。其人已能言，則曰：客何多事，救我何爲？甘謂之曰：螻蟻尙且貪生，見死不救，夫豈人情？子有冤苦，盍語我，作好商量也。其人曰：我保定鏢局中劉二也。父名金定，爲拳教師，今老矣。京中某相國，命我父保銀十萬，赴江南。父以年老，命我代爲一行。今日至此，遇強人，夙與吾父有仇者，碎吾鏢旗，我以衆寡不敵，創甚，僅以身免，不徒無以報命於某相國，亦無面目見吾父。客救我何爲？甘豈然曰：原來爾爲吾師之子，吾名甘鳳池，吾奉師時，弟尙總角，十餘年闊別，又值月色迷離，乃至觀面不識，開罪多矣。吾弟初甦，能行步否？劉二一躍而起曰：夢寐中，不意遇大哥於此，豈天不欲絕我生路耶？我已無病，惟大哥命是聽。甘曰：然則我與弟至彼巢中索之，劉恃有甘在，欣然就道，相將至林後，有車數輛，棄於道旁。劉二曰：此

卽失事處也。車夫等想已被擄至山上矣。又行十數步。至山麓。有茅屋數間。知爲
暗探之所。因叩門呼曰。來望若主人。速爲我通報。門應聲開。有彪形大漢二人。出
迎客曰。客何名。乞示我。甘曰。我甘鳳池也。特來謁汝家大王。大漢喜曰。我家大王
常說甘教師。今蒙降臨。何幸如之。不必通報。竟請上山。小人前導。可也。因燃大篋
纜。二人執以前行。朗如白晝。火光中熟視劉二曰。是日間保鏢客也。請得狠幫
手至矣。甘置若罔聞。半里許。水聲淙淙。有溪阻路。闊三丈許。二人謂甘曰。教師能
躍而過。可省過渡之勞。否則須喚兄弟們掉船至。甘笑曰。姑試之。回視劉。有怯色。
因挾劉於脅下。一躍卽至彼岸。二人棄篋纜於地。亦相繼躍而過。卽見有屋數十
楹。窗中燈光爛然。二人呼曰。有遠客至。速通報大王。聞聲出視者數十人。二人就
前列者作耳語。前列者卽約衆使退。揖客入室就坐。曰。教師遠來不易。乞少息。已
命兄弟們請大王出接矣。甘唯唯。須臾。鑼聲四起。傳呼請甘教師上山。卽有二人
控馬請乘。甘與劉各跨其一。二人亦跨馬前行。兩傍房屋。簷下皆點紅燈。與星月

交輝寂無人聲，亦無人影，行三里許，路忽狹，僅容兩騎並行，耳中間鎗刀撞擊聲，劉戰慄無人色，屢目甘，甘容色自若，可一里許，路始平坦，火光燭天，前行者飛馬報甘，教師至，則所謂大王者已列隊出迎，兩旁分列者，何止千人，皆一手執械，一手執火把，中立一人，虎面虬髯，抱拳拱手，謂甘曰：「不知教師降臨，失迎勿罪。」甘與劉亦下馬還禮，既與大王攜手行，有美女十人，各執紗燈前導，至寨門，魚貫入，升堂就坐，虬髯者謂甘曰：「教師來意已悉，儻來物皆在旁屋。」因目劉曰：「請客自往查點。」即將去，劉視甘，甘曰：「既大王慷慨，弟往點視可也。」旁列者導劉入側室，點檢無誤，車夫等咸在，導劉者曰：「大王命客檢畢即行，不得停留。」甘教師尙有小舢攔也。劉聞惑甚，回至堂上，致謝後，即辭行。虬髯者曰：「客有事，不敢留，兄弟們可好送下山。」甘教師係聞名相慕之人，水酒一杯，藉伸敬意，料不見却，甘笑諾。因謂劉曰：「弟下山後，可待我於某逆旅，語我同行者，以我有事稽留，天明即至，勿久勞盼望也。」劉諾而行，時已三鼓矣。堂上列長筵，燒巨燭數十，虬髯者與甘對坐，衆頭目列

坐兩旁。美人歌而侑酒。約一時而筵散。撤席。虬髯者起而言曰。梁虹忝據此山。已十餘年。所取者皆貪官污吏不義之財。今劉某爲某相國押送贓銀回南。我故取之以儆其後。不意教師忽來。不得不原璧奉趙。以全教師金面。聞教師名久矣。今夕酒醉飯飽。盍一較技爲樂乎。甘疾應曰。諾。則騰身而起。作旋風舞。巨燭盡滅。滿堂漆黑。鏗鏘錚錚。惟聞鎗刀撞擊聲。甘坐處磚石皆粉裂。而寨門上守者飛報甘教師寄語謝大王。蓋甘已破屋頂而去矣。

江中劫畫

乾隆時。潼關古刹中有奇畫四軸。畫作佛像。南田手筆。寺僧視爲異寶。客欲一觀者。必先納貲。僧得貲。命小沙彌十餘輩。捧檀香爐。跪室前。誦佛號數次。室門呀然。闢。樑上所懸畫軸。輾轉轉下。至地。僅見其半。所畫佛像。作金剛努目形。目大如斗。面方四五尺。奇軀闊丈以外。瞻望逼真。栩栩欲活。尤令人凜凜者。則像之兩巨眼。若在轉動。真希世奇畫也。時乾隆巡江南。飭寺僧護送行在呈覽。帝一見大悅。將

載歸大內寺僧不許。帝賜重金。僧始聽命。帝載畫渡大江。與諸臣飲酒賞玩。忽暴風疾雨。波浪大作。舟顛播傾側。不能渡。帝焚香禱告。仍無靈效。歷半時許。始平靜。君臣得慶更生。重整杯盤。而巨畫遍覓不得矣。命人跡之潼關寺中。則赫然懸諸佛殿。衆僧正焚香供奉。對之膜拜也。大駭歸告。帝嘆曰。此畫有神仙憑依。朕不可強致也。先是帝命人取畫時。有隱俠某。料畫無還期。戒僧勿取去。僧不敢違帝命。某曰。奇材異寶。地方之精華。若盡爲有力者攫去。殊爲可惜。乃陰隨僧至南方。見帝果不還畫。乘大風雨中。划小舟。傍帝艦。執劍飛舞。風聲呼呼。波浪愈大。帝及諸臣。正驚恐無所措。而某已取畫去。還諸潼關寺。蓋某舞劍時。能使人不覩其形。故帝與諸臣。俱無所知。相詫以爲神仙。洵可異矣。

除蟒公祠

華亭朱涇鎮。有除蟒公祠焉。相傳公幼時。好拳勇。成人。走少林寺。數年技成。於是隱於松之峯泖間。躬耕自樂。修道養性。人莫知之。某年。天久旱。朱涇爲華亭巨鎮。

離鎮數十里。崇山峻嶺。榛莽荒穢。有蟒焉。出面蟠踞地上。附近人畜。爲所害者。不知凡幾。民嘗以槍擊之。槍方發。而身已葬於蟒腹。華亭縣懸賞曰。能陰蟒者。賞千金。或以公告。令往請。公許之。持鐵杖至。見蟒方仰首。噓氣。樹上鳥紛紛落。公乘機杖之。不中。退數十步。蟒前復杖之。蟒纏其身。衣盡碎。公扼其頸。頃之。公大呼上躍。蟒骨脊盡斷。死矣。事後。官詣公謝。而公已行。不知所終。逾二十年。他蟒復出。爲患如初。民望公之復出。而爲之除害也。甚殷。久之。不得。會湖州山客。客朱涇。人告以公前事。客曰。吾州山中。似有此人焉。當爲詢之。涇民乃結隊往。泣請者如堵。公曰。吾服氣鍊形數十年。行冀道成。從仙人遊。今汝輩再三請。無已。當爲一往。然不可以返矣。既至其地。公子身觸蟒。蟒疾繞公身。乃反搯其頷。歷一晝夜。相持不已。居民皆閉戶。但聞格鬪聲震地。不敢出視。及聲息俱杳。覘之。則公與蟒已俱死矣。民感其惠。因肖公像。立祠於鎮。以祀之。

余姓怪客

車夫鍋五。山東之黃縣人在都中拉車。從未至他省。偶遇士人。曰余姓福山人。與論價。云將之江南。鍋以不識路。未卽允。余曰。但遵大道行。我曾知之。鍋欲回店結賬。余曰。勿須爾。行則行耳。余上車。行甚速。鍋亦不知其然。出都門。至逆旅。鍋問何無行李。余曰。在前途。鍋索錢。予銀一錠。次日天明。已易地。鍋未知車何以駕。門何以出也。如此已數程。鍋識字。見驛站似河南境。以問。余曰。但前行。無多言。余車中一無事。日弄二鐵丸。如彈子大。有時寒鼻孔中。下垂若筆榦。長不及尺。又數日。鍋大惑。每住宿。酒食紛列。驟之草料亦豐足。從無人向索錢。以問。余曰。後再算。又數日。大水湯湯。岸上肆樓櫺比。帆檣如林。更不知爲何地矣。余謂曰。明日卽渡江。只以二騾行。寄車旅店中。回時仍以取用。舟中如遇警。無恐也。鍋唯唯。聽其所爲。果登舟。鍋暈甚。將抵彼岸。上游來一船。執刀者十餘人。呼余。若欲得而甘心者。余不理。從容驅騾行。一手携鍋走。驚悸中。但見四圍如電繞。白光數十道。上下圓轉。無少停。至日落。余問飢渴。鍋亦憊不可支。下騾坐石上。出蒸餅乾肉以食。不知何自

來謂之曰：賊子送盤纏來，無所用，悉以奉贈。因向騾上取一囊，有銀廿餘錠，令檢點收存，并告曰：途中如有事，毋懼，亦毋言，只堅守二騾，勿令逸去。少遲，各騎一騾，行昏黑中，更不知是何路徑，惟聞風聲樹聲，與騾蹄蹴踏聲。至晌午，抵一村，似在深山中，男女十數人，皆白衣冠，伏地哭迎，或相抱持，迺十餘里，止一門，中堂停一棺，白衣冠者，拒不令人入，余怒甚，出二鐵丸，揮且行。至堂上，拍棺大哭，手提一幼孩，白衣冠者與爭奪，余置孩案上，取胸膛一物出，擲棺前，血淋漓，拋尸屋上，舉室辟易，不敢前。鄰家皆閉門，無一人觀者。少定，驅白衣冠悉入內，余出門，指二樹，與鍋共拔之，去其枝幹，夾棺馱騾背，令急行至山下，擡棺路旁，屬少候，余復回，鍋遙望之，山中火起，樹木亦延燒，余返，扶棺行，途中問車騾價甚悉，至江邊，舟人相助上下船，登岸後，騾行稍緩，不數十里，至店中，主人若先知者，卸棺縛車中，按站行，余一路不言笑，亦未見其易錢，而資斧不乏，廿餘日，入山東界，鍋知去黃縣不遠，一日，過辛家店，萬山叢雜，行人稀少，歇大樹下，余謂曰：相處數十日，同行數千里，

可謂相好矣。今將到家，無勞伴送。但車騾不能還，價值短少，如命相償。鍋私付此人可交結之。因答曰：同鄉切近，車騾儘可用。前承厚費，實已過之。勿須較量。余笑曰：真大解事。相君之面，十年內無大財氣。今餘薄資，亦以見予。回家守田畝，三十歲再出謀事。後會正有期也。至僕此一舉，亦勿輕以語人。速去速去，不可回頭。又於腰間取銀一包付之，鍋叩頭謝。尙欲有言，而風沙蔽目，微聞車行轆轤聲。偶回顧，但見白光二道，閃爍射人，急飛步前行。及暮，抵家中，合計共銀二百餘兩，足敷車騾原價。此道光十餘年事。至咸豐初，鍋五又出門，方以告人。正不知余姓俠客也。劍仙也。惜未問其名字，當訪於崑崙之罍間。

去勢留命

鍾鹿某公，官總憲，有權勢。公子某，好蓄姬妾，幹僕四出覓佳麗。恆畫見而宵劫，人畏其勢，不敢訟。訟亦不直。於是人咸相戒，凡婦女勿倚闥。聞公子出，雖中年婦亦必掩屏避。嘗有外來卜者，賃居尼庵，携一女，年未笄，有佳色。一日，公子步趨若，見

女悅之。謂尼曰：卜者女，可使入府，當予以金。不然，毀汝庵，鞭汝死。尼唯唯。公子去，尼以告卜者。卜者曰：我女豈爲人婢妾哉？尼曰：汝女得侍公子，卽貴矣。卜者不答。尼又曰：汝身無羽翼，旣來此，雖欲不從，其能脫乎？卜者厲聲曰：伊父爲官，當知律法，敢強奪民間女子耶？尼曰：必不欲，無遺後悔。卽使人白公子，公子命健僕二十，驟來刦女。卜者出，閉羣僕鞭箠交下，風捲雲馳，霎時刦去。卜者蹶然從地起，頓足罵曰：莫謂而公無力也，必與我爲仇，定有以報。遂去。明年春，公子初度日，賓客雲集，筵宴方張，闈者進報，有髯丈夫，自稱河海客，探知公子誕辰，特來祝嘏。公子卽命人，客儀容甚偉，皂衣廣袖，青絹蒙首，大步至庭，後隨二童子，年皆十五六，各負一劍，最後一垂髻女，姿容絕麗，衣棗花緊袖碧羅衫，淺紅吳綾袴，微露紫絹履，細小如菱角，腰圍繡帶，下垂過膝，手提一筐，內盛絳桃已滿。客向上長揖曰：適從海外來，採得此桃，特爲公子上壽。時在二月初旬，桃尙未花，衆皆稱異，分食之，味甚甘美，真異種也。而公子見進桃女，豔又不禁神移心蕩，私念江湖女耳，餌以金，諒

無不諧。否則俟其去而要於途。亦儿上肉也。因問客曰。此女與汝何稱。曰。小女子也。問何名。曰。女子名何必上聞貴客。問年幾何。客亦不答。顧左右曰。來有時矣。何不賜飲饌。公子遂命設席於庭。客南向坐。二童子東西。女下坐。恣意飲噉。旁若無人。食畢。復請曰。醉飽矣。并乞一席地。宵宿於此。且卽行也。公子令設臥榻於中門內。頃之。賓朋盡散。公子入室。將寢矣。忽焉有聲如風。門環響處。扉已洞闢。二童瞥然若驚。燕入室。挾公子疾行。有二侍女欲隨。一童以指按其肩。曰。止。則皆呆立不動。公子至外廳。見燭光下。髯客高坐。目懾公子。言曰。余本越人。幼學劍於太華山。術旣成。卽遨遊海內。專理人間不平事。今聞汝父子惡稔已極。特來除之。公子震恐。伏地乞命。不敢仰視。一童前請曰。殺耶。抑剗諸。客曰。伊父貪虐。不久當伏法。渠雖淫。罪猶不至是。去其淫具可矣。應聲揮劍。袴破。血濺滿地。公子旣闕絕。遂不省。以後事。厥明。日已高。府內外猶寂。鄰里跡見其異。以聞於官。驗時。除救治公子外。而闔府男女百餘人。或立或坐。或跪或臥。皆瞠目不語。如木偶然。方駭異間。一吏

見廳案上有字。大書曰：公子不法，本當殺却。今姑從寬，去勢留命。另行書婢僕肢廢，飲木瓜酒可解。乃如所言治之，則皆愈。檢點府中，不少一人一物。惟卜者女，不知下落矣。公子臥病年餘，始能步履。未幾，總憲坐受賕免，田園皆籍沒。愧憤而死。公子至無立錫地，棲僧寺以終云。

江淮異人

壽州有俠，不知其名。相稱曰隱俠。俠行天下，多手刃達官與有權力之人。若無勢而非所名者，不屑也。未幾，漕督某爲所侵，乃下符州牧，致此俠。曰：不獲，卽以縱盜糾若官，牧大恐。或曰：是需滿翠亭者。翠亭者何？則能風影索賊者也。遂召翠亭。翠亭辭曰：凡盜卽無蹤，皆著翠亭手。此江淮異人也。安致力。牧怒，叱之曰：此漕帥下符所索盜，不獲，則彼糾我官。我死汝杖。翠亭曰：願死杖。牧乃立致翠亭妻子於獄。勉翠亭行。曰：急努力。苟違期者，妻子杖死矣。於是翠亭哭而行。行楚豫間三年，跡之終不得歸。至金陵，宿旅舍，抵暮，微被酒，因涕泣慷慨自語。忽聞樓板有聲，自樓

下。一人呼曰：翠亭良苦。其人目炯炯，腰一劍，翠亭大駭，曰：若爲誰？其人笑，自指曰：若索我三年，今來面，猶不識乎？翠亭虛得名矣。翠亭惶恐謝，忽不見。翠亭歎曰：俠則聊示我面，欲一試其技耳。安望其更來耶？頃之，俠更來，攜酒飲翠亭。旣醉，卽臥翠亭榻。翠亭愕，欲縛之，手軟終不敢，因亦睡。比曉視，則戶閉而榻空矣。翠亭又大驚。一日，俠復至，語翠亭曰：若歸，可至壽州三十里界亭待我。及翠亭至，俠先之矣。語翠亭曰：爾先歸，白爾州主，我劍俠，非盜也。豈州縣所能捕，而我之來，凡以爲翠亭也。當受械數日，俟出壽州界則行，倘不利於公也，則吾劍血濡縷，取其首去矣。翠亭曰：不敢。後出界，果械存而人不見。

跣行雪中

江寧進士江某，赴京師，至某邑，客中小飲，時密雪嚴寒，忽見戶外有葛衣人過，跣足行雪中，了無寒色。江異之，前叩其姓氏，不答。又問寒乎，亦不答。又問客飲酒乎，乃點首。遂引人旅舍，飲至無算，不醉。復進食，食至無算，亦不飽。而終席都無一語。

狀頗啞。江愈奇之。次日將行，請俱搖首勿許。遂別行三日，至一處，葛衣人忽至，謂江曰：「君見夫寬衣大笠，短棒荷燈籠，遙立道旁者乎？」江曰：「見之。」僧也，彼何爲？」曰：「今夜三鼓，飛刃取君首者，卽渠也。」江膽喪，伏地求救。客曰：「吾在固無畏，渠果來，膏吾斧矣。」乃戒江安寢，勿驚。至夜半，客提僧頭擲地上，曰：「莽斃無禮，吾已殺之。」亦君携金太多，爲其所覷耳。江初諱之。客曰：「君囊中白金若干，黃金若干，封識何狀，皮置何所，何欺我也。」江大驚失色，曰：「唯唯。」客曰：「挾此何爲？」江曰：「欲往投某當道門下。」以此爲贖耳。客艷然怒曰：「咄！汝固蠅營若此哉！吾目昧，誤識爾，悔不教和尙殺君也。」言罷，提僧頭越屋而去。時星光黯淡，頃刻無蹤。江慚懼，遂不入京而返。

野店俠客

貴公子某，載多金入長安，有盜十餘，偵而隨之。公子亦疑其爲盜，悉戒備。會暴雨，遂不能按程。棲野店中，公子大懼。先是店有一人，居西屋中，倚門望雨。公子見其昂藏修偉，異之，問曰：「途中未遭淋耶？」客曰：「幸而免。」遂邀與共飲。公子有憂色，客問

故以盜伺告。客毅然曰：「今夜但請高枕，吾將候之而甘心焉。」公子起謝，就安置。並令從人皆寢。客亦閉戶獨坐。祇窗外視。月照庭園，忽聞東壁垣間，如鳥隼飛落。則有一人踰垣入院。客於窗罅以氣吹之。其人首落地。踰時，又一人至。又吹之。凡十餘吹，而尸已枕籍庭堦。又一人入，四顧。客但以氣微噓其頂，似切瓜一片。其人抱頭跳出，自是寂然。及曙，公子起，啟戶見尸，大驚。客乃告以殲之之故。且言有一後至者，但削頂而逸。或未至死，繼出一金盒，以指匙取藥，彈於尸，皆化爲水。公子乃知其爲俠，厚贈之，不受。問姓名，亦不答，送之出。客跨衛拱手遂去。

生啖人首

任愿字謹叔，京師宦家子也。少學書藝，粗有祖業，無他圖，但閉戶而已。熙寧二年，正月上元晝游街，時車騎駢溢，士女和會，愿醉仆，觸良人家從姬，毆擊交至。毆既久，觀者環繞，有青巾者不平，俄毆其人仆地，乃引愿而去。愿曰：「與君舊無分，蒙高義見救，青巾者不顧而去，異日愿又遇青巾者在途中，召之飲，乃同人市邸，既坐。」

熟視日聳神峻。毅然可畏。飲甚久。愿謝曰。前日見辱於備人。非豪義之士。則孰肯援哉。青巾者曰。此乃小故。胡足多謝。後日復期於此。無前卻也。乃各歸。愿及期而往。青巾者亦先至矣。共入酒肆。酒十餘舉。青巾者曰。吾乃刺客也。有至寃。卿之數年。今始少伸。乃於騰間取馬革囊。中出死人首。以刀截爲半。以半授愿。愿驚恐莫知所措。青巾者食其肉。無子遺。讓愿。愿辭不食。青巾者笑。探手取愿盤中者。又食之。取腦骨。以短刀削之。如劈朽木。棄之於地。復言。吾有術授子。能學之乎。愿曰。何術也。曰。吾能點鐵爲金。愿曰。旗亭門有先子別業。日得一緡。數口之家。寒絺暑葛。日食膏鮮。自謂踰分。常恐召禍。安敢學此。幸愛之。青巾者歎服曰。如子真知命者也。子當有壽。乃出藥一粒。云服之。百鬼不近。愿以酒服之。夜深乃散。後不復見焉。

削髮爲僧

燕客少好學。自經史天文。以至劍擊拳技之術。靡不精。尤嗜象緯之學。長而彌篤。能於渾蓋二家。會其微渺。性耽酒。每飲輒大醉。天啟中。魏璫擅政。國紀廢棄。客憤

悶益自放於麴蘖。衆皆以狂士目之。乙丑春，或告客北地饒美酒，且多慷慨悲歌之士。蓋往遊。客卽徒步往，徜徉於易涿間。忽仰首見天象有異，放聲大哭，披髮狂奔。告其友曰：頃者吾見月入太微垣，犯左執法大臣中，當有非辜被禍者，可奈何。友曰：無傷。今天下操重輕權者，璫也。罹禍者，其在璫乎。客曰：否否。璫小臣耳，不入紫微垣，不列於二十八次第。楊左司衡者，必其人矣。踰月而六君子被逮，客聞之，哭愈哀。旅居詔獄左右，易裝束，溷輿夫馬園中。久之，潛入鎖撫，與六君子相見，得其入獄顛末。六君子亦知客爲有心人，遺言遺札，多默付之。客消息其間，罔或敢怠。值比較日，六君子從獄中出，各兩獄卒挾扶左右手，僵僕而東。一步一忍痛，聲極悽楚。客大慟，哭聲欲出，懼察破，急斂止。未幾，楊左魏三公俱死獄卒。葉文伸手，客撰文祭之。又數日，袁周顧三君子相繼故。客竭力搜索諸公遺稿，並獄中血書數十通，繕寫一通，請藏於篋。卽所聞見，撰爲天人合徵錄一卷，述六君子之寃，一字一淚。殺青後，以示諸友。一日，客被酒，慷慨論諸君子之寃，乃爲邏者所察，蹤跡

垂及復作賈人裝。疾馳而南。削髮爲僧。後不知其所終。按燕客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常居燕。自稱燕客。故人亦以燕客稱之耳。

袖出鉛丸

江南方別駕。鳴夏雅愛手談。康熙初。應楚藩伍公格幕。偶訪友城外。值友與客奕。客布局甚高。詢其氏。曰王姓。與之談。頗風雅。遂成傾蓋交。延至署。行裝華好。而恂恂若書生。似無他能者。人未之奇也。一日署外火。王隨衆往觀。火延援例某監司家。焰勢迅猛。其兩子樓居不得出。監司號於衆曰。有能拯我子者。酬千金。王聞之。聳身躍入。捷如鷹隼。須臾負二子下。監司喜極。謝曰。感君大惠。已活我子。箱篋中尙有部照一紙。係某他日服官券。不識猶肯爲力否。王復騰蹕直上。挾數箱。冒烈焰飛出。方其初登。人第見白馬往來。烟焰中比出。樓已灰燼。而王神色自若也。衆始知非常人。競求其術。王曰。城東數里外。洪山之麓。有寶通寺。深宏幽靜。盍具饌餉我。藉陳薄技。伍公乃擇吉張帷於廟。賓朋畢集。酬酢移時。王袖中出鉛丸二。謂

衆曰：諸君欲觀此耶？卽拋擲空際，旋有白光兩道，各長丈餘，上下盤旋，矯若遊龍，而寒氣侵人，不可逼視。忽聞崩塌聲，牆宇震動，殿東南有銀杏一株，大數圍，嶄然中斷矣。衆相顧驚愕，白光倏歿，王頓失所在。遺素紙一幅，署曰：與方公交半載，囊中物留以誌別，計其物可值數千緡。

焚符乞救

烏程卞某，粗涉詩書，而性喜拳勇，善擊劍，依其戚某中丞於湖南，嘗爲中丞送萬金返浙，阻風鄱湖，同泊有巨舟，類貴人，儀從甚夥。一少年坐小舟，着白袷衣，貌甚清羸，隔舟攀談，吐屬溫雅，彼此通姓名鄉籍，知客袁氏，邀卞過小舟飲，謂卞曰：君以子身，俠重資，行遠道，不虞江湖暴客耶？卞腰間出利刃，斫案曰：賴此君耳。袁接視，殊不介意，袖出一小劍，削刃脆如瓜壺，卞不覺失色。袁曰：勿臆，我非來害君者。巨艦乃綠林之雄耳，涎子非一日，君榜人亦其同類，風順揚帆，卽下手矣。卞長跪求救，袁取筆，以寸紙作數畫付之，曰：事急焚此，當相救。卞感謝，持之回舟。舟子卽

解纜去。入夜榜人大呼寇至。上流一艘。撞箭激而來。槍礮不絕聲。卞急焚符。一物如飛鳥落。則袁也。黑衣紅束額。持匕首立。榜人舞刀入。揮劍殲之。盜繼登。紛紛墮水死。遂駭逸。事既解。袁謂卞曰。前途伏戎正多。當護汝行。遂留舟中。入江南境始別之。

經略羽翼

清世宗既卽位。恐諸豪俠爲亂。悉召昔所與遊者。聚而殲之。獨一大俠某。與其妾得遁。世宗患之。偵知其踪跡所在。授密旨於豫撫田文鏡。使捕之。旨後附一圖。圖中有宅一區。位深山中。有一綠衣美人立門前。文鏡覽罷。茫然莫解。不知何所措手。以示幕友某君。某君沈吟良久。躬自任之。文鏡喜。遂趣之行。某既出門。茫茫途徑。不知所之。因念盜跡必在境內。逢山求之。閱日。抵一山。崗巒起伏。巖壑幽邃。轉至一處。怪石巉巖。荆榛四繞。欲窮其徑。迷不可得。繼而黑雲密布。天陰欲雨。獨立崖巔。倉皇無措。復折而回。聞狼號虎嘯之聲。震動山谷。心驚胆裂。不得已。狂奔數

步至一大石上少憩。腹飢力疲，勞頓已甚。展轉之間，不覺沈沈睡去。忽有人拍其肩曰：「何處過客，來此酣睡，獨不畏虎狼耶？」某君豁然醒，摩挲睡眼，募舉首，見一美人立於前，與圖中所繪形容逼肖，且驚且喜。良久，乃言曰：「願夫人勿怪，余以避罪至是，腹飢無所得食，疲而憩此耳。」美人曰：「若是客，亦大可憐。盍從我來，謀所以果腹。」某唯唯從之去。行里許，忽露一廣場，樹林茅舍，儼然畫圖中物也。益信爲不謬。美人導入室，未幾進盤餐，某飽啖之，感謝數四，起身欲行。美人挽留之曰：「爾來此勞倦已甚，盍少休息以舒體乎？」某將欲有言，忽聞鸞鈴之聲，自遠而近。美人驚曰：「殆矣，大玉至矣。」爾其速避。某股栗曰：「吾不能出此門。」將焉避？美人卽引某至一室，啟複壁曰：「請入此。」某人屏息不敢聲。未幾聞其人已入，厲聲叱美人曰：「爾胡藏人於複壁？」美人曰：「無之。」其人嗤曰：「爾尙欺余哉？」啟複壁，掖某出。某俛首不敢仰視，齒震震有聲。知其人卽爲大俠。大俠謂某曰：「爾苦矣，歲得俸幾何，而爲虎作倮，入此艱險，其益驚，故作鎮定狀。」曰：「余以獲罪，避出中，誓資憩息，願壯士勿罪。」大俠笑。

曰。爾至此。尙飾言耶。實告爾。吾大明經略。熊公廷弼之羽翼。熊公痛祖國淪亡。起義域外。我等從之。不幸熊公被逮。師未捷而身死。我等奉熊公子爲魁。深入山中。靜以待時。迨熊公子死。衆以余年長。推爲首領。不意覺羅氏詭計多端。偵察余等蹤跡。三年前。老四僞爲平民。與余等周旋。余等誤納之。以故吾黨之例則。彼無一不知。余以其舉動有異而疑之。使人偵其所至。使者還報。乃知其果爲皇子。遂率衆遁此。故老四卽位。大索吾黨之士。余獨脫然無累也。雖然。爾能至此。是必老四知吾所在。而遣爾者。爾試思之。尙能出此門限否耶。某大恐。謂大俠曰。僕報主人恩。死亦何憾。惟家有老母幼子。仰僕以食。僕死。二人惟槁餓死耳。壯士豈忍出此。大俠曰。然則姑釋汝去。勿洩吾秘。不爾。當以飛劍取君首。某叩頭曰。壯士憐我。使我生還。幸已甚矣。復何所求。惟某之來。奉田撫之命。田撫之遣我。奉主上旨也。田撫不得壯士。必受戮。某不以壯士致田撫。微獨無以報田撫。且陷田撫於死。某實不忍出此。壯士其謂之何。大俠仰天歎息曰。冤哉冤哉。天之不佑朱明也。雖然。吾

必能成爾之志。因回顧美人曰：爾與老四既曾締緣，合之離之，胥由爾。吾去矣。言畢，條忽出門。杳焉不見。美人潛然流涕，謂某曰：事已至此，去矣何辭。遂以一馬授某。其一自騎之，疾行如矢。不一日，已至省中。某下馬，羈美人於外。人報田撫。田撫大喜，知大俠之必至也。招集軍士，握刀以待。部署甫畢，忽見大廳梁上，赫然懸一頭顱，綴髮於刃，橫貫梁脊。衆人均相顧失色。某諦視之，其人非他，卽與某同行之美人也。頭顱之旁，夾有一紙。田撫命人取而視之，其言曰：不貞之婦，洩吾秘密，咎由自取，殺之以懲吾黨。田撫大恐，益知大俠爲非常人。未幾，忽見一騎，得得從中門入。羣言曰：大俠至矣。大俠至矣。田撫不敢慢，衣冠以肅之。大俠下馬，把田撫臂曰：若知我之所以來乎。田撫鞠躬不能答。大俠曰：以爾等技，烏能捕我。我以汝爲漢人也，不忍自生而死汝。故願以我之死而生汝。雖然，國且亡矣。汝不念祖宗辱而仕彼，殊足貽先人羞。脫汝稍存廉恥者，我死後宜告退。田撫唯唯，不敢與抗。惟卑言曰：壯士至矣。敢問以何日詣京門乎。大俠曰：噫，汝過矣。吾何能往。見老四，使

吾見老四，則老四之命懸吾手，彼不利，爾亦不利也。雖然，吾雖不以身見老四，吾將以吾頭見之。言甫畢，卽以右手出所佩劍，左手自握其髮，劍起頭落，自擲於田。撫之前，口中猶言曰：請携入京。

陳氏贅婿

永寧州有陳某者，家巨富，嘗飲於州署，席間有偉丈夫突然至，少年也，衣服鮮美，陳異其人，訊州牧，牧曰：此李某，至州已三載，惟以交納官吏爲事，實未詳其世族。陳有少女欲婿李，乞州牧爲媒，李允之，惟約曰：月有數夕出會客，莫相阻。陳允之，旣贅，夕出，終夜不返，所往來者，皆峨冠奇服，狀貌儼醜之輩。陳悔之，吳中有葉氏子，少無賴，好劍術，有老嫗能以劍爲雙丸，納口中，又能使人以白刃擊其肩背，無血跡，曰：此麻姑避劍法也。葉受其術，出遊於外，時乾隆丁亥，王師征緬甸，轉餉至沅州，一夕，忽失銀數百鞘，守吏大驚，責胥吏捕緝，終日答撻，有老胥曰：銀有數百鞘，非一人所能持，其夥若多，聲應諠譁，何以守者無所聞，必有異，因號泣道旁，葉

適至沅。異而問之。老胥告以故。葉憐其老。曰。吾爲代覓之。因物色於滇黔。終不得。一日。之永寧。遇李於途。詔曰。此小李將軍也。奚至此。路人曰。此陳氏贅壻也。葉遂至陳宅。告楚中失帑事。陳亦訝曰。數日前。堵頗暴起。未審所自。豈卽盜官項耶。葉曰。夜令汝女細詢之。陳告其女。晚李至。入戶。見妻悽然。詰之。女戰慄。長跽以謝。李疑有他故。拔壁上劍。將斬之。葉自窗躍入。曰。不可害良家女。洩其機者。某也。李喑然棄劍。曰。吾兄奚至此。吾事敗矣。不可久居。葉忿然責之曰。吾儕以義爲重。豈可盜官家物。遺禍於人。李曰。諾。兄速回楚。官帑保無失。吾亦棄而他徙矣。葉辭陳歸。李亦以其日棄家去。不知所之。是夜。沅庫得所失鞬。則封印如故也。葉旣歸。吳物色者愈衆。葉曰。布衣而享妖異之名。其禍足以殺身。因辭父母之點。蒼山學道。卒未歸。

剪除醜類

同治時。川人某。宦京師。有政聲。耄年解職歸。時值粵寇亂後。遍地伏莽。殺人越貨。

數見不鮮。北道爲尤甚。行旅咸懷戒心。某輿馬行裝甚豐。所經皆山僻。以有僕從數人。自念當無他慮。一日行山嶺中。忽鈴聲琅然。一客自後飛騎至。狀至修偉。虬髯如戟。睨視車中久之。某驚駭。顧謂僕曰。彼豈綠林豪客耶。不然。何目灼灼視吾車。僕故作暇豫態。曰。彼手無寸鐵。必爲行路商賈耳。某意終不釋。日未落。卽投逆旅。坐甫定。遙聞歌聲清越。出隣室潛窺之。則途中所遇客也。袒胸危坐。飲酒高歌。某愈疑。晚餐畢。卽扃戶寢。輾轉不成寐。黎明起。就道先衆而發。蓋冀客之追蹤莫及也。及日暮。投旅邸。而客已先在。笑曰。公至何暮耶。僕俟駕久矣。某益駭。唯唯而已。翌日朝暾已上。將首途。客請同行。某念事已至此。姑安之。於是車馬並發。客按轡徐行。正揮鞭縱談間。忽淒風四起。林木瑟瑟有聲。某慄甚。毛髮森豎。迴首四顧。一箭飛至。客接以手。曰。此響箭也。少安。吾爲公除之。言未已。劇盜四五。乘怒馬至。客探囊。出一丸擲之。發箭者。應聲落馬下。連擲數丸。無不中。近前視之。盜屍縱橫。均貫腦死矣。括其囊。得數百兩。寶石珍珠無數。皆所掠商民物也。客曰。僕老於江

湖窺盜跡無不辨。今窺盜垂涎公裝尾公後者數日矣。僕以公寬和雍容。無時俗官習。故從公以相衛耳。今果得剪除醜類。大快事也。并以盜賊歸之。曰。此物取之不祥。宜存之。地方有司。招失物者具領。某感謝不已。歎曰。君真奇男子也。吾失敬矣。贈以金。不受。問其姓名。亦不答。行數里。揚鞭逕去。

紅鬚紫髯

袁世凱爲帝時。一夕。皇子宴客。所爲十三太保六君子輩。一時畢集。忽侍者又報客至。皇子以客已齊集。來客非預宴者。卽命擋駕。而客已入室。岸然進見。曰。草野之民。聞諸公今夕議國事。特不遠千里來此。敢乞一席。容有所置喙。皇子驚駭失措。視客一紅鬚而一紫髯。體格魁梧。如古圖畫中人。虛與委蛇。添設二座。邀入席。皇子及諸客等。至此皆噤若寒蟬。不敢復議。而二客意興甚豪。議論颯發。若甚贊袁氏爲帝者。皇子心始釋然。未幾。二客離席起。言於皇子曰。太子不久繼承大統。某等願獻薄技。以爲太子娛耳目。皇子遜謝。問何技。笑曰。公孫大娘之舞也。皇子

曰：此時無寶劍供壯士揮手，奈何？二客曰：卽太子所佩刀，亦可一試。皇子果解佩刀與之，紅鬚客受刀，略按之，折爲兩段，曰：爛鐵耳。太子佩之何爲？舉而擲諸牆隅。皇子及客，心膽爲裂。紫髯客曰：太子旣無好劍，則某固有龍鬚劍在。言已，拔腮邊紫髯二根，擲空際，吹之，成紫色光二道，閃爍如電，不可逼視。突有一紫光，飛上皇子首，劃然一聲如裂帛，光遽斂。二客不知何往矣。命大索，不可得。諸人如慶更生，視皇子冠，劃然中分，剖爲二，所賴以不下墮者，裏層之錦未割斷耳。諸人驚稍定，謝別皇子，皇子亦歸，得其父病危消息，思二客言，不久繼承大統，或將實驗，孰知二客以是譏笑之乎？又一說，謂袁當諭令籌備登位大典時，有紅鬚紫髯二丈夫，夜入袁室，侃侃談世界大勢，歷舉十七條，勸袁勿萌妄念，貽害蒼生。夜半始去，袁唯唯不敢與辯，卒爲帝慾所迷，不顧利害，遺民國無窮之禍。事載上海某日報中，二說未知確否，姑妄誌之。

▲僧道武俠類

削額僧

某君官瀋陽時。遇一僧。狀貌奇偉。談吐有英氣。不類緇流。而自額以上。肌削皮落。嗒焉若喪其骨。怪而問之。僧亦不諱。蓋當國初。海內甫定。宵小之聚於萑苻者。尙多。僧固其間之巨魁也。聚黨十數。某執牛耳。某次之。僧又次之。下此者。咸聽指揮。伏於遼東道上。行劫者屢矣。一日有販珠者。結伴十數。來自海上。所携皆值千緡。暮投旅舍。屋數楹。寥落無他物。惟一敝困置屋隅。則故盛米者也。客視之。俱不介意。衆中一人。貌聳而神清。負一劍。斯須不釋。俯而窺此困。微哂曰。噫。鼠子之死期至矣。衆未及詢。以爲李斯之偶有所見耳。將寢。此客忽言曰。今夕當有眚。儻者。諸君不可以不備。衆愕然。始詰其故。客乃剪燭啟扉。移去其困。屋隅有巨穴。窺之深黑。其中洞然。並欹其困而驗之。儼一無當之卮。實則盜所從入之徑也。衆皆震驚。謀欲徙居。客曰。徙果能免乎。慎勿恐。有某在此。必不使君輩喪其寶。因命衆枕背而臥。卽震響亦勿張皇。已乃撥矮几。坐穴側。帷燈伏劍。屏息而伺之。衆股慄不能

眠假寐以待。覩其劍光芒射一室，凜然不可逼視。誠利器也。乃傳舍主人果與僧等劇盜爲表裏奸。見客卽馳往報。羣寇畢集。將俟其寢而襲取之。客舍之後地勢卑下。有隧道可入。其首賊毅然先登。甫至穴口。有聲如裂帛。其人早墜於隧外。撫之腥血污掌。已失其元。舉大駭。盜中舊規。長者亡。次者必繼。某居其次。復逡巡而登。未幾。又墮。則頭顱亦棄於室內。盜者大譁。繼之以入者。非僧誰屬。僧於此時。神氣沮喪。欲不入而不能。欲入則恐仍蹈前轍。心惴惴無已。始奮然入隧。趨起良久。彷彿有光。旣達穴口。不敢躁進。旋覺寒氣侵肌。毛髮俱豎。戰戰然欲返。又慮爲人嗤笑。姑以首嘗試。甫露其頂。恍若有物如冷雪。遽沃其腦。已冥然無所知。而身墜矣。羣盜燭之。顛門以前。天庭以後。削去者三寸。尙餘微喘。從賊遂昇二屍及僧去。僧至翌午始甦。敷以藥。半載乃痊。因愴然曰。草木餘生。不可再作孽矣。亟散其衆。出家於某寺中。後數年。復遇傳舍主人。詰以客之所爲。始得其梗概。且言某某之首。次日客行。亦不知其所在。室中亦並無血漬。唯目予而笑曰。夕來多感。玉成異。

時常有以報言訖徑去。予亦懸懸者數月。今幸無恙。再不敢與此輩爲緣矣。僧聞主人言亦爲之嘆息。嗟乎。客其劍仙之流。隱迹於負販者乎。

俠和尚

俠和尚本姓毛。嘉定東門人。父固拳技師。以其生有膂力。遂盡傳之。父母歿。以不營生業。家產蕩然。生平喜雪。人間不平事。會邑之豪富某。因迫租致命。屍親以狀白官。某以賄免。閩里咸痛心疾首。莫敢發其覆。某日。毛與友人飲於肆。聞人述及此事。遽怒髮衝冠曰。我願了此。適某之僕亦來飲。聞言乃曰。吾主人上交官府。下結鄉紳。卽地方人士欲與爲難。亦恐無此力量。若一窮人。敢妄詆吾主人耶。毛瞋目大罵曰。若主人死期且至。苟不自悔過。旬日常取其頭。汝歸語主人。勿謂言之不預也。僕以告主人。乃笑曰。此毛某之狂言耳。信之奚爲哉。未幾。某富豪被殺於野。其子擬以僕之所言。控毛於官。而毛竟不待控告。已自首矣。入獄一年。地方人士嘉其義。乃環保以出。於是削髮爲僧。居太倉劉厲王廟。以其不措錢財。急人之

急。咸呼以俠和尚。某年進香黃山。已抵潛山縣境。途次遇盜衆十餘。擁一顯官而走。官惶急不知所措。毛卽取手中鐵杖。追入其巢。奪以歸。盜魁曰。汝再敢來此耶。毛曰。有何不敢。及護送顯官還署後。卽直入盜巢。魁設筵款之。毛據案大嚼。無少顧忌。魁曰。若誠好男子也。毛曰。若非好男子。敢兩次入盜穴乎。相與大笑。魁見狀。知不敵。乃送之出。及歸。太倉錢姓紳。因事遭吏議。禍且不測。眷屬聚哭。親戚避匿。惟毛常人獄探視。邑令張性固貪酷。欲鍛鍊成獄。毛則僞爲其僕。自投堂下。應質及差役。以三木加紳。則毛伸足自入。殘傷肢體不悔也。未幾。張以事去官。繼任爲馬令。廉得錢紳寃。兩人乃得釋。錢紳出。謂其家人曰。生吾者父母。救我者俠和尚也。吾今將家產之半。爲和尚壽。家人皆諾。而毛則笑却之。固請。仍不受。且曰。我一僧耳。偕大家產。有何用處。急人困。脫人難。吾之本性然也。以是得名公卿間。達官顯宦。常與過從。及卒。崑山錢大昕卽以俠和尚三字題其墓。今尙在焉。

鐵擔圈馬

江寧嚴星標常熟徐芝仙皆以耆士在年羹堯幕府。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叛。雍正帝命年爲撫遠大將軍。岳鍾琪爲奮威將軍。率兵討之。功成年亦驕抗。二叟恐爲所累。以年衰辭歸。年厚贈金幣送還。宿蒲州。有兩騎客來。狀虓猛。所肩行李擔鐵也。天明行。晚復來宿。心悸之。卒無如何。又客館逢二僧。皆猥黠少年。二叟目之一僧。吳語曰。誰無眷屬。何看爲。始知其一爲尼。急亂以他語。出不敢按站行。十餘里卽宿。僧來排闥踞上坐。揚其目而視之曰。我疑若書生也。乃亦盜耶。橐內赤金二千。從何來。二叟駭曰。天下財必爲盜而後得耶。朋友贈何妨。僧曰。若然。二君必年大將軍客也。曰然。曰。幾殺好人。起挾女尼。走東廂酌酒飲。倚而歌。聽之。秦聲也。抵暮。兩騎客亦來。解鞍宿西舍。庭月大明。二叟閉門臥。僧獨步簷外。嘖嘖曰。好馬好馬。亡何兩騎客去。僧闐然叩門。嚴窸。挺身出曰。事至此。尙何言。行李頭顱。都可將去。但有所請於和尙。指芝仙曰。此吾老友。七十無兒。殺之耶。釋之耶。僧言曰。我不殺汝。先去之兩騎客。乃殺汝者也。詰其故曰。凡綠林豪。測客囊。皆視馬蹄。

塵金銀銅分量。望塵了然。南盜雖耳。雖相伺而眼昧。誤赤金爲錢。鏃故不直一下手。然非我在此。二君殆矣。問僧何來。曰。余亦從年大將軍處來也。公等知將軍平青海。是誰助之立功耶。余故吳人。少無賴。好勇。被仇誣作太湖盜。不得已逃塞外。隨蒙古健兒盜馬久。性遂愛馬。亡何。見岳公鍾琪所乘。彪彪然名馬也。夜跳匿厩中。將牽其韁。未三鼓。公起。自飼馬。四家童秉燈至。余不能隱。被擒。公上下視。問行刺者乎。盜馬者乎。曰。盜馬。問自日闌入者乎。夜踰牆者乎。曰。踰牆。公微曠。若有所思。秣馬訖。命隨入室。案上酒殺橫列。公飲巨觥。而以一盞見賜。隨解衣臥。大醉。遲明。公起。盥沐畢。喚盜馬人。同往大將軍府。公先入。良久。聞軍門傳呼曰。岳將軍從者某。賞守備銜。效力轅下。岳旋出。上馬顧曰。壯士努力。將相寧有種耶。亡何。余醉。與材官角鬪。將軍怒。賜杖。甫解袴。岳公至。曰。我將征西藏。爲汝乞免。汝從我行。時雍正二年二月八日也。公命副都統達鼐。西寧總兵黃喜林各領兵。先自領五百人爲一隊。約某日。會於青海界之日月山。至期天暮。公立營門。諭二將曰。此行非

征西藏也。青海酋羅卜藏久稽天誅。昨其母與其弟紅台吉二酋密函乞降。機不可失。手珠寶一囊。金二餅。顧余曰。先遣汝召賊母來。賊所駐穹廬外。於網城結金鈴於上。動輒人知。非善踰者不能入。賊營帳四。上有三紅燈者。其母也。珠寶與金將以爲犒。此大事。汝好爲之。解腰下佩刀授余。余受命叩頭出。公起身入。天大霧。余乘霧行三十餘里。至賊網城。果如公言。余騰身而入。果帳燭熒然。母上座。二酋侍側。母六十許。面方。髮微白。披紅錦織金袍。叱余何人。余曰。年大將軍以阿娘解事識順逆。故遣奴來問好。囊寶具奉贈。金二餅。餽兩台吉。二人聞之喜。叩頭謝。余知功將成。詐曰。將軍在三十里外待阿娘。阿娘速往。三人相顧猶豫。予解佩刀插其座氈。厲聲曰。去則去。不去。我復將軍。其母曰。好蠻子行矣。上馬與二酋隨十餘騎行。不十里。岳公迎來。將其母與二酋交達。黃二將分領之。須臾。前山火光起。夾道砲發。斬母與二酋。回入軍營。次日。諜者來報。羅卜藏丹津已逃。準噶爾部落。岳公命竿三頭徇。三十三家台吉皆震悚乞降。二十二日。至年大將軍營。往返纔十

五日三月朔凱旋。岳公首舉余功。大將軍賞游擊銜。余詣軍門謝。岳曰。某杖此僅半月耳。大丈夫何顏復來。願辭公歸。別圖所報。公笑曰。咄。吾知汝終爲白首賊也。厚賜而別。歸次涇州。宿回山王母宮。昵妓女金環。年餘。資用蕩盡。不能歸。憶幼時習少林寺手搏法。彼處可棲。遂與金環同削髮。赴中州。苦無馬。逢兩盜。騎善馬。故奪之。二叟不信。曰。彼不受奪。奈何。僧笑。拉二叟出視。旣則夜間。已將所肩鐵擔。屈而圓之。束二馬首於內。不可開。二盜氣奪。故遁去。言畢。挾女尼。舒其擔。牽馬門外。拱手作別。曰。二君有戒心。勿北行。可南去。凡李衛田文鏡。兩總督所轄地方。毋憂也。後三十餘年。二叟亡。嚴之孫用晦。過河南登封縣。遇少林僧論拳法。曰。雍正中。異僧來。傳技尤精。然無姓名。好養馬。因稱馬和尙。後總督田文鏡禁嚴。僧轉授永泰寺環師。今環師亦亡。其徒惠來者。能傳其術。用晦心知馬和尙卽此僧。環師者。金環妓也。欲訪惠來。以二寺相距十餘里。天大雪。不果往。

空中電光

天台黃某工技擊善彈爲浙撫帳下材官一日撫命解餉銀赴京中途被雨止旅店見店主與一行脚僧爭論近審之知僧乏旅貲主人下逐客令也黃解囊代償且招之共飯僧大嚼不謝未幾雨霽已薄暮黃更欲前進僧尼之曰勿夜行此中多盜黃曰某有彈丸在毛賊不足患也僧微笑云願客前途保重黃遂策馬進發行數十里已昏黑星光下見一人起草間執短鞭尾之呼叱不應黃知其盜也急取弓彈之方意必中丸爲鞭所擊而落再彈中其鞭鞭折復手銅丸十餘連發彈中之仍不退丸盡黃懼驟馬前行未數里見空中電光相逐漸逼其身黃大驚下馬伏地迨電光漸滅將跨馬復行視銀不翼而飛矣方駭怪聞途中忽來一僧語黃曰君單騎夜行何不畏暴客也遙指有林木處曰爾若去此不遠君若枉願亦可稍息征塵來朝走馬未晚也黃以餉銀已失或可因之緝盜蹤許之卽牽馬與僧同行行里許至一莊數十人列炬出迎僧延黃坐廳事入報主僧少頃主僧出錦袍玉帶皂衣人羅列左右笑揖黃曰客識老僧乎黃視之乃前店中僧也主僧

執黃手曰。老僧盜也。昨蒙盛意。知君豪士。第君以彈丸自矜。故聊以相試耳。因手出數丸與黃曰。此君所加遣也。君藝若此。非老僧亦莫敵。劍術未。是君之短。君銀悉在。幸不疑。今且燕樂。明日送君行也。乃命布筵。酒酣。各道生平。主賓意懽。讌罷。主僧笑曰。余有小技。今日興不淺。當爲君一奏。遂入。良久。短衣窄袖。擁數劍出。起舞庭中。寒光逼人。黃大驚。食頃。擲劍植地。如列戟狀。主僧已直立席前。笑顧黃曰。君解此乎。黃拱手曰。上人絕技。弟子萬不及也。主僧大笑。是夕。主僧與黃坐語。達旦。所論多擊劍及彈弓事。天將曉。主僧以銀還黃。送之路口。贈以雙劍而別。

古寺老僧

孟宗者。蜀人。家頗豪富。慷慨樂輸助。人咸頌之。一日。束裝將往齊楚訪親。率二三家僮。携弓矢爲備。策馬前進。行深山中。日暮無借宿處。四顧並無村舍。荒涼之狀。殆有不可言喻者。幸是夕月色明朗。途徑了了可辨。宗欲前行。而僮僕輩咸有懼色。不敢稍動。宗不得已。席地而坐。令僮僕等皆張弓挾矢。以備不虞。時已二鼓。忽

隱隱聞人言語聲。馬蹄聲錯雜而至。宗大驚起立。向前細探之。乃一老僧。偕一童。騎驢得得而來。見宗忙下驢問曰。君何深夜獨在山中。得無受驚否。宗具告之。且乞投宿。僧允之。遂與宗等偕行。未幾至一寺。額字已模糊不辨。僧叩門肅客入。設具以進。宗詢以適間自何處來。僧曰。自前村酒肆歸耳。宗曰。此間得無有暴客否。老僧曰。衆甚。然客宿老衲寺中。無害也。宗問其故。曰。山中盜魁。恆來騷擾。附近居民。彼其害者不可勝數。老僧曰。不忍觀。偶發慈悲。略施小技。將盜殺戮殆盡。故自後盜恆遠避他所。不敢復來。雖有一二小盜。不足爲患也。宗以其大言欺人。微笑不答。僧知其意。乃呼童攜佩劍來。曰。門前老槐。枝葉繁茂。遮蔽日光。可厭。盍去之。童應聲拔劍向樹一揮。陡聞霹靂一聲。而合抱之老槐。已蓬然墮地矣。宗大驚。視其劍刃薄如紙。始信其言。次日。宗酌以金。僧怫然曰。若何爲者。君得無以暴客目我耶。擲還之。宗大慚。遂率衆以去。後宗歸。復詣其處。則寺在而僧已不知所往矣。

海昌徐汝漣者，多膂力，工技擊，以武俠自豪。一日偕同人訪草菴，和尙於太湖之濱，觀其狀貌雄偉，知爲非常人，與之論技藝，輒心動，不自知汗之下也。因詢曰：以子材藝，當努力王事，何混跡浮屠爲？豈有託而逃耶？和尙嘆曰：余至此，命也。曩者曾侍衛內廷，奉命隨將軍某征苗，一日大隊並進，突遇賊渠，余挺刃前鬪，未百合，賊窘，棄騎走，余窮力追之，灌木雜糅，兵器不及施，遂棄刃與搏，賊拳勇極精，且拒且走，踰數十嶺，至一絕壁，扼其吭而擠之，彼亦猛掣余肘，拽入巨澗中，余乘勢出匕首刺之，梟其首。時余力已乏，躍出少憩，登山四望，亂雲雜沓，萬木蔽天，杳無人跡，其地去大軍蓋五十餘里矣。尋路歸，至中軍，以首繳令而退，自以爲功無出余右者。軍中有知者，潛告余曰：殲厥渠魁，功非不巨，然子殆矣。將軍謂子沒于軍，業具名申奏，子之功已爲人奪，不去，懼禍及，余察之，信不敢復留，是夜出奔，自是恒棲息亂山草莽間，默念功高不賞，反至得禍，遂徜徉方外，以終吾年。豈以爲浮屠可隱，而至於此耶？汝漣請觀其藝，和尙曰：汝來亦不易，試觀之。遂見其兩肩互

動。自身以上。長者六七寸。請短之。自首以下。短亦如之。既定。攝衣下階。庭中有木。大十圍。手撼之。枝葉皆岌岌動。同人以材藝自負者。莫不擡舌木立。茫然若失。和尚曰。此運氣功也。若輩不足以語此。汝璉詰其姓名。和尚曰。山野之人。尚何用傳其姓名。余住草菴。呼爲草菴和尚云可耳。汝璉聞而嘆曰。天下非無奇特英偉之才。而恒至不遇。若和尚者。豈非特出於凡衆者哉。何其材之奇。而數亦奇耶。然能雁脫遠害。其見幾之哲。爲尤不可及矣。乃功高見奪。姓氏莫傳。湮沒於湖山榛莽間也。悲夫。

袒衣運氣

廬陵韓大雲。生而神勇。嘗與人角力。挾兩碌礮。超過屋脊。翩然若飛鳥。生平雅慕徐霞客之爲人。足跡徧宇內。一日。與客同游黃山。登絕頂。山雨忽作。趨避林間。瞥見石壁凹處。有一團焦。走詣之。一老僧席地跌坐。紅髯赤脚。聞足音。開目一視。不相酬接。大雲不慊。乃與客徵黃山故實。道甘鳳池除淫僧事。又謂今之和尚。乃至

無作惡之才與能力。可羞也。既而談及技擊事。肆意侈陳。娓娓不已。客又從而諛之。大雲意甚得。老僧顧而笑曰。居士少年盛氣。所言都無意識。昔之淫僧自淫僧。今之和尙自和尙。未可以一二作惡之徒。抹熬千萬之佛門子弟也。居士以技擊自矜許。詞氣之間。似深恨。今世無有作惡而又好身手之人。俾居士剪除之。以享大名。殊不知技擊不足恃也。無論居士未必及甘鳳池。卽居士而甘鳳池矣。要知甘鳳池之藝術。亦未得爲登峯造極也。老衲習技擊五十年矣。比年藝術日進。而挫敗於勁敵者亦屢。居士從事此道。不過十餘年爾。奈何自滿如是。大雲怒曰。和尙欺人語耳。盍與我一較。老僧笑曰。我久無好勝之心。居士如以爲必不可已者。試屈我指。因伸左拇指。使大雲屈之力竭。而指不少移。大雲駭服。請師之。老僧曰。無以爲也。今以身親經歷之事告居士。居士卽知不如其已矣。老僧年始二十。已得易筋經之妙理。駢指可洞徑寸之木。側掌可斷拱把之樹。吾師命我下山立功。遂走四方。救人之危。濟人之急。平人之不平。一日。於遂平道上。遇羣盜劫一少

婦將淫之。我盡殲羣盜而行。夜宿逆旅。甫進食。卽有盜黨來窺。我自恃且輕敵。晒之以鼻。夜將半。聞疾風振櫺。窗閉然闌。一人飛入。逕以利刃斬牀。我蹴以足。刃墮於地。其人矯捷甚。反身遽升屋頂。我逐而戮之於野。明日。行至鄆城。盜首率數十騎來。致死於我。我拔道旁棗樹橫掃之。人馬皆糜爛。獨盜首棄騎逃。我笑而捨之。益貌盜以爲不足慮也。前行三五里。盜首偕一短人追蹤而來。我與搏。才一合。右臂已折。我狂奔四十里。始得脫。慍甚。急歸訴諸吾師。師乃以絕技授我。習之三年。師曰。可矣。我又下山。走燕趙齊魯之交。十年。乃無敵手。於是南行至蘇皖。聞某方伯極貪酷。時陝邊大旱。赤地千里。我將發其貪囊以振之。夜入署。獲八千金。遂取道襄陽入秦。舟行至漢陰。日暮灘險不得上。泊於野岸。四顧黃茅白葦。渺無人跡。我更歷事變。有戒心。夜不敢寐。人定後。惟聞灘聲潺潺。出坐船頭。月光皎然。照人清冷。忽見白氣如虹。起於隔岸。條一素衣女子立我前。叱曰。和尚。汝舟中金將何所用。我應曰。賑饑耳。女子曰。能如是。則恕汝。言畢。劍聲鏦然。白氣蜿蜒。已在十里。

外我驚且羨。既散賑。訪知雪庵和尚通劍術。遂往。從學十年。奉命往西川殺一巨紳。既至。夜登城頭。飛劍入其室。突有青光飛起。格吾劍不得下。我以罡氣運劍。極力相持。良久。吾劍氣漸弱。青光進逼吾身。疾若掣電。我自念吾其死矣。間不容髮之頃。瞥見一赤珠。光芒四射。若流星。擊青光中斷。則雪庵和尚至矣。招赤珠入手。則一彈丸。大才如指頂耳。遂攜我來此山。精練十年。復出行脚。於羅浮遇一番僧。頻頻自我。躡我至無人處。遽出劍相擊。我自經三次挫敗。益自慎。乃不與較而走。夜行經一村舍。聞婦人號泣聲。踰垣窺之。則番僧方剗剔一孕婦。我大怒。飛劍以斬。番僧迎之以鉢。劍光頓縮。我懼。收劍而逃。番僧仗劍來追。我被迫。又擊以彈。番僧擲劍相抵於空中。便以鉢擊我。我走避樹後。鉢中樹深入數寸。急不得出。我乘間運劍刺番僧。殺之。自知倖勝。遂不敢復言技擊事。乃寄團瓢於此也。大雲請示劍術。老僧不可。曰。劍出必戕生物。大雲又請示拳技。老僧乃袒衣運氣。骨聲珊珊。其身增長者咫尺。叩之堅若金石。又縮其軀。若十歲小兒。撫之軟若棉絮。大雲益

欽仰。堅欲師之。老僧閉目調息。狀若入定。乃不敢言。既而雨止。客皆去。大雲獨留侍。終夕未敢交睫。遲明漸倦。方昂頭一欠。伸而老僧已不見矣。

跛僧

跛僧。浙西某叢林住持也。貌頗恂恂。工繪事。能詩文。見者不知其尙嫻拳藝。寺前故有廣場。一里中無賴子。日聚其地。習拳棒。時相角鬪。喧聲達寺中。僧厭之。出止衆。勿聲。衆怒。反唇相譏。語侵僧。僧亦怒。趨場上驅之。諸無賴。輒直前環毆僧。勢甚洶洶。僧僅飛一足起。略一盤旋。諸無賴皆仰仆丈外。臥地不能興。既起。則相與羅拜曰。我儕覓良師久矣。大師有藝如此。真我儕師也。願北面執弟子禮可乎。僧叱曰。習拳藝者。首重養氣。故精於此道者。人莫能測也。若徒恃一技之勇。躍躍自豪。不擇時而發。則傷亡無日矣。老僧有藝如此。然一遇勁敵。尙不能自衛其足。況下焉者乎。若曹年少無賴。略未有得。已洶洶不自藏。若此。苟稍知一二。必且挾技橫行。欺凌儒善。我技豈教市井猥薄兒。爲禍鄉里乎。速離此。毋妄想。衆皆諾諾鼠竄。

去。以畏僧故。莫不斂跡。一鄉安焉。或問僧遇敵折足之事。終不肯言。後數年。忽以寺付其徒。托鉢雲遊去。不知所終。

隻眼僧

陳生年弱冠。應鄉試。舟過富春江。天已曠黑。繫舟於蘆灘。餐未竟。忽一老僧至。求生附載。生以舟行寂寞。允焉。僧年約七十餘。跛足隻眼。狀若甚憊。登舟跌坐。篷下默然不一語。生亦倦甚。頽然入睡。比醒。喧嚷異常。見蘆叢中突出盜十餘人。躍欲登舟。僧合十起立。面盜曰。壯士勿爾。此書生筆墨一囊。破書數卷。此外一無所有也。盜魁曰。禿奴。此何預汝事。言時。揮刃欲殺僧。僧亟以手指之。盜立僵。盜衆大譁。紛然競上。僧舉手揮之。僵者七人。僧掀髯笑曰。噫。孺子胆大如是耶。今姑宥汝輩。速改前行。脫再劫孤客者。老衲知之。決不汝貸也。語已。以手指僵者曰。去。僵者卽醒。衆盜相顧驚慄。紛紛作鳥獸散。僧亦不見。生追覓之。卒不可得。

誅刺客

王翁佚其名。江蘇之毗陵人。家甚富。行俠好義。人每以困難時求其資助。無不應。以是門下客之多。不亞孟嘗。一日有僧過訪。欲借宿焉。守門人見其貌異劣。衣服襤褸。不許。僧強之。甚至爭鬪。聲聞於內。翁趨出問故。乃延僧入。待以賓禮。居數月。亦不言去。一夕忽有二刺客至。舉家失措。僧見狀大怒。口出白光二道。內現飛刃二口。盤旋空中。不一刻。二刺客頭已落地。見者咸駭異。翁感謝曰。義士有此絕技。何勿告我。致居中賓之列。寧不惜哉。僧曰。余有何益於貴人。辱蒙青垂。無可酬報。今則略獻薄技。聊答厚意耳。主翁前途幸福無量。後會有期。請從此逝。言畢遂去。

保守果園

當三十年前。邗江某寺。蓄僧侶數百。固大叢林也。其間乘有絕技。邁倫軼羣之輩。殊不乏人。暇則習武技。練弓刀。互相角逐。藉以自遣。蓋雄心未死。而禪心轉較爲冷淡也。中有一僧。尤饒膂力。爲儕輩魁。鐵杵重數百斤。僧以一手運之。迴旋進退。皆得如意。卽顏亦未嘗爲稍赤也。時寺後有果園。廣可數十畝。每歲所產殊夥。里

中無賴羨之。時結黨來盜竊。僧衆起叱之。則且持械與之抗矣。以是恆多受創者。僧衆乃憊息是僧往守之。僧奮然往。夜則襤被露宿其間。風霜交迫。非所畏也。無賴視其隻身。以爲吾黨殊衆。彼卽有技。當亦無能爲也。遂乘隙將驅之。一日。窺僧方袒裼臥樹傍。朔風瑟瑟然。刀斫其膚。亦勿之覺。將乘間擊之。遂集衆人。各持棍棒入。疾擊之。如觸堅石。錚然反起了。無所傷。衆益憤。出刃刺其足。亦格格勿能入。始狂駭欲退。僧已拭目起曰。誰家賊子。不自量力。乃敢擾及老僧清夢耶。恐將不復思返矣。衆遂巡思退。僧已急起阻之。衆急甚。然猶自恃其衆。多冀作困獸之鬪。刃棍交加。羣集其要害處。僧大笑。徐解衣拂之。衣過處。器械皆隨之而落。似有人力奪之者。不久而衆皆赤手。僧仍徐著其衣。卽衣亦未嘗穿有一孔也。衆始驚服。長跪乞恕。僧笑曰。老僧佛家子弟。雅勿欲多上人。更恃武力以凌若輩。今姑恕之。去後可勿來。脫更相值。幸勿怪老僧無香火情也。衆皆鼠竄去。無敢更近其地者。一寺賴之以安。方丈嘉其功。爲製新衣以謝之。僧勿受。強之。始納之。更以贈寺門。

丐徒之無衣者。後寺側某民家。偶遇盜劫。殺人劫物。呼號殊慘。時值黑夜。無往援者。僧奮然躍起。立踰垣出。卽就門外怒斥羣盜。盜衆紛擁出。圍而攻之。僧怒。奪其刃以敵。盜衆皆却步。未須臾。羣皆喪其一耳。始相率狂奔去。僧喚之曰。我非不能殺子也。特姑去其耳。聊以示警。俾若輩得藉此自新耳。遂仍踰垣返。盜亦皆垂首去。及某家欲謝其救護恩。而僧已杳。雖跡之亦不可得。開門視之。僅餘三五殘耳。伏臥草際耳。由是邑中皆許爲俠僧。謂能急人之難云。

拳陷樹中

閩有鼓山省垣勝境也。山麓人家三四。隱藏叢樹林中。有某君。少時嘗隨父兄游行其處。一日。方憩林下。剝食新荔。忽二人倉遽而奔。二人者。壯碩露筋。望而知其多力。二人行且語。一人曰。汝慎勿輕敵。妙慧健者也。一人曰。吾力足以敵十壯夫。寧遽爲彼摧折。某君驚極。不能聲。自林中窺之。則二人方擇陰自蔽。俄頃。微聞一人曰。彼下山矣。某君曰。山上果見一僧。肩巨囊。行僧年六十餘。而步履甚疾。手一

杖鑲鐵杖末，瞬卽下山，以囊擲地，坐囊息。某君默念此僧，將遭盜算，心忐忑不已。顧不敢鳴盜以自禍，且甚願此僧能以囊授盜，或可免戕生。須臾，僧起負囊，取道前趨。某君見其適履盜伏，竊爲僧危。方籌思間，見二盜均起，手中白刃如霜，寒光射人。一盜進奪僧所負，一盜抽刃刺僧腹。某君爲之胆落。然僧殊無怖容。左手擲囊，抵奪者之胸，右手杖出，擊持刃者之脛。二盜相繼仆。一盜猶倔強，僧突進，把其腕，盜色立變。僧笑曰：如汝者，雖十人，非余敵。乃敢圖刦耶？老衲皈依有年，故不忍汝等蟻命不爾。汝骨齧矣。僧見前有大樹，握拳作勢曰：吾若出拳，汝血肉污我拳矣。拳抵樹，搖落十餘葉。中拳處陷盈寸。二盜俯伏不敢仰視。僧從容負囊去。某君異之，然不知妙慧技不止此也。翠年，某君游燕都，偶與人談此事，有言及妙慧技者，始知妙慧實絕倫超羣也。妙慧籍北直隸之涿州，俗姓陸，名澄，字夷江。少時學技擊，從師沈彪，盡得其傳。彪死，涿州一羣，無與抗者，負氣任俠，嘗爲人報仇，提人頭過市，道路爲之側目。夷江有弟亦習拳，然術不如夷江精。夷江年三十，有未婚

妻爲仇所污。夷江欲得而甘心焉。仇恐伺夷江弟出而狙擊之。中要害死。夷江尋之。則已逃亡。憤極入仇家。殺其二兒。官捕之急。遂遁閩。剃度爲僧。更名妙慧。唯其仇至今未得。妙慧亦從未告人以姓名。妙慧多力。舉石臼。擲三丈外。而不變色。尤長蹤跳。一蹤上屋。迅若華翼。年七十餘。尙矍鑠。嘗雲游武夷山水間。人爭欲見之。

瘋僧妙計

蘭溪郊外有白露山。山勢峭屹。怪石峻嶒。僅一小道。通山巔大佛寺。太平天國時。寺僧某。年逾古稀。精神矍鑠。性嗜紅友。喜以牛肉爲下酒物。飲半酣。輒手敲木魚。口誦梵語。喃喃不能辨。人咸以瘋僧呼之。一日。僧聞賊兵壓境。耗乃邀麗山鄉人。攜糧上山以避。鄰村聞警。亦相率來歸。未幾。賊兵果至。環山可千餘人。顧叫囂跳。踉於山麓。莫能上。醜詆不堪。僧怒甚。持關公刀。飛奔而下。自朝至暮。殺賊數百。飢疲不能支。遂被害。賊衆探得小道。蜂擁直上。不及山腰。忽巨石隆隆墜下。賊應聲而顛。死傷甚多。蓋僧事前所授計也。翌日。賊益衆。前仆後繼。再接再厲。而山巔始

終以此策禦之。如是四晝夜，死骸徧山坡，賊竟呼嘯而去。是役也，鄉民之脫難者不下四萬人。噫！僧固豪俠者流，瘋云乎哉。

堂上擲頭

冰僧故金陵人，李姓，佚其名字里居。少任俠，好擊劍，精兵家言，喪父母，家赤貧。一身之外，蕭然四壁而已。父執張明經，憐而撫之。張有女，曰玉姑，稚讀，穎悟過之。李自負才氣，傲睨一世，願於玉姑，則傾倒倍至，願拜下風，而玉姑亦雅重李，兩心相印久矣。時有某公子，父官要津，權勢赫赫，傾一時，凌轢里閭，獵貨漁色，虎而冠者也。明經營忤其父，積不相能。李尤薄公子爲人，時負氣折辱之，公子銜焉，思得當以報。會明經病，玉姑侍母往禱於大士庵，公子適遊庵中，遘於庭，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吾得是而傍妻之。羣雌粥粥，皆糞土耳其，詢知爲明經女，意其貧，可以多金致也。遣媒媼唱之，明經怒，標媼出諸大門之外。媼反命，公子恨益深，願倉卒間，亦無如何也。李之父執有官於汴者，寓書明經，招李往。李殊戀戀，明經正色曰：男兒

志在四方。若豈欲牖下老耶。行矣。無令老夫負若父地下也。玉姑溫順。當以婦子。記取明年黃菊時。爲結禱期耳。李不得已。囊劍束裝。別明經去。臨行。明經餞之。呼玉姑與坐。起把盞。皆淚簌簌下。強謂李曰。阿兄努力前途。勿以老父母及妹爲念。李亦爲之於邑。至汴一年。而父執死於任。爲之扶柩歸里。營葬畢。過歸金陵。比至。則門闔蕭條。已非疇昔。詢之東隣。則云。張老爲人誣陷。一月前。已捉將官裏去。玉姑母女。上下營救。不得脫。所居宅。已入官。頃居土地祠旁草舍中。幸我輩念鄰右情。時周恤之。不然。早輾轉溝壑間矣。李聞語。大驚。急往覓。則得之一團瓢中。柴扉半掩。壁欹欲頽。入門。則母病榻間。玉姑蓬首垢面。幾不可識。兩目紅腫如桃。李趨至榻。母握李手。一慟而絕。久乃復蘇。嘆曰。汝來何晚耶。李與玉姑亦相向泣下。先是邑獲劇盜。公子賄之。使誣明經。且曰。汝從我。當脫汝於死。令又受公子賕。遂逮明經。梏衣衿。日施撈掠。兩股肉糜。卒不服。公子又使人諷母曰。明經罪重。非公子無能脫者。媵玉姑。明經免矣。母泣曰。玉姑已字李氏子。義不二夫。且陷父以刦其

女是夫也。禽獸而衣冠者，老嫗恨不能食其肉耳。公子以謀未遂，益賄令而虐明經。李既廉得其情，往視明經。獄卒故識李，且心知明經寃，導入見明經。席地臥，兩股間血肉模糊，息奄奄垂死矣。開目見李，曰：汝來大好，吾命在旦夕，朽骨當累汝矣。此地不可久居，吾死乃亟去之。言已大喘。李曰：余誓當鳴丈寃。明經不言，微搖其首。久之寂然，近視之，已長逝矣。李抱屍大慟，出獄奔告玉姑母女。女聞信，暈絕。徐蘇乃與玉姑入獄，收殮父屍，喪費無所措。李往來戚友間，僅釀得二十金，草草殯葬而已。既畢葬，母擬挈玉姑詣廣陵，依舅。舅賈人也，設肆於廣陵，家小康。李既送其母女往廣陵，舅欲留襄肆中事。李不應，一夕忽不辭而行，抵金陵，資斧罄絕。日於街頭售技擊劍，以餬其口。如是者二月。一日，公子從數騎出城遊獵，李狙伏道左，驟出刺之，洞其胸，斷首而馳。疾如風，羣奴迫之，抵邑署。李直詣堂上，擲首於地，大聲曰：我殺人，律宜死。令大駭，令衆趨縛之。李笑曰：我欲遁者，尙肯自至此耶。從容就縛，令訊其姓名。李曰：殺人者死，絮絮何爲。卒不言，令以證據確鑿，遂定讞。

待秋決耳。會洪楊軍至金陵，陷。李得脫繯綫，免大辟，倖也。既出，挾策於洪氏曰：河山腥羶者二百年，光復之機當在今日。願得精銳五千人，北逐索虜，洪氏壯其言，令爲裨將。顧洪氏既定金陵，氣盈志溢，諸將復相嫉殺。李喟然歎曰：豎奴不足共大事，不去禍且及。乃遜之廣陵，求玉姑母女不得。其舅所居肆，遭兵燹已燼矣。李於是往來江浙，冀遇玉姑。卒無音息。後洪楊亂平，李遂徜徉於名山大川之間。一日至杭之靈隱，見寺側有賣果者，往購數文。賣果者熟視李曰：此非玉姑之婿，不告而宵遁者乎？李愕眙，審之，則玉姑之舅也。因悉告以別後事。舅亦爲言玉姑母女消息，蓋自失李後，玉姑已必其赴金陵尋仇，去三月無耗，知非吉兆。後舅以販貨赴金陵，聞人言公子爲盜所殺，兇手自首已定讞矣。還白玉姑，玉姑泣曰：此必夫夫也。父仇白，殺吾婿矣。後竟以抑鬱病瘵死。嗣洪楊兵抵廣陵，城破，舅全家被難。玉姑之母亦殲焉。舅子身免禍，流寓於此。賣果以自活。李聞言大寤，繼思數年之頃，滄桑已改，因悟萬念皆空，一身如寄。且玉姑既死，則來日已無美滿之望。

入寺。謁方丈。祝髮。自號冰僧。嗣雲遊至富春。遂駐錫焉。邑有狂生章某。與僧爲方外交。一夕詣章生。謂曰。我明日當死。願博一醉。爲君述往事。可乎。章曰。人生寄耳。死者歸也。師將遠行。誼當相饒。遂沽酒痛飲。酒次。冰僧爲章道生平。悲壯淋漓。色飛眉舞。天將曙。辭去。日中。章往覘之。已回寂矣。

血痕入石

明嘉靖時。倭寇沿海而入。蹂躪東南。浙之嘉興。被禍尤酷。常掠資財婦女。貯之三塔灣僧寺中。而率衆往攻桐鄉城。婦女數百。日夜悲泣。慘不可聞。寺僧妙諦惻然。遂醉守者。開門放之。令各恣取金帛逃去。婦女中有言恐累及禪師者。妙諦曰。吾以一身而救數百人之命。雖死何傷。於是衆皆羅拜。四散而逸。僧衆皆勸其同逃。妙諦曰。不可。我若一走。則追者立至矣。因獨留以給之。守者醒。知而亟詢之。妙諦言。適見韋馱尊者。以寶杵擊門開。導之使去。吾不敢追也。守者素畏鬼神。聞其言而懼。且正病酒。不能行。遂縛妙諦以俟之。未幾。倭歸。知其爲僧所放。因重笞守者。

而縛妙諦於寺東石坊柱上。叢矢射之。斃。復堆薪焚之。後倭寇平。受其恩者。拾燼餘之骨。葬於寺後。而血痕入石。至今宛然。蓋已三百年矣。甲申七月。予至嘉興。聞其迹卽在河畔。因過訪之。石坊在三塔灣。東百餘步。塘路之旁。坊已頽廢。惟石柱尙存。近視其上。微有形迹。而模糊。遠隔十餘步觀之。則酷肖一僧。側身向內坐。頭與頸及肩。俱明晰之甚。以下。但一片似血。非血之痕而已。旁有居民數家。予就而問其異。皆言天晴不甚了了。惟一至陰雨。則其形分外顯著云。嗚呼。忠義憤鬱之氣。萬古長留。石坊血痕。與未央宮前草色。可以並類而觀矣。

和尙殺刺客

穆彰阿當國時。鴉片戰爭方熾。一時清議均主戰。穆獨持和議。論者羣訾其受外人巨金運動。敢於賣國。一夕。獨坐閣中。有聲豁然。則一僧挾履而入。貌奇醜。瞋目獍視。穆噤不敢呻。僧出短刀將殺之。乃誦觀音佛號不已。僧大笑曰。汝賣國賊。乃念佛。佛豈能救汝賣國賊耶。穆跪而乞命曰。和尙慈悲。定能救我。崩角無算。僧又

大笑曰。吾以汝有奸人之雄。今孱懦貪生。乃爾殺汝。且污吾刀。惟汝何以受外人巨金而主和。穆嘯嘯而對曰。此意出自朝廷。僧曰。焉用汝相。穆又叩首不已。久且伏不敢仰。其妾適遣二婢來。正睹一物。瞥然凌空去。見穆伏地誦佛。神色大異。扶之起。穆急問曰。汝見和尚乎。婢以未見對。意少定。復曰。和尚者佛也。彼來接引我耳。翌日。穆念惡僧行刺。必有主者。乃購刺客。將殺林文忠。殆以其力主戰而疑之也。時林在戍所。一夕。僕以事起。慕睹一醜僧臥窗外。大駭而呼。林出視。僧亦徐起。曰。僧自臥此。無害於公。酣睡可耳。林請入室臥。僧不可。林乃戒其僕無相擾。次夕。僧仍在焉。越二十餘日。林執卷高吟。忽窗外有聲甚厲。已而寂然。急呼僕出視。則僧方掘地埋一人尸。血漬模糊。遍塔砌。僕驚呼曰。和尚殺人。僧笑曰。和尚不殺人。和尚殺殺人者。林奇之。強邀入室。將款以酒。僧曰。吾持酒戒。林問何以不持殺戒。曰。能殺人方能活人。及林賜環。僧忽宵遁。

贛頭陀搏虎

天台雁蕩。以山水著於世。士之慕名勝好風雅者趨焉。嘗有知名士數人。以九日登天台。爲黃花之會。吟詩傳盞。相顧甚得。忽層巒間一僧荷薪行歌而來。敝衣布履。髮鬢齊眉。見客方飲啖。卽釋擔不辭而據上坐。手撮肉數片。仰吞之。傾盞就口。一吸而盡。衆顧之怪訝。然見其貌獐。亦微懼不敢侮。僧見紙筆及詩稿。笑曰。諸君大風雅。爲此好事耶。援筆濡墨。亦題一詩於石壁。長笑而去。衆視其字。作米顛草。詩有海風萬里吹衣袂。一髮天南自在青之句。各顧所作。歎弗如也。悔不及問其名焉。是夕。名士宿國清寺。則僧在厨下執爨。見衆人。仍操作往來如故。衆就與談。僧自稱爲鬘頭陀。問以何地人。及何時出家。皆搖首言不知也。與之言詩。僧仍不答。明晨。衆相約觀日出。天未明。卽鼓勇登前山。遙見有人立峯頂。霧靄中。東向而望。至前。乃頭陀也。兩手結蓮花印。向日誦佛號。少頃。日自海上來。紅霞一片。左右捧之。照四山草木巖石。皆作虹彩。還覘下方。猶黑暗沉沉也。衆嘖嘖稱歎。或有爲風輪星氣之談者。方酣暢。忽狂風自左來。草木盡偃。頭陀遽迴顧曰。猛獸至矣。

諸君毋動。風過。一虎跳躍而前。衆戰慄。幾不能起。頭陀頓臂搏之。虎絕頷而仆。僧荷死虎去。久之。衆神定。始相扶下山。入寺少息。不見頭陀。乃歸。出寺不數里。頭陀忽提一食盒來。啟之。酒食滿焉。謂衆曰。前叨擾。今以此報。可乎。衆方饑渴。就道列坐。肴美而腴。色白如腐。衆詫爲未見。僧曰。此虎髓也。食之益有力。乃飽餐去。逾年。有重遊天台者。問巖頭陀。則久去矣。問何所。則不知也。蕭山來夢珊者。亦當日衆中之一人。後十餘年。自豫藩幕假歸。道淮北。淮北盜藪也。來甚懼。藩署衛兵甲乙者。皆以勇聞。故盜也。使送來歸。二人有異志。覘知方伯贈來之千金在篋中。謀攘之。每次舍輒以盜警。嚇來。數日。入歸德界。兩人故促車入歧途。日暮。入一大林中。甲乙各抽刃叱御者止。遂曳來自車出。與御者對縛大樹上。獰笑曰。來先生。十日來受驚否。先生患寇盜。今日送先生至地府。彼處安穩無驚恐。可常住也。御者哀求。來瞑目無語。須臾。眼前覺刀光一閃。以爲刃下矣。忍不動。忽聞甲乙叩頭稱死罪。視之。曩之頭陀也。手戒刀。怒氣彪彪然。甲乙則列跪於前。頭陀神采亦猶昔。謂

來曰。今日幸相遇。稍遲無及矣。命甲起。爲二人解其縛。乙覘頭陀稍暇。猝自地躍起。一竄數丈。欲逃去。僧晒曰。鼠子尙爾耶。一揮手。鐵丸橫飛去。乙已仆百步外矣。甲解繩訖。頭陀卽以繩縛之於樹。戟指數之曰。我使汝二人送書少室。而汝不返。命罪一也。又搆陷某兄弟。引官軍跡我於陸渾山中。幸我早避。不然。遭汝毒手。罪二也。作衛隊以後。誣良罔善。前後傾陷七十餘人。罪三也。甲俯首無言。頭陀又曰。某當初收汝部下。若何看待。衆兄弟於汝。又何等親睦。汝果以何而變心。甲無言。頭陀笑曰。今不汝容。白刃一揮。人頭與樹齊斷。顧御者促馳。又數十里。河橫於前。頭陀出箆葉吹之。卽有舟隔岸葦中出。渡三人而南。有茅舍百餘間。臨水居。四面皆湖蕩也。頭陀與來宿焉。抵足談竟夜。皆豫省吏治事。於民間疾苦。州郡貪廉。甚悉。乃知頭陀爲有心人也。

和尚比武

直隸景州。有父女好爲拳勇者。女已及笄。拳棒皆工。尤善流星。一時無南。父爲擇

婿欲得一筋骨秀出于衆者而嫁之。遂于通衢間設場。女著豔服。五彩湘裙。半揭於帶。雙葉纖小。兩尖之上。各置一錢。手舞流星。天花亂落。與觀者約。有能乘間進步。取其兩錢者。嫁之。設場三日。無能近者。旁有酒樓。俯視備見。自遠方來一男子。青巾裹首。獨酌方酣。俯見大衆喧闐。一女飛舞。問故。酒家語之。俯視良久。見一人身高八尺。美鬚髯。未及場時。一馬驚逸。其人逐之。一拳而倒。遂進。其人初作虎啞之形。繼作獅吼之狀。前後左右。距躍百端。竟莫能入。又有其地武生。素能破札貫革者。攘臂而來。擊乎鼓之。軒乎舞之。相持良久。流星中膝而返。飲酒男子怒。遂下樓。去擎整巾。熟視定息。起則鳳翔。落則鴟蹲。縮身如珠。隨繩出入。直至女前。從鳳鞋上探其兩錢。仍滾而出。披衣上樓。女父尾而登。鄉老數人隨之。女父喜得快婿。卽諸老亦同爲生快也。及登。其人拍案大言曰。夫挾柝推戲。拔距礮石。此不足爲勇也。距躍三丈。日行三百。此不足爲健也。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不以力聞。西方聖人。能降毒龍於鉢。不以力稱。或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撼其弱。或折春

蝨之股。搵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蓋所貴爲丈夫者。在智不在勇也。今子有佳息。不能深藏閨閣。歛智韜鋒。乃令于長街。而出乖露醜。猥云欲配英雄。夫才力雄矣。尙有品貌。品貌偉矣。尙有性情。性情能溫。而才幹雄。此全才也。又安肯向女子脚尖上謀婚姻哉。言未畢。竟以手自投其額。巾去。而光頭乍出。乃言曰。況區區是一和尚。遂推蓋下樓而去。衆駭視良久。有識者曰。此少林寺僧也。

三和尚

三和尚不知何許人。雍正間。祝髮寶坻城北宏福寺。善拳勇。某家延之守望。自言少年爲盜。誓不採花。不竊善良。故生平未破案。後十八人同至關東。夜盜一家。牆甚峻。躍而登。推藝絕倫者一人下。杳無聲息。又推其次如之。次當至三和尚。和尚素執一熟銅杖。杖首銜鍊。長丈許。遂先投杖。聞琅琅有聲。疾掣鍊已削去半段。刀鋒稜稜。羣盜懼。如鳥獸散。三和尚遂棄去爲僧。洗心滌慮。雖大戒律不啻也。夏夜宿某家廳事。門不闔。橫置二橈。一閣腦後。一閣足根。空其中。鼾齶如雷。某家小公

子輩戲以鐵杖擊其腹。膨脹作皮鼓聲。目微張。呵欠曰。勿惡作劇。齟聲又作矣。某家有樓高數丈。前後有門。令小公子面北立門中。三和尚當面立。曰。汝面向南。公子轉身。和尚已從樓脊躍而過。又當其面。俄頃之間。已數十度。飛鳥騰猿。遜其矯捷。徧體傷痕鱗鱗。撫以手。膚肉隱小鐵丸無數。問之。笑不言。臨示寂。始言某年走關東。官兵合圍。火伴數人。悉就擒。火槍如雨。伊身被數十創。潰圍出。每陰雨。傷處輒隱隱作痛。其徒問以告人云。

躡劍騰空

京師人郭倫。元夕攜家觀燈。歸差晚。過委巷。值惡少年十餘輩。行歌而前。聯袂喧笑。睚眦窺伺。將遮侮之。倫度力不能勝。窘甚。忽有青衣角巾道人來。責衆曰。彼家眷夜歸。若輩那得無禮。衆怒曰。我輩作戲。何預爾狂道事。哄起攻之。婦女得乘間引去。倫獨留。道人勃然曰。果欲肆狂暴耶。吾今治汝矣。揮臂縱擊。如搏嬰兒。頃之皆顛仆哀叫。相率而遁。道人徐徐行。倫追及拜謝曰。與先生素昧平生。忽蒙救護。

脫妻子於危難。先生異人乎。念無以報德。敢問何所欲。曰我本無心。偶見不平事。義不容已。吾於世了無所欲。豈望報哉。能一醉足矣。倫喜。邀至家。痛飲辭去。曰先生何之。曰我乃劍俠。非世人也。擲杯長揖。出門數步。耳中鏗然有聲。一劍躍出墜地。躡之騰空而去。

道人鍊劍

何配耀。湖南長沙人。嘗遊江蘇。寓虎邱山後古花神廟。廟距山半里許。不時至山間眺。每見山上游女如雲。粉白黛綠。豔之。內有素妝者。年約廿餘。尤嫵娜異常。何目注神移。女亦微睨。意若有所屬。何益心蕩。尾之。已乘船飛棹而逝。莫可蹤跡。歸寓。心神恍惚。夜不能寐。遂挑燈靜坐。聞叩門聲。詢之。曰卽日間所遇於虎邱者。知君多情。故私奔以伴幽寂耳。何思偶爾邂逅。胡由知此。度必鬼怪。懼不敢納。女再三訴陳。情詞纏綿。惻惻動人。何終不答。久之聲寂。何亦就枕。輾轉之際。疑信參半。甫交睫。而麗人至。狎褻備至。及雞三唱。始知爲夢。猶以日之所思。積而爲夢。自解。

自是無夜不夢。精神日憊。漸不能支。或白晝時來時去。相與調笑。浸假而如影隨形。不復暫離。百計驅之不去也。忽一道人。形骨立。衣百結。曳屣負劍。經廟門過。何適倚門而立。道人顧何訝曰。君人也耶。胡陽氣消盡。與鬼爲鄰耶。何以實告。道人點額曰。是矣。解劍授何曰。持此置牀頭。可除。倘劍鳴。則急持。毋令飛去。何唯唯受命。視其劍。則蒯緞。歸置牀頭。麗人卽不復在側。精神亦覺稍爽。至夜靜。聞簾外有女子聲。歌唱而來。劍忽動。蒯繩絛化爲龍。一線紅光。穿簾而出。劍頓爛。灼吐光。射人眼。不敢逼視。鏗然有聲。何驚極。不暇持。瞥然飛騰。如疾矢馳去。是夜何得安枕。惟以失劍爲慮。次日。道人至。索劍。何長跪謝罪。道人曰。此戰國時馮先生劍也。是劍治魔。不可以數計。君今遇魔。故奉以相治耳。但君之魔。以蒯繩縛之足矣。不須斬也。立門外。以手向空中招之。其劍如鳥飛翔。戛然止前。穢氣撲人。道人曰。污我劍矣。又費一番鑄冶也。遂將劍置地上。口中吐火。若水銀瀉地。頃刻。火堆數尺。不可嚮邇。蒯緞固不焦。而劍已如金在冶矣。乃於火中出劍。以拳敲擊之。或於掌上。

磨礪之治已復就火煨。如是者三。視其刃若新發於礪。遂仍吸火入口。須臾火盡。地已焦赤。道人曰。合與君有緣。因來施治。但魔雖去。而心氣已耗散矣。索紙七張。每張上各畫一圈。其大者可徑尺。以次疊小。至如一粒粟。曰。先以大圈粘壁上。終日兀對。令心不出圈外。七日內心氣可足。若功力不懈。七圈皆用。效當自知。言已。負劍去。何如法行之。至四十九日。心地忽然明徹。飄然而去。不知所終。或曰。從道人遊也。

頭化清水

馮先。鄂都人。性慷慨。好劍術。豪俠自居。一日。至華陰。路上逢一道士。言語契合。議論風生。遂訂交焉。談及宇宙間事。氣爲不平。往來旅店。遂同棲止。時店有婦。行止不端。於牆頭梯。男子笑罵。謔浪而下。道士笑曰。個人有淫行。須以劍決。馮未及答。道士已杳。少頃。提兩人頭至。腥血模糊。陳於几席。馮曰。殺之是也。君誠劍俠矣。但此兩頭。必消却之。經人知而禍不少也。道士曰。是不難。於腰間皮囊中。取金丹一

粒嚼而唾之。兩頭化爲清水。道士曰：真武觀前吾舊居也。君至無須問人。大呼支離叟。予卽至矣。別馮西去。馮至真武觀。並無鄰居。亦無僧侶。前有古松一株。大三四圍。黛色參天。筴如龍鱗。試呼之。道士果出。相與笑語。出松子十粒。曰：服之長生。遂去。馮意其仙。欲問道術。追之不及。悵然而返。

乘夜劫獄

河間張氏。太族也。家資豪富。人多垂涎之。有張杰者。爲張氏七世孫。性倜儻。樂與人交。以故鄉里宵小之流。咸乘間結納。冀竊其財。杰茫不自知。一日。有道人登門索酒食。張命輿以百錢。道人弗納。張怒曰：若何爲者。百錢市酒食。尙不足一餐耶。道人笑曰：居士何怒爲。區區百錢。實不足老衲杯漿耳。衆皆勸張。弗與之較。竟命與以酒食。道人且飲。且言曰：老衲避世久矣。以居士將遭大禍。不忍緘默。故特以乞酒食爲由。欲以吉凶見告耳。張復怒曰：江湖術士。信口開河。無非欲藉此獵食耳。今旣得食。請速去。毋多言也。道人始狂笑別去。不數日。張被人誣爲招納黨羽。

謀爲不軌。竟族沒處死。子武以客遊他處獲免。及聞信。急變姓名遠遁。適遇前乞食之道人。武泣求報仇。道人遂攜武往深山中。歷數年之久。授以劍術。技已精熟。道人曰可矣。武涕泣辭去。覓仇家。殺戮無遺。事聞於官。嚴捕之。武竟被捉。備受桎梏。將定讞矣。道人知之。大怒曰。貪官糊塗如是。試問張氏有何大罪。遽遭滅族之禍。今所存者。惟張武一人耳。吾如不救。誰復救之。遂密至縣衙。乘夜入獄中。劫武去。天曉。宰知之。命役嚴捕。卒杳如黃鶴。而武與道人。後均不知所終。於是案懸不結云。

鐘和尚

潘狄者。年少無賴。恃其血氣之勇。剛狠好鬪。嘗從公人捕盜南湖。盜船蜂擁。火藥迸發。狄匿伏水底。鎗子紛紛擊水。聲若鉦鼓齊鳴。激沫如飛。伏不得起。乃水行十餘里。方脫。行至溧水。得盟友十人。開一酒館。命曰好漢館。一日有募化僧。手提一鐘。置鋪案上。問何作。曰鐘重八百斤。每斤募錢一文。所索八百文耳。有能舉此鐘

者弗索也。諸夥無敢舉者。狄自知非僧對。然性好勝。徘徊觀望。欲乘間顛之。乃暗攻其後。和尚岸然堅立。無所撼搖。但一縱送。狄已墮墮康衢。冥然昏憤。逾時始甦。急探溺器。跪而牛飲。盡一器。始豁然。問和尚。則已提鐘去矣。踪跡得之。尾其後。和尚曰。不死爲幸。何事復來。答曰。愧技不如。乞指示。曰。能爲我牛馬走則來。曰。能以行裝一裹。委狄使肩任之。重不能勝。跛倚行數十步。其狀甚憊。和尚曰。重不過四百斤。便如許作態。纖纖如兒女子。拳棒粗笨事。其何以堪。狄固請從。和尚曰。權過荒山。能否汝自決之。行數日。至一處。萬峰峭立。松杉蒼鬱。一羊腸徑。崎嶇石罅。間攀羅捫葛而上。出叢林一里許。頓覺山明水靜。別有一天。有平坡廣數十畝。箭的馬埒備焉。逡巡半里。過橋東折。有隴甚深邃。蘭若巋然。聚食數十僧。皆強有力。又有悍鷲少年。寄此習少林業者。亦數十人。鐘和尚之上。有父鐘和尚者。有祖鐘和尚者。且有祖祖鐘和尚者。重門複道。深閉方丈內。狄所不能通問者也。諸少年身皆輕捷。每躍起。迅如飛鳥。寺前銀杏十數株。圍可三四尺。有數少年。每曉起。向

樹上疾飛一腿，迅即退立樹外。葉上露零如雨，無涓滴沾衣者。或立百步外，以丸彈楊葉，第認定何枝，彈丸風發，頃刻繁葉亂墜，無一存者。他枝不誤損一葉。或立瓦一片，駢二指削之，則一角落，而瓦立如故。或囊沙懸於四側，人立其中，四面擊之，囊無著身者。又有以手挾數十斤沙囊，聳身中堂，以指搯屋梁而掛其上，半晌乃下。諸如此類，不可殫述。人各一技，晨夕演習不倦。因使狄自獻所長，於是使拳弄棒，如黃鸞撲翅，撥草尋蛇諸技，莫不竭盡平生之力。然而弄斧班門，略無許可。和尚曰：所有來此習技者，類皆弱冠以前。今汝年已三旬，技止此耳，烏能爲力哉。及早歸去，深自韜晦，或不失爲善人之日。若必以區區自喜，好爲賣弄，死喪無日矣。贈二十金，遣一老園丁送之出山。狄自是不復敢負氣自雄矣。

▲ 尼姑武俠類

俠尼

清光緒間，有萊陽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

辭焉。且言鎮西北里有尼庵。凡有行囊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一紅帽人。狀貌甚惡。睨之。至尼庵。入門有廨三間。東向牀榻陳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曰。但宿西廨無妨。是夕。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刃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外聞呼聲甚厲。衆方愕然。相顧。山門已砉然啟矣。視之紅帽人也。徒手握香一束。擲地。衆皆仆。及甦。銀已不翼而飛。急往市詢逆旅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惟投尼庵。客則無恙。今當往懇耳。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嫗卽入內。頃之。尼隨嫗出。逆旅主人乃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狡獪。罪合死。吾當爲斬除。顧嫗入。率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向南山逕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縣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復擲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衆聚視。果紅帽人也。尼高髻盛粧。衣錦綺。年十八九。儼然一好女子。三四年前。曾有惡

少夜入其室。腰斬之。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今綱解紐弛。世不少強暴之徒。侵人財。狎人色。野蠻橫行。黯無天日。安得有俠尼者。訴之。劍花飛處。頸血淋漓。俾天下匪人絕迹於世耶。

尼菴遺書

徐州諸生孫某。中年喪耦。遺二子一女。女名靜姑。年最幼。性絕慧。其父寵之。逾於其兄。授之書。琅琅成誦。年稍長。明眸皓齒。豐容盛鬋。見者無不艷之。許城東洪氏。未嫁而夫死。女誓不他適。父兄不敢強也。其表兄李生。爲徐州望族。又多金。涎女美。欲娶之。授意他人。屢請於孫。終不得。人有以李之勢挾之者。孫大聲斥之曰。李吾姪耳。乃欲以勢奪吾女。吾當鳴之官。俾斷曲直。其人慚。訴諸李。李旣羞且忿。曰。孫以一介寒儒。乃敢與我抗耶。我誓必得此女。乃故作與孫親暱狀。登門謝過。並餽珍物。其後時相往還。久之。前嫌盡釋。一日。李往其家。適女父兄均外出。李覩女獨居。乃以辭挑之。女不答。李欺女弱。遽行強暴。女大號。僕婦盡集。李踉蹌奔去。孫

歸知之。叩李門而責之。欲與興訟。經人力勸。始已。旋有人出爲掛解者。置酒延李。並及孫。孫初不往。爲人強之去。大醉而歸。其夜卽病。越三日而死。其家知有異。欲復之而未發也。忽其家中夜焚於火。兩兄葬身其中。有崑崙其人者。援女以脫。視援手者。一女道士也。女具告所以。女道士曰。命之不猶。復何怨哉。其從我來。得毋爲強人所謀。女不得已。從之。居三月。漸相投機。各罄其懷。則女道士者。異人也。女道士聞女言。愀然者久之。曰。汝思報復乎。纖纖弱質。何能勝此重任。速已此念。日事虔修。來生當得好果。女雖不善其言。然亦度無能爲矣。因姑置之。李於孫氏被火時。遣人伺女。不得。疑亦葬身火窟。爲之歎息。某夜李醉歸。忽自練一條。自天而降。李首頓失。其從者大驚。四覓兇手不得。遂取屍歸。而鳴之官。而同夜城中行人失首者三。前置酒爲孫李排解者。亦其一也。官覩此狀。大索城中。迄無蹤。有人謂城外某庵。不啟門者數日矣。因往跡之。破扉而入。則室內別無他物。惟利刃一。及書一封而已。緝者歸報。呈於官。官閱之。顏色沮喪。命存刀庫中。以實情白上司。明

日解組去。而後來者亦不敢復問其事。惟書中之言。此中人嚴秘之。迄不得其究竟云。

草菴尼

徽州汪某。以勇稱。有大賈延之爲鑣客。衛之入陝。道逢顯宦。挾重資。約同行止。抵旅舍。甫解裝。有童子來投宿。繫騎於門外。趨至汪前曰。若囊中物。皆攫取而來。予當攫取而去。明且君宜緩發。恐見駭也。汪訝而不敢言。夜過半。呼起行。誘爲倦。請後約去遠。乃就道。十里入山徑。見車馱狼藉。童子坐巖上。指谿以示汪。皆死人也。汪大駭。童子曰。此去山路惡。可速行。汪叱衆急趨。以貪程失住處。徬徨谷中。見山堰有草庵。求棲宿。一比邱尼。年四十餘。引至堂東小室。曰。棲此。夜間多虎狼。勿亂窺。騾馬置苑後。無妨也。一更許。聞扣門。徐聞尼曰。取不義物。馘其魁足矣。何得多殺人。忘我戒。卽聞以杖擊物聲。汪衆悚懼。未及曉。束裝謝尼而行。

丁生仁，和籍挾貲入都。從二僕甫入德州界，卽有二騎客尾之。丁大疑，薄暮不及至市集，見道旁一茅庵，叩門扉。一尼出，拒客勿納。丁固求，且云：「但得殿廊一席地，挨過此夜足矣。」尼曰：「待稟明大師，再取進止。」卽返身入，須臾出曰：「大師已諾。」丁喜。出朱提一流曰：「區區者願納爲香火資，尼勿受，爲除旁舍，並具飯款客，食已。」忽傳大師語曰：「此間多匪類，來客如挾重資，夜中宜慎重。丁憶及日間兩騎士，頓懷疑懼。卽曰：「盜得毋騎乎？」尼曰：「盜不盜，非關騎不騎也。防之良是。」及漏三下，燭滅，兩脚如繩縛，客不敢寐。忽聞簷際有聲曰：「幸未中。」又聞一人聲曰：「中吾耳矣。」險哉。已而寂然。明日侵晨，將啟行。尼進曰：「夜來大師出殿墀，已發遣二盜矣。惟大師一片慈心，不欲死賊，故一劍但逾其髮際，一中其耳，小創之而已。」丁感甚，苦求見大師，入方丈，叢花盛開，湘簾半捲，中坐一三十許麗人。尼曰：「此是也。」丁大驚異，敬禮之而退。將出門，尼又傳大師語曰：「有口號在，當授客。去此十五里有寺，中有駝背行者，爲大師高足。汝將大師命，並述口號，行者必護汝出山東界，可無盜患矣。」丁唯唯。

受口號而行。未幾果得行者。竟如尼言。安抵京師。

女道士

長安道上。一日有女道士。踽踽獨行。手挾一囊。甚滯重。道士年僅二十許。秀曼寡儻。閭里諸惡少。見道士孤行可欺。且覬其囊中物。乃相與笑謔徵逐之。道士行至曠野。諸惡少亦隨至曠野。道士忽思小憩。則一手推道傍石柱。石應手倒。復以一手撥整之。乃置囊於石。安坐石上。回顧諸惡少。則已杳然無蹤矣。蓋石之高倍於人。計其重當有數百斤。道士以手推之。挽之。視若無事。以是諸惡少皆咋舌不得。縮紛紛鼠竄去。或曰。女道士蓋劍俠者類。從師學道。今始下山也。

▲女盜武俠類

女盜認年伯

湖州武孝廉沈金彪。善騎射。精拳勇。能挾兩碌礮。躍三丈許。溪河常赴河南訪親。卽入都會試。道出陳州。忽一騎馬少年。橫刀阻其去路。沈欣然下車與鬪。少年辟

易去。仍驅車前行。未二里。道旁一女郎。跨青驄馬。以紅綃束額。貌極娟麗。方審諦間。一鎗飛至。沈以刀格之。刀折爲兩。乃抽鐵鞭。躍下敵之。未及數合。鞭又折。棄車而逃。林中二女婢。跨健騾出。盡發其行李去。沈屏息急奔十里外。喘甫定。見道旁有空舍。憩焉。視兩手虎口。已震裂。方嗟訝間。見女從二婢。押行李飛騎至。向沈下騎。叩首伏罪。曰。適發行篋。見文書。乃知是年伯。特來送還。并致贖百金。問其父何姓名。曰。年伯到京。相晤自知。致聲孟浪。霍然上馬。逕去。沈抵京。向河南同年中。細訪其父不得。女亦不知所終。

剛卯符

樂崇道。潯陽人。性跳蕩。喜拳勇。少不習正業。所交友。多匪人。承祖父餘業。席豐履厚。揮霍殊豪。臨事喜武斷。有不從者。輒肆其凌侮。以是鄉里爲之側目。居恆每謂人曰。馳馬試劍。固丈夫事。特未見巾幗而負鬚眉氣者。客曰。古有紅線聶隱娘之流。稱爲劍俠。女子何嘗不知武事哉。適里中有繩妓至。能舞刀奪槊。以兩足承巨

窺運動如飛，輕薄子習少林術者，涎其美，入以遊戲語，欲與之撲，稍近身，跌出丈許外。十數人齊奔之，殊無所懼。頃刻間，或仆或顛，無一免者。崇道適過其旁，目擊之，歎曰：彼女子，抑何勇也！招致其家，使盡獻諸技。既畢，請與之角。繩妓曰：如欲角藝，請先觀郎君之所長。崇道易短後衣，出至中庭，盤旋踴躍，良久乃畢，昂然獨立，頗有自負意。繩妓觀之，笑曰：此如蜻蜓點水，蜉蝣撼樹，直同兒戲。若與爾較，恐傷貴體。崇道弗信，徑趨前，以雙手抱其腰，力舉之起。繩妓故作旖旎態，曰：勿惡作劇，請釋玉手。崇道曰：汝果有力量，何難自脫。繩妓嫣然一笑，纖腰略轉，崇道已蹲地不起，面色若土。繩妓遽來扶掖，曰：非敢驚貴人，實貴人伎倆太淺耳。如願學，當以生平絕技相授。崇道卽擁繩妓上坐，再拜曰：謹受教。自此朝夕悉心指授，盡得繩妓所傳。閱半載後，曰：技成矣，可出而與衆觀矣。乃築臺演劇，召四方勇士前來角力，以百人爲限，歷十餘日，其數已盈，無與崇道抗衡者。崇道大悅，酬繩妓以千金。繩妓乃別去。里中人相語曰：樂大自得繩妓拳術，如虎添翼矣。畏之益甚，幾於避

道而行。山東錢選，字青臣，以御史外調，出爲九江太守，固所稱骨鯁吏也。甫下車，卽諭知崇道橫行鄉曲，案牘山積，忿然曰：「此風何可長也！」立出火簽遣役往拘，三往，皆以賄免。太守乃蚤夜親自往縛，僞爲友朋，從遠方枉訪者，門啟，盡入諸役，進內窮搜，狀如狼虎。崇道知不能避，挺身出見，詰太守曰：「我有何罪？」曰：「俟控汝者至，自知也。」卽繫桎梏驅之行。甫抵署前，遙見有紅燈千百盞，飈馳電擊而至，爲首戎裝而乘馬者，貌殊猙獰，叱役人曰：「樂崇道是我仇家，當與我治以酷刑，以快我志，不得畀汝也。」顧問左右曰：「崇道何在？」答曰：「柎楊在身者是也。」立命除之，擁之竟去。太守呼捕役追之，相違數百武，條已不見，返報太守。太守迴顧諸役，嗒然若喪，如遇鬼魅，翼日緝騎四出，音耗杳然，當崇道之被刼以去也。透邇至一院落，殊覺宏敞，旣入內，峻宇雕牆，飛甍畫棟，有如王者居。堂上皮冠而盛服者，召之，升堂相見，其人虎頭而燕頤，形狀威猛，初不相識。崇道至此，昏若夢寐，其人曰：「我姓邱，字道安，楚南人，少習技擊，以不樂仕進，隱居衡嶽山中，前逢饑歲，眷屬流落南昌，蒙君

慨贈多金。得以生還。今日之舉。所以報也。因與崇道分庭抗禮。待之以上賓。酬酢之間。語頗浹洽。生感重生之恩。致謝再三。因詢此處地名。謀適他所。爲避禍計。邱曰。且在山中。略住數時。俟禍君者升任去。即可歸矣。延入後堂。設讌款待。肴饌之豐。向所未見。酒半。呼妻女出見。妻年五十許。殊有大家風。女則髣髴似曾識面。丰致娉婷。容華煥發。衣妝之璀璨。光耀一室。不可逼視。含笑問安。崇道頗形局促。俯首凝思。恍然有悟。因曰。卿非卽當年授術之妓師乎。相隔三年。抑何容光頓異耶。邱曰。昔年小女。承千金之惠。始整歸裝。得復團聚。君之嘉惠。未敢忘也。故令其一見耳。把酒旣竟。翩然卻入。崇道一住山中。條逾數月。偶遊一園。登涉陵阜。捫葛攀蘿。徑殊幽險。繼登一亭。小憩足力。見一女子。縞袂素裳。丰韻獨絕。近視之。則繩妓也。因詢何爲。頓易素妝。答曰。昨得遼陽信音。所天鬪賊陣亡。茲已賦寡鵠矣。言之容貌殊戚。崇道曰。尊夫授何職。曰。總兵也。曰。旣是父家夫家。俱係世族。居顯宦。何以昔年旅居豫章。致屈作繩妓哉。曰。不過聊作遊戲。藉鬻技以餬口。郎君見妾。曾

示人以色身哉。我父固武進士，因憚宦途之險，故願歸耕隴畝。耳崇道言，與鄉耆處已久。今日始知卿家世，然猶未知卿之芳字與妙年也。女曰：妾名素英，字小娟。問年，已數到星張翼軫間矣。一日，崇道方臂鷹牽犬，率從騎數十人，入深山縱獵，馳騁甚樂。忽一獐二鹿突起草間，策馬逐之。將近，連發三矢，二鹿俱中箭倒地，一獐獨啣矢而奔。崇道逐之不捨，見獐口吐一物，以爪爬土掩之。比崇道至其前，獐又竄去，路轉峯迴，獐倏不見。崇道返，至獐所吐物處，啟土視之，乃剛卯符一方也。玉色溫潤，的係古物。崇道大喜，如獲拱璧，自此恆佩於身。時近夏令，邱老招飲於涼亭，四圍皆池，徧植葦菜，翠蓋亭亭，早已探水而出。邱老命人摘荷葉爲碧筒杯，崇道飲之，芬芳撲鼻，觀立行吸盡，酒酣解衣而佩玉現。邱老見之，注目不轉瞬。崇道疑其心所愛玩，解呈邱老。邱老詢所自來，崇道備述其由。邱老曰：奇哉！此吾女嬰年之所弄也。昔年於清明時，踏青河畔，失之爲之累月不懌。今復爲君所得，要亦前緣也。翌日，復具盛筵，邀之入座。舉杯屬崇道曰：請君盡飲此杯。老夫有一言

相告。吾女技藝超出尋常。容貌亦頗不惡。其性情和婉。秉質淑柔。君所素知。今已作寡鳳孤鸞。亦復可憫。然尙在盛年。要非久計。意將擇人而嫁。度無如君者。不揣冒昧。願結絲蘿。惟君意何如。崇道起再拜而言曰。固所願也。第家尙有糟糠。能俱爲嫡室。則敢從命。邱老曰。是無不可。於是特設青廬。誼日行禮。是夕。舊識重逢。新知乍締。喜可知也。伉儷相得。忽又一年。一夕。宵闌將寐。猝傳邱老相召。崇道整衣而往。見堂上大燭如椽。堂下庭燎千百。照耀如白晝。邱老戎服佩劍。左右數百人。擐甲侍側。告崇道曰。余今夕將秣馬厲兵。出而與人角一戰。然勝負未可決也。負則余將棄此而北矣。子可捫攜行李。明日與吾女偕行。聞錢太守已陳臬西川。子其可歸而安居矣。舊日積蓄萬金。余無所用。請以畀子。命左右舉革囊置之。崇道臥室。崇道方前致謝。將欲啟詞。邱老已離座起。出大門。躍馬去矣。崇道返告其女。女曰。吾已知之久矣。特不先告君耳。可早決行計。時臧獲已星散。忽有執炬者數十人。排闥直入。曰。車已候門。請速行。捆載纍纍。約車十數輛。一時並發。行至半途。

易車而舟。崇道從舟中遙望。但見火炬蜿蜒而東。有若長龍。舟旣發。耳畔惟聞風浪聲。天明。已抵潯陽江口。舟子皆關西彪形大漢。不煩指示。自知生家。革囊十。皆重百鈞。負之如無物。交付已了。遽辭去。不索一錢。附近鄰里。知崇道歸。咸來賀。因話昔年錢太守於君事。亦自悔孟浪。故不復上詳。君今歸來。可高枕臥矣。崇道自歸後。意氣謙抑。頓更故態。與人晉接周旋。和藹可親。女亦了無異人處。閒時專習針黹。工刺繡。姻婭往來。亦無有知其能武備者。時傳粵寇之警。消息日逼。女謂崇道曰。此間正當衝要之區。非可久居。爰卜築於附郭三十里村堡中。俄而賊南犯。連陷郡縣。果如女言。有賊之游騎。至近村者。村人殲之。女曰。禍不遠矣。遂命村人。先自爲備。掘塹築砦。固守以拒賊。越日。賊果大至。女戒村人毋妄動。自與崇道設伏要道。俟賊過半。突出擊殺。賊輕其人少。環圍之三匝。女左右馳驟。每過處。賊首自隕。賊但覩刀光如匹練。竟莫辨人影也。崇道殺賊不如女。當其至處。無不辟易。是役也。賊隕無算。謂有神助。相戒莫敢犯。一村賴以保全。村人甚德之。賊平數年。

一夕徙去。

三角旗

朱某，江蘇人，以諸生捐納知縣。需次山東，奉撫軍委，解餉入都。過臨清道，宿野店中。甫下車，有土妓五六輩，來獻曲。蓋北道風俗，妓寮多逐尖站。客至，唱小曲數齣。客給以津錢一百，欲留某妓宿。則令賚被褥來，辨色而行。給津錢一吊，津錢一百者，實五枚當南錢十枚。津錢一弔者，實五十枚當南錢一百枚。其價廉如此。然若輩多與响馬賊連合，偵探客囊而報告之。妓而盜者也。朱老行旅，心知之。又臨清爲响馬淵藪，益戒嚴。當時見五六輩，皆塗脂抹粉，手持胡琴，或月琴，泥身畔，喁喁作絮語。內有一妓，周身黑衣，結束偻仄，年二十許，不御脂粉，不攜胡琴。雜諸妓中，喚客一聲，卽退立門簾下。諸妓妖嬈萬態，或起或立，或進或退，輒回顧黑衣妓。黑衣妓若以目指揮之。朱固機警，知黑衣妓必諸妓之領袖，而舉止之態度，眉目之神彩，百不類妓。其爲响馬賊之偃無疑。顧荒村野店，暮色淒其，無術以脫其危險。

心房震動。如觸電氣。耳爲之顫。猛然省曰。此妓非常人。以情哀之。或可免。乃退諸妓。而獨留黑衣妓。妓亦欣然留。朱乃喚酒。與妓對飲。各詢生平。妓自言家貧。不能自活。忍辱爲此。朱具述古名妓歷史。如紅拂梁紅玉事。爲之勸慰。且故意推波助瀾。以激發其豪氣。妓亦悲歌慷慨。泣下數行。朱自道生平遭際。險阻艱難之狀。歷歷如繪。妓問此行何爲。所帶何物。朱具述梗概。爲言餉銀幾萬幾千兩。一無隱諱。談次。聞窗外颯颯聲。揭紙簾。睨視窗櫺外。則大雪迷漫。與微月光線相映。一白無際。顧妓僅禦薄棉衣。殊寒甚。朱卽從篋中檢羊皮短帔。爲妓披之。時則殘燈將盡。爐火不溫。朱出燭續膏。仍復對坐談心。終不及亂。俄聞雞唱。妓循例告去。脫帔置土坑上。朱贈銀四兩。又持帔授之。曰。天寒。早行良苦。此薄物。爲卿禦寒。勿介意也。妓曰。蒙君憐妓。虛度良宵。受銀已無狀。敢有他。朱曰。所以重卿氣誼耳。牀第之私。非所以褻卿也。何歉爲。妓乃道謝去。行半里許。忽回。朱聞叩門聲。大恐。啟視之。則妓也。朱未及問。妓遽大言曰。實告君。吾盜也。吾父爲响馬領袖。以吾爲香餌。然吾

守身甚嚴。有起意亂吾者。立刃之。今猶處女也。蒙君柳下坐懷之義。范叔綈袍之仁。特報君。帔君所需。吾去。卽遣人來還。更有一寶物。君收之。天初下雪。泥未濘。可踏雪行。早離此。朱且驚且喜。長跪拜謝。妓不顧而去。隔一小時。有人來還帔。並袖出一小囊。曰。此主人所以贈君者。囑君載之以行。有無量價值。至楊柳青某鏢局。有人來索。君卽付之。千萬勿誤。朱受囊。出銀犒來使。使者曰。主人命不得受一錢。遂去。朱啟囊視之。則三角小旗也。天旣大明。朱促車夫行。車夫以危險辭。彊而後可。將行。朱出小旗。插車篷上。車夫相視愕然。曰。何由得此。此去無憂矣。旣行二十里許。有騎馬荷槍者二十餘人。迎面來。摩車而過。又回馬。盤繞一周。諦視小旗。遂巡去。前行二十里。又如此。凡行五六日。遇如此輩者數十起。距楊柳青十餘里。卽有人來迎。詢之。則某鏢局所遣也。引之至局。供給豐腆。夜闌。主人入室。詢旗所從來。朱乃具述其故。面歸之。主人曰。此貴重物。非有大感情者。不輕貽也。今已出重圍。無須此。僕將持此以復命。不落他人手也。朱乃再三道謝而別。

夏鐵厂。燕人。孔武有力。而貌恂恂若好女子。能飛石中人穴。百步外擲之立斃。路遇不平。輒拔刃相助。平居深自韜晦。守勇夫重閉之戒。年逾弱冠。擇偶未得。淡然置之。時有某大員將由京返鄉。滿載黃白物。懼爲盜劫。聞鐵厂名。以重金聘爲保鏢。舟行百餘里。有小盜尾之。蠢蠢欲動。鐵厂遙擊之。中其一。餘鼠竄去。復行數百里。泰然無事。大員極譽鐵厂之勇。而鐵厂亦頗自負。一夕。突有綠林豪傑數十輩。縱馬疾馳而來。鐵厂持劍迎敵。白光如電。灑漫天空。酣戰一小時。盜蹶者十餘人。瞬息間。餘均不見。鐵厂方欲返。突有人反握其手。雙劍委地。其手柔滑如凝脂。一經接觸。如有流電奔其身者。其身立化爲棉。回首視之。則一絕色好女子也。女子向之微笑。扶之上馬。己亦縱騎行。鐵厂之馬。卽隨之往。不能自主。未幾。入山洞中。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別有天地。抵一大廈。速之坐。謂曰。夙聞鐵郎義。今乃爲不義者。作護符。滋令人不解。夫某之貪殘。盡人皆知。吸民脂膏。以飽慾壑。郎宜爲民請。

命。乃竟見利而忘義乎。鐵厂大慙。再拜謝罪。時壯士數十人。羣移珍寶至。一大漢持一首級奉女。血淋漓猶未乾。鐵厂視之。則某大員首也。不禁大駭。女命之退。遂與鐵厂作絮談。情意頗洽。女自稱小字飛霞。本大家女。父爲某大員所冤殺。遂奔走江湖。得異人授劍術。爲此山之主。今大仇已復。當相慶賀。是夕。山中大張筵宴。軍士各得賞賚。女與鐵厂則另席飲酒酣。問鐵厂娶乎。答曰未。女赧然曰。若妾蒲柳之姿。何如。鐵厂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女大喜。遂合卺焉。鐵厂居山中。女授以劍術。盡得個中三昧。乃以山主讓大漢。相與游歷名勝地。一日。至峨嵋山。遇其師。遂告以練丹之法。夫婦修養三年。遂成劍仙。後不知所終。

巾幗英雄

沈尉德。羅店拳師也。一日。偕門下士數十人。在一草場上教授技術。偶一失手。將所持重逾百斤之大刀。悞墮於賣果者担。果盡被損。賣果者爲一老翁。鬚髮斑白。態殊龍鍾。見之亦不怒。握拳笑謂沈曰。壯士力逾常人。百斤之物。竟如宜僚之弄。

九可謂並世無匹矣。然老夫雖髦少年亦好弄刀棒。顧淺嘗輒止。初未得個中三昧。今壯士強老夫十倍。實所心折。惟所壞老夫担中果品。有關血本。敢請賠償。沈笑曰。叟言良是。第須與我一相搏。如能勝吾一拳。卽償叟百斤。亦所勿吝。脫不能勝。則休想得吾半文錢。還請當心好頭顱也。翁聆言不答。卽舉拳擊沈。沈竭力格鬪。汗流浹背。不料竟爲翁所乘。仰跌丈外。額破血流焉。翁掖之起。笑謂之曰。壯士習陳家法。僅窺門徑。未入堂奧。奈何目空一世。大言不慚。若此。脫所遇非老朽。子今日殆無生望矣。子正英年。後當慎之。須知大勇者若怯。君誠善斂鋒芒。小心翼翼。庶幾免招尤而無意外禍耳。語畢。揚長自去。沈自經此創。意氣漸平。一洗從前驕橫之習。後數年。沈爲某大吏保鏢。護餉銀十萬赴魯。該處本多綠林豪客。沈知之。審因與及門驍健者二十餘人同往。途經某山。時已月落烏啼矣。沈一馬當先。正按轡顧盼間。忽呼嘯一聲。來一偉男子。面目猙獰。口大如斗。身長九尺。腰闊數圍。狀甚可怖。見沈卽指而叱曰。何來送死鬼。胆大乃爾。脫尙愛惜性命者。其速下

馬盡獻所有。否則請血吾刃。沈聆言勃然怒。拍馬與鬪。戰未數合。卽被擒。門下士覩狀大駭。先後鳥獸散。某吏伏地戰慄。哀求饒命。偉男子揮刃斬之。卽縛沈並取所有上山焉。詰朝。引沈入見盜首。則固一巾幗英雄。嬌嬖將軍也。明眸華睇。巧笑多姿。似含情不勝者。熟視久之。卽命解縛。柔聲詢問姓氏。沈一一具告。女笑頷之。尋起執沈手。同步入室。謂沈曰。儂一世家女。父名王瑰。因好善而招忌。爲官吏殺却。兄年少氣盛。結識江湖豪俠。入署殺官。後遂亡命至此。今兄病故。儂代領其衆。專以劫富濟貧。鋤強扶弱爲事。初非一味殺掠。蠻橫無理者比也。天假之緣。得君來此。快睹光儀。欣慰奚似。故特遣胞弟下山迎迓。幸不辱命。儂平時本自命不凡。今覩君亦有爲之士。如不見棄。願侍巾幗。沈初遜謝。尋見女意誠。乃笑允之。卽夕合卺。女命書記葉求瑞贊襄嘉禮。沈視之。卽前之賣果叟也。因執手各道契闊。女笑指翁言曰。此吾舅也。技甚高。沈郎暇時可與之談。沈頹然唯唯而已。一夕沈同女召集各盜。考查功績。盜凡百餘。獻物求功者。不過七八人。餘咸屏息不語。內惟

一紅衣童子。年才五六齡。眉清目秀。而體甚矯捷。笑謂女曰。姊乎。弟昨至。尤家搜覓各珍室。值膏在七八萬金以下。是以棄之不顧。空手來復命。乞姊諒之。女笑拍其肩曰。阿弟真眼高於頂哉。然李家一度問津。豈亦無一草一木取來乎。童子聞言大笑奔出。移時欣然持一硯至。曰。此硯聞係五百年前物。然估計所值不過爾爾。是以取來後玩之三日。卽棄之階下。不知阿姊喜此物否。女笑而取之。沈詢童子。知實女之幼弟。默念年幼若此。而聆其所言。技已非常人可比。不覺心折。一日沈燭坐廳事。朗誦兵書。忽女偕幼弟至。弟見書大笑。擲諸地曰。此書我去歲已讀之爛熟。阿兄年長爾許。尙未取而研習耶。沈爲大慚。未幾沈偕女及其幼弟下山。投故友某帥處。某帥待之甚殷。旋卽授沈一軍。使鎮魯之某村。村多雞鳴狗盜輩。自沈至後。遂漸絕迹。蓋皆女與幼弟之力居多。女名調梅。又號愛霞。曾著愛霞詞辨一卷行世。其幼弟名鶴雲。後與沈同仕至千總。中日之戰。沈隨某宿將死戰。卒陣亡。長官不之卹。鶴雲怒。語侵長官。遂被斬。論者怨之。

齊二寡婦

蜀中妖婦齊王氏軍中稱爲齊二寡婦。姿容絕艷。而驍勇特甚。兼善幻術。時桂涵羅思舉赴營投効。勒制軍以都司札付二張。元寶二錠給之。限七日。斬齊王氏首級。遲則軍法從事。二人易服往探。齊王氏擁衆屯大寺內。夜臥紗帳中。一足翹帳外。室中燃巨燭如白晝。檐下持刀護者四十人。二人登樹伺之。竟夜不得其便。因相商曰。逾限當死。不勝亦死。不如徑往取之。遂各執巨斧。從樹躍下。持刀者四散。辟易。齊王氏躍起。從牀中飛出一鞭。幾爲所中。倉猝中。斫其一足而出。俄而賊營大擾。舉火如星。二人仍從樹上穿葉攀枝而遁。持足以獻。勒疑其僞。後知齊王氏受傷。越日死。遂復優賞之。有黑老頭者。每戰作先鋒。尤爲勇悍。曾一日手斬總兵二人。官軍望而畏之。有徽人裴某。能手舉五百觔。隨其同鄉某監司在營。一日大帥議出隊。裴出跪帳前。求派差使。帥問何人。監司稟稱。係伊隨僕。不諳軍規。當責懲之。帥曰。此人頗有膽氣。令帶百人出隊。獲勝而回。賞以六品頂戴。裴大喜過望。

月餘。又領衆巡行。遙見一女子單騎持槍至。衆兵望見盡逃。裴自念一女子耳。殺之當不費力。策馬直前。舉矛刺之。女略一舉手。裴已翻身入溝內。幸素習水性。見女下騎。俯首尋覓。遂從水中躍起。矛中其喉。女出不意。仆地而死。卽登岸。拔刀斬其首以歸。因所殺一女子。不敢報功。私與同列言之。索觀其首。乃黑老頭也。立聞於帥。亦大喜。超擢參將。後官副將而終。

綠衣女子

李七魯之濟南人。業保鏢。幼拜少林鐵禪僧爲師。精內功。專使毒藥鏢。發時萬無一失。時航海未通。綠林兄弟聞李七名。莫不竄逸。以是往來齊魯間。所向無敵。李亦驕蹇殊甚。一日。有墨吏王某罷職回里。請李護從。道經峨嵋。遙見石壁峭立。藤蘿蔓延。山路異常曲折。忽聞有虎嘯聲。無數莽男子自林中出。呼曰。速獻黃白物爲公壽。否則莫怪無情也。李聞笑曰。何物小醜。敢在李某前猖獗。言畢。手起三鏢。三盜皆倒。餘俱抱頭遁去。李乃驅車又行。未數武。見一綠衣女子。年方二八。手執

雙劍。且舞且呼曰：李七小子，敢與王墨吏保鏢，如贏得老娘手中刀，此地不難任爾經過也。聲未畢，而王某已倒於驢下。李乃持刀往鬥，刀觸劍，而刀頭忽削去。急發鏢，鏢亦被女所接。李此時焦急萬狀，呼曰：余手中已無兵刃，汝敢與余空手一角乎？女聞言笑曰：可。乃下騎與角，交拳有頃，似爲一師所授。二人皆異甚。當此難解難分之際，而其師鐵禪僧忽至，僧曰：李七，汝功猶未滿足，胆敢與汝師妹決鬥。老僧不至，汝敗必矣。二人聞言乃各止鬥。鶴立以待，僧又言：吾人處世，當以濟貧護弱爲懷，何得爲墨吏作守財奴？乃殺王某而取其財，接濟貧乏。李七無如之何也。後李不知所終。

盜迎新婿

黃鏢客者，佚其名。湖州勇士也，善技擊，能負重，雖腰纏千金，猶身輕似燕。行走若飛。一日，爲人護輸貨，入都，過山東道，被盜窺見，尾隨其後。至一荒村，盜忽上前，喝阻，遂相格鬥。盜俱不敵而退。少頃，一女子來，年可二八，貌甚美麗，相見卽發一

鏢黃以口啣之。擲於地。復與之較拳。良久。女漸不支。問曰。汝拳法甚精。爲何人所授。願聞汝名。黃曰。余少林山禿僧之徒也。女曰。區區一僧耳。何足言哉。汝果勇。敢隨往我家。再決一勝負乎。黃聆言觸忿。直抵女家。則見女父率子姪等歡迎於門。曰。新婿來矣。黃駭然問故。翁曰。禿僧者。余師兄也。偶道及君技。輒贊譽不止。余渴慕良殷。久有以小女妻君之意。今故遣衆及小女試之。果非君敵。誠天假之良緣也。於是點綴華堂。結婚成禮。黃既入贅爲翁壻。越日別遣人資金赴京。嗣後遂不復爲鏢客矣。

送還數珠

乾隆時。兩江制府黃太保巡邊至鎮江府。舟泊京口。忽失其所掛數珠。大驚。傳地方著令嚴緝。限一月內交出。縣官受命退。卽飭役各處緝訪。了無蹤影。無何限期已迫。追比俱窮。令某焦思無策。乃離署微行。密訪數日。至勾曲山後。遇一韶麗女子。衣絳緞衣。弓鞋窄袖。行絕壁間。探女貞於樹。迅如飛鳥。異之。伺其歸。尾至溪邊。

入一洞穴。某亦躡入。其中大可數畝。而幽折輻旋。迴非人境。穴將盡。有茅屋數間。門外槿籬縈繞。一老婦滌器於竈。見某訝曰。是非某官耶。何以至此。某前揖具道來意。嫗微笑曰。哦。想又是吾女與貴上人作劇耳。此女憨態未改。致貴官惶急如此。自當懲之。但此時不知何往。姑請歸。明日當令送還。貴官於午前至報恩寺塔頂。携取可也。某悚然敬諾而出。疾馳稟太保。太保不勝駭異。次日命副將某率兵往環塔。發弓注矢以待。至日中。衆目睽睽。仰注塔上。忽見一道紅光。瞥如飛電。而數珠已挂於頂。一時萬弩齊發。渺然如捕風影焉。於是令健卒梯而登。取珠下。珠上繫書一封。題曰。空空兒手緘。以呈太保拆視。大略言其蒞任以來。挾威以擾士民。挾術以欺君上。挾勢以辱長吏。以調察縱武弁。以羅織爲腹心。以凌辱稱孤立。濟貪以酷。行詐以權。身荷封疆之任。心懷鬼蜮之謀。一方徧罹荼毒。而紳士無所控。科道不敢糾。故取公此物。聊用示警。若不速圖悔改。仍蹈前愆。卽當取公首級。以爲爲大吏者戒云云。太保讀畢。毛骨悚然。其貪暴從此稍戢焉。

女盜祖饒

荊州盧生有族兄任狄道州司馬。往依之。而兩月前已擢鎮西太守。囊無資斧。流寓沙尼驛。幸幼習武事。權教拳棒爲活。驛前棗樹兩株。圍可合抱。時當果熟。打棗者日以百許。盧笑曰。裝鈎削槌。毋乃太迂。吾爲若輩計之。袒衣趨左首樹下。抱而撼焉。柔若蓬植。樹上棗簌簌墮地。衆奇之。旁有一髻者笑曰。汝何足奇。亦袒衣趨右首樹下。以兩手對抱。而枝葉殊不少動。盧哂之。髻者曰。汝所習者外功也。僕習內功。此樹一經著手。轉眼憔悴死。盧疑其妄。無何葉黃枝脫。紛紛帶棗而墮。而樹本僵立。宛然千年枯木。盧大駭。拜問髻者姓名。並願受業。髻者曰。孺子亦屬可教。轉詢家世。並問婚未。盧曰。予貧薄。終歲強半依人。未遑授室。髻者曰。僕姓夏。家距此不遠。有拙女未字。與足下可稱良匹。未識肯俯納否。盧曰。一身萍梗。得丈人行。覆翼之。固所願也。髻者喜。挈之同歸。裝女出見。於是夕卽成婚禮。明日謁其內黨。有老嫗跛而杖者。爲女之祖母。鬢襟禿袖。頤而長者。爲女之嫡母。短衣窄袴。足巨。

如籬者爲女之生母。野花堆鬢而粉黛不施者。則女之寡姊也。盧以女德性柔婉。亦頗安之。居半載。見孀者形蹤詭秘。絕非善類。乘其出游未返。私謂女曰。卿家行事。吾已稔知。但殺人奪貨。終至滅亡。一旦火焚玉石。卿將何以處我。女曰。行止隨君。妾何敢決。盧曰。爲今之計。惟有上稟高堂。與卿同歸鄉里。庶無貽後日之悔。女曰。君姑言之。盧以己意稟諸老嫗。老嫗沉吟久之。曰。岳翁未歸。理宜靜候。但汝既有去志。明日卽當祖餞。盧喜。述諸女。女蹙然曰。吾家制度。與君處不同。所謂祖餞者。山房而室而堂而門。各持器械以待。能處處奪門而出。方許脫身歸里。否則刀劍下無骨肉情也。盧大窘。女曰。妾籌之已熟。姊氏短小精悍。然非妾敵手。嫡母近日病臂。亦可勉力支撐。生母力敵萬夫。而妾實爲其所出。不至逼人太甚。惟祖母一枝鐵拐。如泰山壓頂。稍一疏虞。頭顱糜爛矣。妾當盡心保護。但未卜天命何如耳。相對皇皇。竟夕不寐。晨起束裝。暗藏兵器而出。才離閨闈。姊氏持斧直前曰。妹丈行矣。請吃此銀刀。膾去。女曰。姊休惡作劇。記姊丈去世。寒夜孤衾。替阿姊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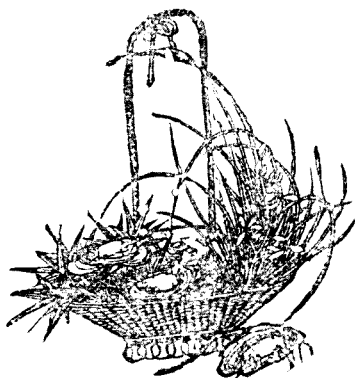
擁背。今日之事。幸爲妹子稍留薄面。姊叱曰。癡婢于背父而逃。尙敢強顏作說客耶。取斧直砍其面。女出腰間鎚抵之。甫三交。姊汗淫氣喘。擲斧而遁。至外室。嫡母迎而笑曰。嬌客遠行。無以奉贈。一枝竹節鞭。權當壓裝。女跪請曰。母向以姊氏喪夫。終年悲悼。兒雖異母。亦當爲兒籌之。嫡母怒曰。妖婢多言。先當及汝。舉鞭一掣。而女手中鎚起矣。格鬥移時。嫡母棄鞭罵曰。刻毒。毋欺娘病臂。只把沙家流星法。咄咄逼人。呵之去。遙望中堂。生母垂涕而俟。女亦含淚出見。曳盧偕跪。生母曰。兒太忍心。竟欲拋娘去耶。兩語後。哽不成聲。盧拉女欲行。女牽衣大泣。生母曰。婦人從夫爲正。吾不汝留。然餞行舊例。不可廢也。就架上取綠沉槍。槍上挑金錢數枚。明珠一挂。故刺入女懷。女隨手接收。素然解脫。蓋銀樣臘槍頭耳。佯呼曰。兒郎太跋扈。竟逃出夫人城矣。女會其意。曳盧急走。將及門。鐵拐一枝當頭飛下。女極生平伎倆。取雙鎚。急架盧從拐下衝出。奪門而奔。女長跪請罪。老嫗擲拐歎曰。女生外向。今信然矣。速隨郎去。勿作此惺惺假態也。女隨盧歸里。鬻其金珠。小作負販。

頗能自給。後壽者事敗見執。一家盡斬於市。惟女之生母。子身遠遁。祝髮於藥草尼菴。年八十而終。有遺書寄女。女偕盧亦至尼菴。見床頭橫禪杖一枝。猶是昔日槍桿也。女與盧皆大哭。瘞其柩於東山之陽。廬墓三年。然後同返。

借財濟貧

某富家郎。藉父遺產。納粟官浙。數年間。宦囊豐滿。命公子捆載歸。時行旅不寧。荏苒遍地。募勇士護之。途中遇一女郎。豔麗無匹。謂公子曰。橐中物盍假我爲濟貧之用。公子始悟彼爲綠林中人。急呼勇士備敵。女郎飛一彈中勇士耳。諸人正持兵欲與角。尋彈落如雨。徧中其耳。女郎謂諸人曰。若輩縱多至百數十人。亦多費我百數十彈耳。諸人胆寒魄落。不敢與抗。公子急策馬從間道逸。女郎乃指揮夫役。從容搬運而去。公子歸訴於父。命人四出偵緝。逾月。公子偕勇士游西湖。瞥覩女郎行隄上。兩美婢隨之。公子令從者突出擒之。女郎嚶然一笑。一婢略一舉手。而仆者三人。餘皆不敢動。公子懼欲逃。女郎令婢挾至舟中。設筵享之。飲饌極豐。

酒酣。女郎謂公子曰。爲僕轉達令翁。無再相迫。瑣瑣黃白物。無足介懷。日間常有消息至也。飲畢。送公子登岸。公子歸告其父。翌日晨起。枕忽截爲兩段。旁有紙一幅。大書其父罪惡。促令改悔。謂以枕代首。聊示薄懲。閱之大懼。遂召還捕者。不敢追問。而其父亦改過遷善。卒爲賢長官矣。



新編
分類

古今武俠奇觀卷三

溧陽許慕羲編輯

▲婦女武俠類

周夫人

前明周忠武公遇吉之忠勇。世多知之。乃其妻亦奇女子也。世則未有知者。山東李織齋煥章。有周夫人傳。今錄於此云。周夫人者。山西總兵左都督忠烈公周遇吉元配也。將家子。貌美麗姣好。織小盈盈。有異力。善騎射。挽弓數百石。讀兵家言。傳李衛公兵法。屢佐忠烈公立奇功。崇禎末。從忠烈公雷武帥幕中。李白成西入潼關。據西安。稱大順王。僭號永昌。夫人謂忠烈公曰。明年寇必渡河。將軍當奏之朝。統兵禦之河上。天下事猶可爲也。忠烈公是之。不果行。明年正月。寇分四將軍。兵出河懷蒲津。自分兵四十萬。由西安東。收諸塞上兵。趨宣府居庸。犯京師。是時

忠烈公在雁門。聞諸路鎮將皆降。乃擇標兵三千人。屯甯武。寇至。忠烈公迎之。三戰。大敗之。俘斬數千計。自成驅榆林甯夏兵。共攻忠烈公。又大敗之。追戰。陷重圍中。奮力格鬪。俘斬愈多。日暮。寇已退。馬中流矢。忽蹶。忠烈公拔佩刀自殺。夫人貫重鎧。持雙矛。三陷陣。入中堅。折其牙旗。斬最驍將。寇大崩潰。莫敢當。自成至日暮。又合圍。夫人潰圍出。標下健兒盡矢。夫人怒。自鞞間提其賊前隊將而舞。寇披靡。自成大驚。遯去。陣潰亂。夫人乘亂攻之。所擊殺近萬。忽聞傳云。忠烈公已就斃。夫人大呼曰。天乎。天乎。將軍死。戰何爲耶。亦自殺。時有一將軍最勇。亦死軍中。史氏並軼之。余來趙城。學博文水武公。君子不妄語人也。爲予言其本末。爲之傳。附忠烈公傳後。

按。明史周遇吉傳。夫人劉氏。素勇健。率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靡。登屋而射。每一矢斃一賊。賊不敢逼。縱火焚之。闔家盡死。是公之夫人爲劉氏。其勇誠健有之。如此傳。則并能持矛陷陣。力戰捐軀。凜然烈丈夫矣。錄之。亦可補史傳之遺。

周遇吉諡忠武。此云忠烈。何歟。（慕羲氏誌）

賊壘奪尸

沈雲英。浙江蕭山人。居長巷里中。父至緒。崇禎辛未武進士。爲道州守備。雲英性聰慧。工書。旁涉經史。癸未。張獻忠破武昌。入湖南。湖南郡縣皆靡。惟道州以至緒力戰得全。旣而再與戰。馬驚仆。陷於陣。雲英聞父變。奮呼持矛。趨賊壘。奪父屍還。賊環擲之。雲英左右支格。賊莫能傷。完守入保。而道州終不可破。湖撫王聚奎疏聞。烈帝詔贈至緒昭武將軍。而授雲英游擊將軍。仍代父爲守備。守道州。雲英所適。四川人賈萬策。爲荊州督師營中軍。分守南門。城陷。不屈死。雲英聞夫變。慟哭辭職去。間關數千里。出入賊壘。扶柩歸蕭山。遂隱居。教授里中。兼以書法訓後學。族子兆陽。受春秋胡傳。爲知名士。卒年三十八。（見汪啓謨文集）

輿尸還葬

歙縣畢氏女。名著。字韜文。清初人。布衣王聖開之妻也。年二十。隨父宦薊邱。父與

流賊戰死，屍爲賊所得，著身率精銳，劫賊營，手刃其渠，衆潰，輿父屍還葬金陵之龍潭。夫婦偕隱以終。有紀事詩云：吾父矢報國，戰死於薊邱。父馬爲賊乘，父屍爲賊收。父讐不能報，有愧秦女休。乘賊不及防，夜進干貔貅。殺賊血漉漉，手握仇人頭。賊衆自相殺，屍橫滿坑溝。父屍輿糶歸，薄葬荒山陬。相期智勇士，慨然賦同仇。蛾賊一掃盡，國家固金甌。又有村居詩云：席門閒傍水之涯，夫壻安貧不在家。明日斷炊何暇問，且攜鴉嘴種梅花。

深山習劍

贛州魏高者，叔子之後裔也。年五十無子，生一女，掌上珠不啻也。因名珍娘。魏家中資稍長，延師教之讀。珍娘頗慧，未十歲，屈騷宋賦，朗朗成誦。塾離家僅隔一垣，每日皆高自送往，晚則自迎之。一日午後，大風雷雨，黑雲罩屋上，咫尺不辨人面目。高急往塾視珍娘，至則塾師與學生十數人，皆仆於地，已失珍娘所在。少焉，塾師蘇，曰：頃來物甚怪，攫珍娘，吾起扞之，爲其所仆。高與妻朱，哭不欲生，以珍娘必

果怪物腹矣。閱七年，珍娘忽來。高朱大驚喜，詢問何以得生。珍娘曰：怪物攫吾行，極速，瞬息越數峯，已昏矣。忽有人撫吾之額，曰：驚乎！開眸視之，見一婦人，年三十餘，右手把劍，左手撫吾，曰：爾爲山魃所攫，吾已殺之矣。因詢吾居止，吾以贛州對。曰：此爲西粵，去爾家已千里矣。暫從吾遊，異日歸，可耳。挈至其家，茅屋數椽，結於萬峯之巔。日夕授吾劍法，督責頗嚴。吾不敢言歸，今忽謂吾曰：爾可歸矣。復得與父母相見，豈非天乎？朱曰：爾一弱女子，跋涉千里，險絕矣。珍娘曰：此行迭遇暴客，皆吾劍殲，因出一劍，長不盈尺，明如霜雪，光奪人目，不可正視。高囑收之，復課以詩書，戒其毋習武。珍娘曰：武不可習，但有一心事未了。往日在西粵山中，日以刺猿爲樂，一日逐一猿，毛已白，善變化，刺之未中，被其逃去。歸問師，師曰：此猿已成精，今被爾擊而逃，不知又在何處作怪矣。他日若遇此猿，必擊殺之，不然，爲害匪淺。若擊死此猿後，吾之劍可以終身不用，今尙未也。

夤夜投宿

河間祝生名士也。風流倜儻，談吐豪爽，喜談諧。後因市塵塵俗，遷居山中。一夜，祝邀二三人，杯酌暢叙。忽聞銅環聲響，祝呼童開門，則一嬌好女子，乞投宿。祝異之，詢其自何處來。何蚤夜至此。女曰：行路人何必絮問。今乞投宿，允則允耳。何多疑哉。祝遂首允，以東廂居之。未幾客去，祝復詢女邦族。女曰：君固疑妾耶。妾請卽行。言罷，淚潄潄下。若不勝其悲者。祝不忍再詢，而疑終不釋，不得已遂寢。翌晨祝起，見東廂門尚嚴扃，不敢往呼，令僮烹茶以待。及午，門尚未啟，祝始大疑，欲往叩問，恐受女責，趨趨不前。俄而天暮，祝心中忐忑，意不能釋，乃女忽飄然自房中出，笑謂祝曰：謝君厚意，留此一宿，使妾竟雪大仇。祝聞言駭極，幾不能答。女又續言曰：大恩無以爲報，聊贈一物。言畢，遂轉往東廂，携一破囊出，曰：此妾盛劍囊也。殺人多矣，能辟邪祟。祝姑收之。女遂欲別，留之不得。後祝以其事告諸友，始知是夜某相被人潛害，蓋此女所爲。視其囊，則寒氣逼人，真稀世物也。相與驚歎者久之。

英雄侯其名。蜀人也。美丰姿。善技擊。能於百步外射物。無一不中。年二十。猶未娶。嘗挾矢控騎。馳騁深山中。以射獵爲事。一日。逐一鹿。迷失道。捷行數十里。但見怪峯插天。奇石當路。俯視崖下。石齒狀似虎豹。澗水疾瀉如飛瀑。生亦不懼。仍策馬前行。漸覺道途平廣。林木蒼翳。時參橫月落。星光照山。生愛其清幽。乃下馬步行。忽見一黑影飛越至。道旁亂草披拂。簌簌作聲。凝神視之。則一偉丈夫。狀極雄壯。見生。大喝曰。何物狂夫。敢履此禁地。直前欲捽之。生拔劍迎拒。未三合。劍斷身仆。遂被執。偉丈夫挾生行。越巔躡谷。捷若飛燕。未幾。抵一處。宮闕連雲。若王者居。偉丈夫牽生入室。少頃。但聞弓鞋細碎聲。一女郎亭亭自內出。年可十八九。花容玉貌。麗絕塵寰。生覩之。疑雲頓起。默念深山窮谷。那得有此玉人。正驚訝間。而女已發言曰。觀子狀貌。頗似溫文雅士。深夜入此地。意欲何爲。幸速見告。生長揖曰。無他。迷失道耳。女癡視生有頃。嫣然一笑曰。然則驚貴公子矣。言次。命婢呼偉丈夫來。面斥之曰。貴客駕臨。不應遽施無禮。令速斬却。生爲哀懇。乃釋之。女遂呼婢設

筵與生對飲。且命歌女舞觴。綺筵旣張。管絃雜陳。生大樂。目眩神迷。恍疑置身廣寒宮裏。不知尙在人世矣。席中詢女身世。曰。避仇至此。條已數年。今雖爲盜。然祇劫非義之財。以濟貧乏。貪官污吏之被手刃者。蓋不知凡幾矣。又問其姓名。則笑而不答。自是生日與女並轡齊出。遨遊山水。或登高造山巔。狂歌長嘯。歡洽旣久。不及於亂。女善劍術。出生上。生師事之。不數月。盡得其法。女曰。今而後可出以應世矣。遂送生行。臨別叮嚀曰。此中人語。不足爲外人道也。生領之。而依依不忍遽別。女笑曰。癡郎。此間樂不思蜀耶。但儂事未畢。今猶非其時也。三年後重來此。毋爽約可耳。生乃含淚而別。及抵家。父已歿。母他嫁。遂閉戶讀書。不聞世外事。如是者三年。重訪女於山中。則桃源猶是。人面已非。悵悵而返。俯仰身世。形單影隻。抑鬱無聊。於是浪跡天涯。藉舒幽悶。後抵燕京。聞某巨公被盜劫。全家盡殲。生不以爲意。次日忽逢女於逆旅。謂大仇已復。可償夙願矣。生始知女之仇人。蓋卽某巨公也。乃相偕入山。成伉儷焉。

壁飛善技

某縣有盜夜入巨室登其樓見一幼女可十六七歲於燈下觀書有小婢垂頭而睡盜易之探囊發篋恣所取將去顧女若無覩者異之戲拍其肩女大怒而起曰安得無禮謂吾刃不利乎爾入吾室肱吾篋必有絕人之技試獻所長或可免爾死不然血吾刃矣盜聞大駭乃曰請觀吾技卽向壁間攝衣而上若有階級者及屋椽始卻而下女笑曰技止此耳提其足擲向前則一足折矣女舉纖趾踞壁直上及椽則翩然翻身以背負壁徐徐走下謂盜曰視爾何如盜叩頭乞命女曰吾不殺汝又提而擲之牆外

衛女

卽墨楮生善畫能文游大梁中丞某公與其父同年以年家子往謁中丞善其才爲之揄揚遂擅名豫中迎母與妻家焉鄰衛媪者夫官靈寶縣尉不得於觀察某假事橛職斃獄中眷屬無歸一女艷絕與楮妻相過從衛常斷炊母命楮分卹之

未幾衛媼死。女益癯無所依。楮母養於家。女紅精絕。通書史。知大義。付以家事。內外非非。沈默寡言。相處年餘。未嘗諧笑。母偶爲之議姻。以母喪未除爲辭。無何。中丞爲楮納資。得雲南臨江尉。楮母欲偕女赴任。女不可。方爲籌一棲止。至夜。門戶不啟。忽失所在。篋中得一函云。撫育恩深。義當終從。惟父冤未雪。不忍舍近趨遠。今且暫別。埋首夷門。酬恩常有日耳。楮赴滇。以畫受知制府。檄使開墾。宦橐獲豐。乞養歸。以母老塗長。聘壯士護送。至黔界。止宿逆旅。見竹輿舁女至。各忻慰。詰所自來。女曰。大冤已雪。圖所以報母耳。同行至洞庭。夜泊荒岸。盜艘數十駛至。壯士出鬪。悉被殺。投屍湖中。楮母子不知所爲。女忽短衣窄袖。卓立船頭。但見白光盤旋。盜首紛墮。餘衆駭逸。女一招手。則三寸許匕首耳。女送母至卽墨境。曰。前皆坦途。可無虞矣。願母善自珍重。兒去矣。霍然而逝。

空中落雁

紀大姑。浙之南潯人。父宜白。力敵百人。乾隆中武進士也。大姑七齡喪母。無兄弟。

宜曰愛之如掌珠。令學男裝。稍長。貌姣好。亦孔武有力。宜曰乃授以拳術。以及各種武器。無不嫻熟。彈或矢。所注無不中。距家半里許。有一塔。嘗有雙雁集其巔。大姑戲取機弩。二矢並發。皆應弦落。里人以是稱爲落雁姑娘。名噪數百里。一夕。宜曰外出。大姑偕女傭。獨居樓中。夜將半。聞隔垣有墮瓦聲。大疑。披衣起。從窗隙窺之。見有黑衣賊七八人。攀鄰屋而上。蓋鄰爲潯之著名富室某也。大姑急啟扉。連發數彈。賊激然而倒者五六輩。時富室亦聞聲驚起。餘賊皆就獲。事定。賊嘆曰。早知爲落雁姑娘之鄰。決不敢冒昧至此。年逾標梅。猶未受聘。嗣以父年老。喜浪游江湖。與人角藝。恐遭不測。請於父。以男裝隨行。宜曰許之。歷浙東西。入閩。由閩而贛。而豫。入山東。界至某鎮。有數勇士。鬪場決鬪。觀者千人。紀氏父女投所好。急擠入場。見一少年。敵二大漢。此少年英姿颯爽。氣概不凡。雖在鬪戰中。有好整以暇之致。大姑心慕之。正凝視間。忽聞其父語曰。汝見西北隅高墩上乎。有人施方暗箭。恐不爲少年福也。言未已。蚩然一聲。箭已至。大姑一躍如閃電。拔劍撥之。箭

皆返墜數丈外。觀者大譁。咸謂決鬪者以兩當一。已弱矣。況施暗箭乎。二大漢慙而退。少年感大姑相救。長揖致謝。大姑覩覩無語。宜曰。乃前詢少年家世。知係皖籍。亦將門子。尙未有室。大喜。急邀歸逆旅。說明大姑係釵而弁者。如不見棄。願結秦晉。少年喜甚。立允之。乃相將南歸。歸後數月。宜曰病死。又數月。少年至。遂娶大姑去。後有人遇之陝西。謂夫婦皆爲鏢師云。

村姑返銀

赤脚長衫者。太湖劇盜也。湖面闊者二十餘里。其最狹處亦一。二里。赤脚長衫能脚踏籐斗。手持蘆席。順風飛渡之。有時劫銀數千百兩。置之肩。如無物。踏斗過湖。趨疾如故。沿湖富紳。每遇赤脚長衫至。則願獻巨金。不敢與較。否則必遭其荼毒。雖告官。捕者皆非其敵。無益也。湖南隱讀村。有僧寺。其住僧某。歷年苦行。積得千金。一日爲赤脚長衫掠去。僧欲覓死。忽來一村姑。見僧愁苦。詰之。告以故。村姑曰。吾爲汝索還原物何如。僧疑其戲。已不答。而村姑已瞥然不見。須臾果負銀至。僧

大駭。正欲致謝。村姑忽失所在。僧乃合掌誦佛。謂生平奉佛虔。菩薩顯靈也。有知之者曰。此赤脚長衫之妹也。技勝於乃兄。能不恃斗席而飛行湖面。如履平地。每見兄行事過分。必代抱不平。懲其兄而理直之。兄無如何。不啻兄爲蹠而妹爲夷云。

孝女捕盜

乾隆末葉。相傳山左恆見一叟。以獨輪御少女。往來齊楚間。人或問之。叟曰。余家黔中。徒以身老病廢。家無儋石。借弱息覓食四方耳。或與食則食。不與亦不索。與之錢。受之不辭。如是數年。不知其居何所。並其姓氏生理也。而女與叟。宛若父女。亦未見女之足履地。手持物也。一日。值泰山廟進香。叟御女往。是日遊人甚夥。中一人。乘白額馬。雜稠人中。叟熟視良久。曰。是也。遂舍車。不交一語。互相搏擊。某度勢不敵。棄馬登屋。女曰。難袖手矣。卽下車。出雙刃。白如練。縱身登屋。迅走如猿。及之。某躍登簷脊。女從之。屋瓦盡碎。某不得脫。復與女鬪。女乘間以刃揮某足。足傷

而墜。女躍下，與叟共縛之。御車牽馬，並詣邑宰。始知女父隸黔中，捕籍某以大盜通逃，懸案數載。女父母悉罹罪，女奮然訪捕，至是始獲。叟其眼線也。後宰以文遞送之黔，奇哉女也。不奇於女之孝，而奇於女之志。不奇於女之善鬪，而奇於女之善匿。身懷絕技，不露聲色，託名覓食，遠訪數年，人莫之知。觀其立意捕亡，卒成大志，救親全名，雖古木蘭不是過也。時人賢之，遂稱之爲養木蘭云。

如意兒

如意兒趙姓，燕北繩伎也。父某，工技擊，爲北方老技師，嘗設鏢局，都中以飛虎小紅旗爲幟。鏢車所至，綠林豪客無敢犯者。中年無子，僅生一女，卽如意兒也。女幼而慧美，從父學技，盡得其傳。體輕如燕，能高躍丈許，盤旋空中，舞雙刀如雪片。人不能近。又從燕北俠女玉兒遊，學小彈弓，擊人百步外，發無不中。時光緒中，葉輪船已通，鏢局漸廢，不復存。女父以盜案株連，入獄年餘，比得雪，資產蕩然。女母亦死。出獄後，貧不能自存，不得已乃挈女至南方，漫游江浙間，以賣藝自給。時女正

娉娉嫋嫋十三餘也。某年秋，嘗溯江至漢皋，鄂方伯劉公蘇人也。其太夫人誕日，屬僚祝嘏者羅百戲爲壽。女亦在焉。盛筵旣張，諸技雜作。次及女，女父植兩竿庭中，竿高六七尺，中隔丈許，以巨索繫兩竿上端，高張如橋。女衣紅綃衣，着綠褲，短服窄袖，態若飛仙。一躍登索上，作種種絕技，變幻活潑，驚心駭目。見者未嘗不咋舌也。獻技旣畢，一座歎絕。太夫人召入堂中，握女子端相之，詫曰：「個女子，貌艷於花，弱不勝衣，乃能具此驚人技，真當世奇女子也。」愛憐備至，留署數日，賞賚甚豐。方伯有公子，字玉山者，年與女相若，溫溫爾雅，爲昆季冠。見女，尤愛之。女留署數日，兩情漸稔。公子每見女，輒相慰藉，女亦芳心脈脈，若不勝情。公子以女名如意，乃私以玉如意贈之。女去，公子悵然若失，嘗私告母，欲得如意兒爲婦。母笑曰：「痴兒癩作邪。汝宦家子，若娶賣解女爲婦，辱煞門楣矣。」汝父聞之，必遭呵斥，勿妄言也。公子畏父甚，不敢言，念亦遂寢。後數年，方伯致仕歸吳門，公子入贅於浙中田氏。彌月後，挈婦旋蘇。新婦粧奩甚豐，載舟數艘，紀綱雜沓，行李煊赫。見者靡不嘖

噴羨之。舟出太湖。薄暮。下碇湖濱。地頗荒落。忽有巨舟自上流至。亦來同泊。公子偶登鷁首。見隣舟隱約有婦女。亦不爲意。中夜。忽聞蘆葦中起鬻策聲。其音幽遠。榜人驚起。曰。盜至矣。奈何。公子夫婦皆大駭。急披衣起。臧獲輩咸覘不能動。是夜。月明如晝。公子附玻窗外望。纖屑畢現。見盜舟十餘艘。自遠而來。舟中人皆挾白刃。月光盈盈。益閃爍可怖。駛稍近。其健者已一躍登公子舟。洶洶且入艙矣。正危急間。忽見鄰舟艙戶呀然而闢。一美少年自艙中躍出。短衣握劍。凜若天神。一女子隨其後。披紅綃衫。提小彈弓。體態綽約。彷彿甚艷。少年揚臂大呼。躍登公子舟。猛撲羣盜。盜衆出不意。急環攻少年。少年奮鬥如虎。盜衆皆不敵。時鄰舟女子已猱升桅巔。高坐其上。取彈弓連發十餘彈。盜中彈落水者相繼。劉氏臧獲見之。氣稍壯。亦相與鼓噪大呼。遙爲聲援。盜知不敵。鼓棹遁去。於是女子自桅上躍入公子舟。捷若飛鳥。公子驚魂稍定。延女及少年入。整衣拜謝。女子忽前笑曰。公子受驚矣。尙識妾否。妾當年賣解女子如意兒也。公子縮視之。真爲女。驚喜交集。細

詢之。始知少年爲女夫。吳姓。字卓雲。浙中武世家也。父以軍功起家。總兵塞外。徵時。嘗與女父善。稱莫逆交。比貴。女父往投之。因結婚媼。女伉儷相得。甚於畫眉。所居與公子婦家爲同里。公子之歸也。招搖旣甚。女恐公子道中。或招不測。爰商之。其夫買棹追隨。陰爲防護。故卒得脫。公子於盜手也。公子旣知顛末。申謝再三。女夫謙不敢承。女嫣然曰。曩在風塵。蒙公子及太夫人青眼。銘切肺腑。承賜玉如意。猶在篋笥。詎敢忘邪。遂彼鼠輩。亦聊以報知己耳。公子聞女述前事。意頗徬促。而女殊泰然。絕不爲意。暢談久之。始相率辭去。翌日。公子晨起。欲往謝之。則鄰舟解維駛去久矣。煙水蒼茫。伊人不見。追念前情。悵惘不已。

入獄救夫

燕娘。薊之賣技女也。善緣橦踏繩。體輕如飛燕。玉容豔絕。隨父奔走四方。每一獻技。觀者擲錢如雨。價薄少年尤顛倒。顧女殊貞潔。豔如桃李。冷若冰雪。人畏其技精。無敢犯者。世家子駱生。美秀而文。有璧人之目。觀女作繩上舞。心搖目眩。凝注

久之女瞥見生。忽嫣然一笑。幾墮。衆大譁。女遂輟舞。下與父語。父卽來問生娶否。生答以未大喜。言女願壻生。生驚喜過望。歸告雙親。父母諗女美。然以其操業賤。慮爲戚里笑。執不許。燕娘父女亦他去。音問杳絕。生父爲生論婚於某宦室。成禮有日矣。生有中表某。負笈異邦。而名列黨籍。與生交素篤。函札時往來。會某歸里。將有所謀。事洩。某逸去。官搜某篋。得生手書甚夥。生父素剛直。常以事忤邑宰。宰因指生爲同黨。捕去。鍛鍊成獄。械至都督。竟論死。某宦室亦不爲壻營救。且告離婚。以女別字。生在獄引領待決。自憤冤苦。猶時憶及燕娘。一夕月明。生倚壁坐泣。瞥見簷際。有物如飛鳥墜。翩然入室。則一帕首黑衣人。逕前脫生械。微啓帕示生。諦視之。燕娘也。驚喜欲問。女逕挾生出。登屋越垣。捷如鳥逝。行數里外。有人繫雙衛以待。女超乘先行。命生從之。行極駛。取道皆極幽僻。生問將何之。女笑曰。至妾家耳。竟得脫。遂與女諧伉儷。生居女家數年。會鼎革。始携女歸。父母幸無恙。睹子歸復得美婦。悲喜交集。詢婦其族。女笑曰。兒燕娘也。皆大驚。生述其相救事。翁姑

感其義重爲成禮。徧延戚黨。女盛妝出拜。親友見者咸嘖嘖稱爲天人。亦無有訾議之者。

紅燈照

翠雲娘。山左產。年十七八。貌殊可人。雙趺纖小。騰躍上下可丈許。幼業賣解。隨父流轉江湖。行蹤遍南北。意氣驕甚。謂所見男子。無當意者。自矢終身不字人。曾至上海奏技。其父爲人誣陷。被拘入租界捕房。女隨往。有所剖白。而捕房例嚴禁華。人有所陳。遂被囚。不勝其苦。罰鍰乃得釋。女憤然曰。吾國官吏。往往不免冤誣人。吾每謂之暴。然尙容人辨訴也。不意西人乃如此。自此遂有仇外意。光緒庚子義和團起。女喜請於父。往投之。蓋卽團中所謂紅燈照者。女隸某大師兄麾下。甚見信任。錫以翠雲娘名號。書之旗幟而賜之。所至恆揭以行。自是裝束頓易。周身綾錦。衣履一碧。而貌益艷麗。女日見團中無紀律。行事類盜賊。頗憂之。然獨力亦莫能挽。尋入國聯軍。長驅入京師。團逃無蹤。女憤甚。激勵其部下人。咸願效死。遂與

聯軍巷戰竟日。洋兵死傷甚多。女部兵亦傷亡略盡。乃聳身登屋逸去。其後團中領佐大半爲洋人嚮導。或爲僕役。且藉洋兵之勢。劫奪搶殺。無惡不爲。女慨然曰。吾誤與若輩共事。事胡能成。然此恥不可不一湔也。乃約會飲於某處。衆素傾慕女。是日到者衆。女宣言曰。吾向謂若輩人也不意乃狗彘之不若。剗然出長劍。駢戮之。遂去。不知所終。

白衣女

前清北方一帶。恆有響馬搶劫。大爲行旅之害。故凡富商巨賈。輒携鏢客爲備。時鄂有王泉銘者。性狡猾。曾屢任府縣。得賄靡數。人民之被其害者。十之八九。斯時將解任赴京。宦囊頗豐。懼被盜劫。乃偕二鏢師行。二鏢師曾爲邑之巨盜。王以其勇。故特曲宥之。行程數日。尙稱無事。一日至某鎮。宿逆旅中。王大饗二鏢師。以酬其功。二鏢師亦故爲大言。以傲其勇。飲至半酣。王與二鏢師微有醉意。尙言不休。方欲舉杯再飲。陡覺人影一閃。寒氣逼人。一白衣女子已入室。二鏢師醉眼朦朧。

強欲起立，而頭已落地。王大驚欲啼。女已剗刃剖其腹，斷其肢，并殺其家人，一無遺類。時旅店主人聞聲驚起，見白衣女，遑恐欲遁。女曰：「無懼，吾爲天下誅此惡賊，非貪其財也。今賊已授首，其財可使貧窮者分之。」店主唯唯，遂招集鎮人之赤貧者，一一分給之。鄉人皆大喜，固請女留姓氏。女初不言，繼見其意誠，乃曰：「吾梁氏女也。」言已，倏忽登屋，頃刻人影俱渺。後鎮人感其恩，立廟祀之，題其額曰「梁氏廟」。

漁家女

夕陽將下，洞庭湖畔，有孤舟泊蘆花深處。舟小類漁艇，帆篷剝落，舟中一翁、一媪、一女子。女子年約十六七，丰姿韶秀，雖亂頭粗服，不能掩其顏色。翁媪料理晚餐畢，呼曰：「阿琴，飯熟矣，何猶未上燈？」阿琴曰：「月色正好也。」阿琴且言且上燈，燈盞瓦爲之，滿盛菜油。阿琴劃火柴，屢爲風所滅，須臾風定，燈始燃。隔船忽有少年女子，躍入篷底，拔刀大呼：「翁媪急！汝何人，得毋盜乎？」阿琴急搖手，且謂女子曰：「姊毋怪，阿母妄言，姊毋怪。盜爲展顏一笑曰：『汝好女子，汝好女子。』言和而溫，似不類爲。」

盜者方猜疑不決。而盜已揮刃殺翁媪矣。阿琴至此。魂飛魄喪。俯首乞命。盜曰。汝好女子。以我爲盜乎。汝抑知翁媪爲盜耶。琴曰。異哉。翁媪善人。救我於難者。安得謂之盜也。女子曰。吾知之審矣。汝爲翁女耶。抑否耶。琴曰。女也。雖然。義女也。非親女也。女子曰。吾知其非親也。試問汝何以爲之義女。阿琴且泣且言曰。薄命女子。隨父母泛洞庭湖。遇匪人劫財物。殺父母。推我墮於水。設非漁翁之救。早葬魚腹矣。吾感其恩。而爲之義女。非無謂也。女子曰。非也。殺汝父母者盜乎。曰。盜也。女子曰。盜漁翁也。阿琴曰。異哉。漁翁乎。何以獨不殺吾。女子曰。漁翁之留汝。欲得汝而鬻之也。阿琴曰。欲鬻我者。劫之可耳。何必推而墮於湖也。女子曰。盜之術亦狡矣。劫汝者。汝從之乎。抑抵死以拒乎。盜知汝必拒。故設計溺汝而救汝。以女畜汝。然後可聽其所爲耳。吾哀汝墮其術中。故殺盜以救汝也。阿琴哭拜曰。吾姊再生之德。夫何敢忘。然弱女飄零湖海。欲歸無家。後此生涯。當何所賴。女子曰。寒舍不遠。耕漁爲業。妹如不棄。可從我歸。阿琴乃隨女子鼓棹而去。

尼庵女子

嘯崖大令那斯璋。甲寅孝廉。弱冠時。隨其太翁官浙。常游尼菴。遇寄居女子。自言爲宋四娘。少年孤露。流落江湖。窺其居。聾媪在焉。打包之外。無長物。問所藏何物。曰劍耳。問精其術乎。曰頗學之。願爲君子一試其技。延嘯崖上座。結束爲急裝。竦身立。初舞。一片白毫光如銀毬。旋轉。渺不見人。繼而周承塵。四隅如白練一條。條左條右。不可端倪。時夜漏三下。燈光深碧。方目眩神悚。疾如鳥墮。女子已立面前。亭亭如不勝衣。仍不改如蘭之息也。復曰。君子氣宇不凡。將來必遠到。能以筆墨傳予之技。感且不朽。約次夜仍會於菴。將有所語。次日。其翁訓以課。不得出。越日訪之。已逝矣。

盜妹

蘇州賀履元秀才。美秀而文。嘗買舟赴淮上。舟子兄弟二人。一妹年十七八。有姿色。時進艙爲之溫酒瀹茗。四目縈注。深相傾慕。至無錫。舟子上岸拉絳。女謂賀曰。

君知吾兄意乎。曰：不知。女於板下出刀示之。曰：欲以此奉贈。所以不卽下手者。內河耳目甚多。再兩程。君休矣。賀大駭。求救。女曰：我兩兄。皆非可理勸者。勢須用武。幸而後濟。妻子身女流。將安歸著乎。賀指矢天曰：已有聘妻。必娶女爲次室。終身偕老。女曰：此事須密。越三日。出江。晚泊荒渚。女以刃授賀曰：可息燈。伏伺艙門。入則刺之。賀接刃。戰慄不能動。女急奪刃。伏暗中。兄入。揮之殪。次兄在蓬上。伺久之。無聲。疑有備。不敢下。女至艙後。悄呼之語。刃之亦斃。相與回舟。赴縣首焉。女出一小布包。其中辮髮累累。皆其兄歷年行劫所殺。女翦藏之。爲已脫禍計者。數之得三十五條。乃薄女罪。斷歸賀。賀見其手刃兩兄。如割腐鼠。殊惴惴。及成婚。女事姑孝。與嫡處。不敢爭夕。以孝謹聞。吁。使女幸而不遭家庭之變。充其智勇。沈幾觀變。豈不皎然烈丈夫哉。

新婦絕技

常之東鄉。王得祿父子。皆善鎗棒。尤精於彈。常挾鐵丸。爲人保鏢。羣盜無敢近者。

南北往來數十年。稱鐵彈王。三云。子藝亞其父。未甚知名。偶爲人送鏢至東昌。盜魁徐彪。勇絕倫。糾夥直前。彈早至。陷徐左目。衆負之去。思欲報復。乃改裝乞食。至常訪王三家。求爲傭。王不察。留之。愛其勤慎。徐執役亦謹。冀得當而甘心焉。願王父子。雖家居。如臨敵。故同居數月。無隙可乘。一夕。王子娶婦。徐意此雪憤時也。俟夜分。抽刀拔關。入揭帳。一足飛起。刃落地。新婦著紅襖。躍出。駢二指。削徐肩。痛如刀割。手不能舉。復騰足蹴其頷。仆地。新郎亦起。欲誅之。新婦曰。此等不直汚刃。不如縱之。使諭羣盜。俾知我家仁勇兼至也。後徐改行。爲糧艘篙師。逢人輒言之。

楊娥傳

楊娥者。滇之奇女子也。其祖父。世爲黔國公家。武藝教習。娥之兄。曰楊鵝頭。藝尤精。然與娥角力。輒負。娥貌美而趨捷過人。黔府護衛張小將者。美少年也。以勇力聞。鵝頭以其妹妻之。娥年十六。歸張氏。隆武二年也。時黔國公沐天波。奉永明王。是年。安南土酋沙定洲叛。陷昆明。天波出犇楚雄。娥夫婦及鵝頭踵至。從之而西。

明年流寇孫可望入滇。天波犇滇西徼外。後永明王兵敗。犇雲南。吳三桂追之。王與天波走緬甸。天波命娥夫婦衛王。時流寇四起。道塗梗塞。娥與張奮力捍禦。無能當之者。王始得達緬。吳三桂索王急。緬人執以獻。天波與從臣數百人皆死之。娥聞之。曰。吳三桂何人。彼獨非大明臣子耶。後永明爲三桂所弑。張悲憤成疾。卒。娥遂從兄歸昆明。賣酒平西王府西。日施脂粉。御金翠。靚粧艷服。自當壚。纖腰玉貌。見者驚爲天人。吳藩帳下紈袴子弟。聞麗人當壚。皆來肆中飲。飲既醉。游談諧浪。稍稍侵娥。娥視其壯健者。提之如提孩童。置諸狗竇。沸湯澆之。羣驚起來奪。娥略以手揮之。皆倒地。負痛逸去。明日聚惡少數十人。噪而來。娥出之街中。羣聚圍娥。娥聳身一躍。疾於鷹隼。自衆頭上飛出。立於圍外。衆相顧驚愕。不敢動。視娥則神色不變。意甚暇。衆遂散。娥亦不復賣酒矣。吳三桂聞之。欲納娥。娥忽中寒疾。疾亟。鵝頭往視之。時已深夜。入其房。一燈碧色。寒風颯然。牀頭設永明王與其夫張之靈。鵝頭呼妹不應。就視之。奄奄僅存一息。鵝頭撫之泣。娥忽躍然推見。曰。汝

亦健兒。何作女子態耶。遂啟其襟。颯然出一匕首。寒光射人。不可逼觀。娥左手把兒袖。右手執匕首。東向指曰。吳三桂逆賊。殺吾王。致吾夫死絕域。誓不與之共天地。故覓此報仇物以待之。計吾之貌與藝。足以動之。故忍耻自眩。冀老賊聞而納我。吾計成矣。不幸疾死。此天不欲我爲國家報仇也。言已。一慟而絕。猶握匕首東指云。

雌雄劍

至正間。有道士真本無。文固虛。不知何許人。客威順王家下。通曉劍術。雖畜之。未始奇也。惟樊口衛君美重之。一日。王遊別院。召二人侍。因從容諷曰。方今天下。太平日久。極盛而豐。朝政廢弛。禍在旦夕。大王朝廷懿親。宜陰爲之備。萬一風塵有警。即便指磨義旂。紓君父之急。使神州光復。爲大元宗英。豈不偉哉。王曰。爾病風狂耶。何出言若是。二人默然而退。曰。豎子不足謀。不去禍且至。於是題詩黃鶴樓。而遁。詩曰。芙蓉出匣照寒鏃。上帶仇家血影光。前席早知非聖主。悔將三策說君

王王知而求之。隱矣。未幾亂作。悉如所言。於是陳友諒、明玉珍皆遣人物色之。不可得。高皇帝既平天下。四海一家。君美兄君彥爲西兗丞。因往省之。回途覆于河中。因躑躅路側。覓火燎衣。縱步間。忽二道士前曰。范叔何一寒如此哉。視之。真文二故人也。告以困苦。二人邀過其家。則青城山也。高墻華屋。深院曲房。蒼頭數人列侍左右。與君美話舊。歡若平生。因詢其亂中出處。二人曰。自辭黃鶴。卽入黃牛。久隱青城。忽逢青眼。所惜壯心凋落。一事無成。顛仰乾坤。飄飄萍梗。索居間處。有愧故人。乃與痛飲。酒酣氣豪。議論繚起。君美曰。二公鍊質名山。猶未能忘情塵世。將不爲修真之累乎。二人大笑曰。循行數畧。儒之士。其熊經鳥伸。仙之糟粕。吾所謂修真。豈在是哉。因引君美周視其家。錦綺充盈。金玉山積。各有美人掌之。最後至一山巖中。有鬪體百枚。二人指曰。此世間不義人也。余得而誅之。君美爲之吐舌。明日大設宴。君美首席。兩美人捧牙盤。盛明珠十。黃金百兩爲壽。君美不敢却。但唯唯謝。於是劇飲大醉。本無賦詩日。幾年兵火接天涯。白骨叢中度歲華。杜宇

有冤能泣血，鄧攸無子可傳家。當時自詫遼東豕，今日翻成井底蛙。一片春光誰是主，野花開滿蒺藜沙。固虛續吟曰：豪傑消磨歎五陵，鬚衝烏帽氣填膺。眼前不是無豪傑，身後何須論廢興。當道有蛇魂已斷，渡江無馬識難憑。可憐一片中原地，虎嘯龍騰幾戰爭。其詩大抵類此。則其人可想矣。君美知所吟不能出其右。乃製喜遷鶯一闋，執杯酌謝于二公。自歌以侑焉。詞曰：乾坤如昨，歎往事淒涼，長才蕭索。景物都非，人民俱換，非是舊時城郭。世事恰如棋子，當局方知難着。勝與敗，似一場春夢，何須驚愕。寥落相見處，萍水異香，爛熳清宵酌。說到英雄，自同夢幻。澀盡劍鋒蓮鐔，看破浮雲變態，休問誰強誰弱。堪歎惜，這一番歸去，似遼東鶴。明日求歸，二人曰：唐有紅線，今有碧線，當令送君也。至則一好女子，年可十七八，負竹箱，隨真文送君美至道上。顧謂曰：好會難期，請爲起舞。碧線開箱，取白丸四，大如雞卵，乃雌雄劍也。二人引而仰之，飛躍上下，須臾，天地晦冥，風雲慘澹，惟於塵埃中，見電光翕歛，交繞互纏。君美股戰，行不成步。回望其居，皆陵谷若星，殊無有

路君美乃氣不得出。目不得合。常若刃在其頸。心膽俱落。舞罷。失二人所在。獨碧線傍立。君美倒皮囊中酒共飲。伺夜。握君美手。東南而逝。將三更許。抵家。但見金珠在榻。碧線亡去久矣。

奇女子

湘中奇女者。早喪父。奉寡母居陋巷中。椎髻操井臼。不以爲苦。自誓終身弗嫁。以養母。母欲奪其志。不可。常嗚咽語母曰。母老矣。舍兒外。孰則侍母終老者。兒雖女兒身。願盡子職。母果強兒嫁者。兒毋寧死耳。母不能答。微喟而已。女則侍母益恭。母偶弗悅。則謔浪笑傲。委婉博母歡。鄰人有登門說母。願任壻修者。女輒怒斥之。去。每出。里中輕薄兒驚其豔。或蹙蹙尾其後。評頭品足。以挑之。女不顧。低頭却避。目未嘗一斜睇也。一日。有人自後執其裙。女騰一足。反蹴之。折其脛。其人臙且痛。負創遁去。由是人無敢犯女者。女好讀書。插架可數百卷。夜中得暇。輒取劍俠等書。篝燈讀之。書聲琅琅達戶外。一夕。讀少間。微聞門外有女子啼聲。備極哀楚。愕

然起。拔關出視。月光下。見一女子蹲道左。釵橫鬢亂。方掩面而啼。女立趨前。叩其故。女子謂受盜劫。失金釧二事。盜去猶未遠也。女瞋目呼曰。有是哉。吾當爲爾返之。遂問女盜之所向。搯衣立奔。凡里許。果獲盜。旣廉得實。出小刃。截其拇食一指。以爲傲。逕挾金釧返。授女子。女子拜謝去。無何南北戰事起。以湘爲中心點。北軍長驅而南。所至蹂躪。小民之慘死者。填溝壑爲滿。女欲奉母他適。母以先人廬墓爲言。執不可。一日。女赴鄰邑省戚。晚。懇鄰人伴其母。薄暮始歸。則北師中人。方扃其家。已呼嘯他去。母因不屈。已受戮死矣。女撫母屍。擗踊號哭。哭少已。則瀝血誓諸天。誓盡殲北師中人。爲母復仇。翌日。葬其母祖塋。仗劍亡去。後數日。北師中人。夜必死十數人。胸際咸洞一孔。深二寸餘。顧不知爲何人所殺。如是三日。死者已數十。統師者驚。榜於市。大索賊。是夕。統師者亦被殺。羣士大駭。疑此中有天意。相率引去。初不知爲一弱女子所爲也。女至是則私歎曰。殲數十人。尙不足以慰亡母。彼中人皆母仇。必盡殲之而後可。遂易釵作男子裝。投南師爲小卒。每戰必先

他人衝鋒陷陣，悍鷲無匹。身經數十戰，殺敵無算。己身雖被創，不顧也。同袍交口稱其勇，顧不知其爲女子。一日大戰，摩北師壘，殺其渠而出。彈數十集其身，遂仆。仰天大呼曰：「吾可以報亡母矣。」言既而暝。戰既罷，紅十字會中人得其尸，輿之歸。始知其爲女子，顧終不能得其姓氏，吁亦奇矣。

當鑪女子

九江市杪，有小酒肆，矮屋數椽，陳設雅潔。肆中有當鑪女，甚美，年十七八，坐鑪旁。俛頸作女紅，丰儀秀麗，舉止閑雅，殊不類小家女。入異之一日，有惡少年六七人，連袂入肆，呼酒索饌，據案大嚼。目光皆注視女，謔浪笑談，涉以遊語，醉翁之意，似不在酒也。已而一少年忽行近女，步履欹斜，僞爲醉態，曼聲作褻詞戲女。女不應。少年以爲可欺也，遽以一手撫其肩。女怒，勃然起立，駢二指點其脇下。少年忽大嗥如豕，臂僵直不能屈，面灰白，汗出如瀋。其徒聞聲羣起，見面大嘩，然畏女，鼓噪而已。無敢近者。門外觀者漸集，環立如堵。被擊之少年，初猶中中置，繼則伏地呼

號漸不能聲。肆中傭奔走者咸倉皇不知所措。而女則泰然。俛頸坐鑪旁。事女紅如故。若無睹者。正喧嚷間。突一老者排衆入肆。見狀大驚。急以手拍少年肩。少年忽蹶然起立。痛楚若失。其徒乃羣圍老者。立訴其女無狀。老者殊和藹。笑容可掬。言辭婉轉。慰衆人備至。諸惡少既畏女。又屈於老者言詞。無能尋釁。始稍稍引去。後此酒肆亦他徙矣。

弱女降妖

直隸東光縣冉村冉某。年逾七旬。鰥居。膝下止一女。名英。幼聰慧。知書。喜技擊。初入女校卒業。下筆成文。出人意表。日常取賢媛傳讀之。慕花木蘭之爲人。立志事父。曲盡孝養。故已及笄而未字也。一夜有二盜入其父室。執父逼索錢帛。女聞之。挺身出。與賊鬪於室中。賊懼不敵。乘間遁出。女握槍大呼逐之。賊已逸去。於是鄰人俱服其膽勇。女士之名大著。西夾河韓氏爲女外父家。適有妖患。向夜有偉丈夫自天而降。高與檐齊。不待啟戶。昂然直入。舉家被擾。莫敢喘息。鷄既唱。物轉獸

形出門徑去。如此屢夜。遂設法隄防之。遍扃內室。移鄰舍宿。入夜物又至。見室無人。知徙他所。號跳而出。延街叫罵。聲動鄰里。雞鳴始止。由是鄰人懼觸物怒。不敢公然留客宿。勸令某家遠避。一日。舅合家來。向女細述。意欲祈天師符籙鎮壓之。女毅然曰。妖由人興。一念不正。草木即可爲災。土偶亦足作祟。矧足而走。翼而飛者。之爲害尤烈乎。不思內省。但區區焉延覘巫。施符咒。百計驅遣。何益哉。舅其自省。妖當立滅。某悚然聽之。遂將女言寫於壁。權當書紳之意。日。日閉門思過而已。然自其詣甥後。該村物類來。鄰人不堪其擾。女偵知之。疑畜精爲患。自請爲之驅除。遂携舅至夾河。抵夜。女持槍伏暗處。不少動。久之物至。往來蹣跚。詈聲不絕。時值十五夜。月皎然如晝。見物高與樹齊。體渾黑。不辨首尾。未幾。詈聲止。益漸宿小。彷彿於頭上取下一物。卽現原形。乃茸茸然一長尾黃鼬耳。躍登高處。昂首起立。如人狀。合前兩足。對月望空而拜。女乘隙發槍擊之。但見星光一道。瞥然向西南而沒。衆人聞聲集視。則見遺小兒胎衣一具。乃知鼬之所以隱身成形者。皆此物。

爲之也。立命熱火焚之。其患遂絕。

爲夫報仇

蔡氏。閩漳浦之舊鎮女也。爲里人張延祚妻。少有大志。膂力過男子。而延祚亦以勇聞。稱義士云。清師旣下閩。濱海數百里。猶多負固。有方祐者。大舉兵。兵經延祚里。延祚與語不合。被殺。氏哀號。日夜不絕。謀於夫之昆弟。欲盡散家財。購死士。爲夫報讐。諸昆弟曰。是豈兒女子所能邪。出聲。吾族赤矣。氏不敢復言。撫十數歲孤兒。晝則相抱哭泣。夜磨刀霍霍。仰天踊起。誓必殺祐。一日。聞祐兵宿某地。距其鄉甚近。日夕。帕首撻靴。衣短後衣。藏利刃。突至祐壘。未及數十步。回顧。見其子踉蹌來。愕甚。執之耳語曰。若安得至此。曰。思母耳。氏頓足自念曰。兒幼。不可舉事。且吾以死決。兒脫有不測。張氏斬矣。遂挈之歸。一軍無知者。踰月。祐悔禍投誠。自束縛詣郡縣。郡縣官憐而釋之。俾復比編戶。已而娶於蔡。爲氏王母女弟。氏因得常常見祐。每見益悲。髮豎。背反裂。然不令祐覺也。祐且爲甘語市之。氏亦曰。死者不可

復生。方君舉兵時，肝腦塗地，甯獨夫也。君縱勿相慰，余忘之久矣。祐意大安，氏則益憤勵，齧指出血，每當更闌漏下，人聲寂然，轉展牀第，或起立開門，左右顧，旋入仰臥，泣聲喞喞，握利刃刺壁，壁既穿，刃刺猶不已。如是以爲常，踰年爲戊子春，氏值祐往從父家，大喜，陰挈其孤，止某地之松株，度祐必經此，氏椎髻偏髻，挾刃以俟。日午，祐果至，雄服怒馬，顧盼自如，氏突出林中，大聲叱祐，祐驚遽，召其從者，從者駭走，氏急持刀，斫祐墜馬，祐負創狂奔，氏疾追之，行人密至，環而譁，氏厲聲曰：「吾夫爲此賊所害，妾安可活，有助賊者，吾與俱死爾。」讐雪，妾當就死於官，且言且馳，祐攀松枝與鬪，中氏額血被面，鬪愈銳，淚血相迸淋漓，往來衝突，鷲若飛鳥，俄而祐被擒，氏以左手把其髮，右手奮刃搥其胸，旋斷其首，擲道旁，觀者瞋目橋舌，不能下，氏又揚言於衆曰：「吾夫爲賊所害，歲餘，目猶未瞑，必思飲其血，復提其頭，竟奔延祚墓，置頭墓石上，泣告所以殺祐狀，把酒澆墓，凡三行，拜畢，攜幼子直赴巡按御史臺門，請死。」御史霍達異之，欲縱之去，然疑有主者，氏慟哭曰：「所以不卽

死者爲三尺孤耳。今孤且勿顧。容受他人指使邪。幸勿以妾故亂國法。霍默然良久。卒縱之。

梳顛彈盜

黃奎者。太湖盜也。嘗劫一巨室。爲司閹人所屈。悔而改業。操一小舟。來往於太湖而漁焉。奎有子名某。素不直父之行。早歲逸去。從士人某讀書。頗有聲。改名俊。奎不知也。一日午後。陰風怒號。驟雨急下。湖浪接天。勢如奔馬。遙見一巨船。簸蕩驚濤中。如欲傾覆。努力逆風行。得斷港泊焉。奎望見之。知此港爲盜藪。心惴惴恐此巨舟不免。欲前往告之。相距三里許。舟稍前。輒被風吹回。傍晚。雨止風息。奎舟始抵斷港。以賣魚爲名。具道太湖多盜。此地泊舟。殊爲危險。船上人頷之。殊不以爲意。奎異之。因繫舟於巨船對面。以觀究竟。更定後。雲破天青。波平似鏡。半鉤新月。百步內看人。鬚髮畢見。巨船上。一少年女子。扶一小婢立船頭望月。如有所思。少焉進艙。二更月落。滿天星斗。巨船中燈火未息。髣髴猶聞語聲也。半時許。燈火驟

暗船桅上依稀一黑影。又似掛帆之繩。殊不清澈。陡聞一聲吹角。蘆葦中十數小舟畢集。約三十餘人。蜂擁上巨船。皆撲地無聲。或沒於水。巨船上殊無動靜也。奎望之。歷歷莫明其故。黎明大船解纜。無數小舟。漂泊水上。如浮萍。蓋昨日之盜。已被巨船上人殲盡也。奎愈以爲奇。因搖船尾之。或左或右。相去數十丈。瞥見巨船之一人。酷似己子。不敢唐突。因呼其小名。船上人回首應之。竟其子也。奎因上巨船。具言改業之故。俊喜形於色。奎急問現今何往。並昨夜之事。俊曰。兒出亡後。讀書不第。因以弓馬取科名。今爲都司矣。昨夜望月之女子。蔣游擊之女名靜。兒婦也。最善彈。以食指爲弓。擡鐵丸如豆大。百步外無虛發。預知泊處多盜。月落燈黑。猴上桅竿。彈盜而斃之。無一免者。今卽往某處任所。請同往就養也。言已。囑靜出見一亭亭好女子。如不勝衣。奎嘆曰。吾往來江湖數十年。未見有此者。殺賊如草。不聞聲。可謂絕技矣。

懷慶郭某。經商歸。雇小車一。俗所謂二把手也。屬後黎明行。未五更。車夫即促之起。既就道。荒僻特甚。數十里無人烟。天又昏黑不可辨。且疑且懼。車夫似已覺之。笑而慰之曰。客何必爾耶。客囊中所有。吾早知之。設將行不利於客。雖青天白日。豈無僻靜處。何必昏夜。特吾輩近不爲此。幸勿以夜行爲疑。聆其言。始知其舊爲盜也。益懼。然無如之何。姑聽之。行數日。沽酒勞之。從容叩其改行之故。則笑曰。吾兩人向者自恃勇力。以匹馬縱橫燕趙。非一日矣。某年糾伴七人。將行劫某處。至則已暮。見山前茅屋數椽。四無居鄰。屋旁一女。年可二十餘。偕其夫。轉轆轤。汲井以灌地。姿色甚媚。同伴一人。揚鞭言曰。今夜宿此何如。衆會其意。雖然應曰。諾。前有大林。遂共赴之。解鞍憩息。以待日落。凡吾輩見色而起淫心者。謂之採花。犯此未有不敗。人定後。五人者往。而吾兩人留林中以待。已而念以一纖弱女子。驟遭強暴。不知作何狀。乃潛登其屋後山。靜聽之。則五人者。早排闥入。而室內無聲。方疑訝間。忽聞女子語云。汝竟高臥不起。亦太懶矣。男答之曰。汝一人有何不了事。

尙煩吾起耶。少間，男又問共得幾人，女以五人對。男曰：明明七人，何乃五也？是必尙匿其二於林中。吾當起與汝往共了之。遂聯袂去。吾兩人大駭，俟其去遠，潛入室中偵之。則血流滿地，五人者俱身首異處矣。乃知此夫婦近古劍俠者流。吾兩人之得保首領者，幸也。於是棄行李馬匹，越山遁，自此輟往業，以力自給。

破鏡重圓

咸同間，汴有女子杜憲英者，爲周某妻。嘗與周分領士兵禦粵寇。周爲寇所擄，三年不歸。憲英母又歿，乃以錢數萬買得一婢，闊面長身，膂力甚壯，教以武事。從已出游阜城連鎮間，密訪周消息，不得。又由皖北問道至江南。一日泊舟江港，有富室子弟結商人賚貲販運，而冒爲士人，赴試杭州者，繫纜於憲英舟之左岸。有僧寬衣大笠，跌坐擊木魚，別以短杖擔衣鉢，置之身旁。目眈眈視女，轉視羣商，久之太息去。遠聞鶯栗數聲，已而岸上有二三人散步徘徊，羣商方欲結納士人，爲偷漏關稅計，拽而邀之舟中。黃茗閒話，各通姓名，里貫已。士人縱論天下事，雜以

文字科名語。農商語。兵語。青樓諧謔語。羣商於賣買經紀外。瞪目不能發一辭。土人曰。吾輩一見如故。意氣極相得。公等果將赴試耶。中一商曰。實不相欺。薄有貲貨。前途關卡。多仰藉大力庇蔭。得免稅金。抵浙必厚報也。士人曰。飲啄前定。萍水因緣。此小事。何論報乎。拱而別。注目憲英舟。羣商喜甚。各以言語相調笑。亦日之時。婢在後艙假寐。憲英怒目語曰。身死財喪之不知。猶竊視閨眷耶。羣商聞之。大驚。密語久之。疑憲英爲盜船。長跽求免。憲英哂曰。吾船無盜。適與君等共語船中。及向之跌坐岸上者。乃真盜也。君等家擁鉅資。日處醉夢中。不見天日。豈知世路險巖哉。衆諾諾。又曰。處世需才。卽兵戈擾攘中。挾貲遠行。亦非大有才者不可。苟自度無其具。寧坐閨中。弄稚子。毋以買命錢。空餌虎狼也。今身死財喪之不知。猶竊視閨眷耶。羣商曰。且奈何。女呼婢出曰。此吾前鋒。燕支將軍也。諸君畏怯者。請避岸上。否則安臥以待。慎勿露聲影。吾二人盡力當之。視諸君時命何如耳。及夜。又聞鬻栗聲甚近。女曰。是矣。羣商不敢出。亦不敢臥。急閉艙門。滅火屏息。時殘月

初出。繁星麗空。略辨人影。兩岸蘆葦。瑟瑟作聲。憲英念迎鬪則彼衆我寡。不易制勝。不如待其來。出不意以刺之。與婢約曰。昏夜不辨彼此。以髻上明珠。映月光爲記。未幾。賊果先登商舟。前二人不可識。其第三人。僧也。昂首四顧。遽奪商船門。憲英手利劍。徑前刺之。應手而仆。其二人。大叫曰。上。則競趨憲英前。憲英揮劍。旋繞如練。婢手雙鐵椎。自其後突出。光耀上下。如轉球。賊方避劍。不虞婢椎之出也。左右撲刺。落水死。鏖鬪方急。商船後艙呼賊至。婢躍登篷頂。左臂適中賊鎗。忍痛棄椎。易刀。連斫之。賊亦負痛狂奔。東西分竄去。於是發火四照。船頭篷頂。皆血漬。羣商聞聲。亟出謝。人人面如土。憲英叱之去。使婢裹創臥。而獨坐待旦。以備之。明日。將解纜。逆風大作。及午。有樓船十數。自上游乘風而來。亦泊港外。探之。始知某營總兵王某。帥師巡緝盜賊者也。軍士先詰商船。羣商曰。赴試曰。赴試何以載貨。毋乃盜。商曰。我非盜。乃遇盜。幸免者耳。次詰憲英船。未及答。商曰。是卽殺盜救吾屬者。軍士見兩女子。無一男丁。羣商又不類士子狀。疑其踪跡。瑣瑣盤詰。憲英怒曰。

何多言。我乃手殺左山虎之中州杜憲英也。問我何爲，語未畢，忽有一人自樓船躍登憲英舟，問曰：英娘不識我乎？女目之，方面偉軀，貌似相識，而鬢鬢有鬚矣。其人曰：我卽河南周某，今帥兵緝盜過此，不意遇卿，女猶不敢遽應。周乃曰：卿不憶嵩山射虎時耶？女曰：弓衣金彈何在？周曰：置之洛水犀腹中。蓋當時閨中隱語，問答既合，憲英不覺泣下曰：妾爲君子，力已盡矣。幸神明垂佑，相見於此。願何以不周而王也。周乃告以被虜後說賊投降，主將王某愛之，使從己姓，授守備，從征江皖，歷保今職，賞花翎，賜勇號，且以提督記名矣。周問憲英何時渡江，婢爲何人，憲英言未半，諸商請見軍門叩首船頭，謂受夫人活命恩，願獻五百金爲壽。憲英堅不受，謝之去。屬以後小心，謂不能復遇我矣。羣商皆感泣。周既了巡緝事，卽引疾解官，攜憲英偕隱嵩山，讀書種菜以爲樂。婢歸適某千總，勇過其夫。

岳家拳

大力姑娘，產魯之滋陽縣，姿容卓絕，嫵娜娉婷，視之一似風吹卽倒，人鮮有識其

力者。年二八。嫁同里之章斌臣。亦俊傑也。夫唱婦隨。頗諧琴瑟。斌臣精武藝。蓋祖代相傳。以拳術名。而以所學之岳家拳。尤稱絕技。人雖以鉅資從師。終不傳授。惟斌臣雖善拳。力不如大力姑娘遠甚。姑娘兩臂如鋼。每經其手把握。若二指撮一螺。卽至強者。亦難輕脫。故稍有懼內癖。一日。斌臣偶以事之開封。背負行囊。山行數十里。途遇盜。斌臣勢孤。幾不能敵。幸飛逃。得脫虎口。歸告其妻。併誓誅此賊。爲地方除害。大力姑娘。乃持鎗偕夫往。抵原址。遇盜如前狀。盜見姑娘至。喜形於色。以爲既可獲財。併可獵豔也。羣盜遂趨前。與姑娘肆輕薄。姑娘以鐵槍刺盜首。首各緣槍而墮。如拋球狀。數分鐘。連墮十餘首。餘盜見姑娘勇。均莫敢前。乃鳥獸散。嗣後此山中盜賊。不敢橫行。姑娘之力也。

陸四娘

陸四娘。不知何許人。曾爲藍田王孝廉所心折者也。孝廉字斌士。以文人而兼擅武藝。其字卽取義於此。少年讀書僧寺。見住僧某。駢二指能斷石杵。遂從之習拳。

技並學劍學鏢。三四年後。所學頗精。能炷香牆上。作一字形。暗中出鏢射之。香應手滅。一日曾以事至甘肅。將赴靈州。道上遇少婦。裝飾樸素。而貌自娟秀。跨小驪駒。一蒼頭隨其後。行可四五里。有三騎士。背弓而腰矢。過少婦側。作狎語。少婦佯勿覺。蒼頭意似怒。少婦目之。令稍容忍。乃復行。少頃三騎士忽又回馬向少婦曰。速出金貲。不爾且飲羽。斌士大憤。飛一鏢。立中一騎士。目而墜。少婦笑曰。敢勞先生言已。奮驪駒竟前。曳一盜下馬。如曳巾幌。而盜已大呼肱折矣。餘一騎。取警笛一吹。樹林中突出七八騎。各執器械。圍攻少婦。少婦不動聲色。出盈尺利刃。用螺旋進行法。飛擊之。有中項者。有中肩者。有中臂者。有中股者。七八騎紛紛倒地。臥血泊中。斌士睹狀大駭。不敢問少婦姓。蒼頭曰。此陸四娘。母病歸省耳。言已。風馳而去。斌士思此婦技遠出己上。而其初猶隱忍若此。尙敢自炫乎。自是每遇人角技。恆退然若無能者。

殿側少婦

清光緒間。有台州富商。佚其姓氏。挾資赴陝購貨。腰纏纍纍。僅攜一髻齡幼童。蓋富商固孔武有力。略諳拳術。夜郎自大。以爲無往而不適也。一日。以貪程故。遂致迷途。時正炎夏。陰雲密布。雷電交作。久之。急雨驟至。烈烈如征馬夜馳。二人抱首狂奔。狼狽萬狀。奔可五里許。始竄入一破廟內。徧體淋漓。相對癡立。見廟中牆垣傾圮。佛像倒地。狀似百餘年前物。時傾盆之雨。愈下愈巨。殿上幾成澤國。乃轉入後殿避之。覩殿側坐一短衣窄袖。年將花信之少婦。富商乃就階上席地而坐。絮絮與幼童作閑談。藉破寂寞。幼童曰。此處荒僻。無人居。苟盜賊來。劫吾財。則殆矣。商莞爾曰。汝不見彼婦人。尙敢居此。況吾精通技術乎。苟跳梁小醜。敢來問津。吾當一一致彼死地也。言甫畢。殿後門呀然闢。急迴顧。見壯年三人。手持利刃。厲聲喝曰。速將黃白物獻出。否則決不饒汝。商睹狀。知係盜匪。卽拔刀直趨三盜。戰未片刻。已氣喘汗流。兩臂酸痛。勢漸不支。正危急間。見殿側少婦。振衣而起。徒手助富商鬪。勇氣百倍。未幾。三盜盡爲所戮。富商愧恩無既。欲拜少婦爲師。並贈銀百

兩少婦笑而不受。逕向林中而去。

白髮直豎

有清一代談拳藝者。罔不知有江南甘鳳池。鳳池金陵人。短小精悍。力敵數百人。手握錫器。能令鎔液從指隙流出。其膂力之勇如此。幼時偶聞人言其軼事云。甘嘗以事如山左。日暮奔波窮山中。不得出行久之。見山半有燈光。意可宿也。奔赴之。則茅屋三椽。依山而築。叩其戶。一老嫗聞聲出應。白髮朱顏。神采奕奕。見甘訝問深夜多虎狼。何得來此。甘具述失道求宿意。嫗略不躊躇。卽肅甘入。殷勤詢邦族。甘坦然曰。余江南甘鳳池也。老嫗聞言。矍然起立。拭目灼灼視甘曰。郎君卽江南甘鳳池耶。豚兒覓郎君久矣。今郎君來。而豚兒適山下去。人生遇合。真有天也。言已。導甘入西室宿。而自入東室。甘心異老嫗之爲人。中夜不寐。蹣足至中庭。自壁隙窺之。時值三五。蟾魄皎潔。光射入室。毫髮畢呈。見老嫗跌坐蒲團上。白髮不東。縷縷皆直豎頭上。堅若鋼鐵。大驚。急返寢。知老嫗爲非常人。翌晨卽辭老嫗行。

嫗送出。丁寧曰：郎言技擊名天下，豚兒自負，欲與郎君較，不量甚矣。山下若逢之，幸看老身面，弗加傷害。老身亦囑豚兒，決不相厄也。甘唯唯，卽疾馳下山。行四五里，突覺有人躡其後，急止步，則其人已一躍過甘頂。張兩臂阻甘，厲聲曰：汝卽江南甘鳳池耶？甘曰：然。其人不語，遽直前與甘搏。甘亦悉力應之。拳足所至，山石爲裂，而其人殊靈變，軀體瘠小，超躍若猿猴，拳不能中。搏久之，其人忽一躍登樹杪，搖手止甘，甘乃止待之。其人飄然而下，把甘臂相與大笑，詢其邦族，則白姓，名秦官，常州人，以事避地來山左茅屋中。嫗固其老母也。二人接談甚歡，因相約爲兄弟，患難必共，實爲清初入俠之二云。

村店合卷

泰安嚴老五，綠林豪客也。工劍術，善騎射，率健兒十餘人，縱橫燕趙間者，十有餘年。一日，朔風怒號，大雪霏霏，有一老嫗偕女郎，自北來，明眸皓齒，神仙中人，不啻也。資裝不多，惟挾鐵箱二，光可鑑人。凡舟車上下，皆親自提攜，不令人近。嚴怪而

尾之自阿城而南。宿於段山驛。老嫗入逆旅。有美少年已先在。衣服華麗。眉宇間奕奕有英氣。相見歡甚。卽具花燭。爲女郎與少年合卺。贈嫁除兩箱外。別無長物。而衣飾無不取給其中。若寶藏然。夜三鼓。嚴率同伴三人往劫之。推其門。不應。入其室。則二人方對局敲枰。狀殊鎮靜。徐徐問曰。汝輩欲金帛耶。在門側箱中。能取則取之。不能取。可速去。毋洩。嚴等竭力提取。卒不少動。同伴皆惶悚抱頭遁。而嚴猶遲遲。老嫗突自內室出。叱曰。若來何爲。獨不畏林姑娘耶。白光一道。隨聲而出。若嚴兩腿。其冷如冰。不覺昏絕。比醒。則身臥荒郊。兩足盡失。遂以殘廢終。

荒居老婦

吳門某茶室之主人。老而傴然健甚。有好事者疑之。主人亦不諱。自述少時爲盜。曾游某地。見荒野中有危樓聳雲。四無比隣。詢知爲一老婦居。富有資產。無子。方嫁其女。爲治衣飾甚盛。私念富室奩具。必多珍品。行吾技。可飽橐歸也。且婦女無能爲。遂毅然往。夜登其屋。聞室中作老婦聲。呼曰。首飾匣藏未。慎防小人。眩篋去。

也。一女子應曰：藏某室東壁第幾箱，加鎖矣。予既竊聽，知藏所，益喜。良久，伺無聲，匍行趨簷，兩足鈎椽，倒懸其身內。向手攀樓窗撥闌入，如頃間所聞女子言，啟箱取匣出，躍窗下，將及地，微覺寒氣一縷，襲背若淋，體噤欲痿，抵地強起立，已不能直其躬。且背痛若折，大驚，不覺失聲呼救命。忽聞老婦臨窗問曰：若何人？予忍痛應曰：予某，幸乞娘宥。老婦叱曰：若狗。若思吾家畏盜者，亦不敢以母女二人，踽踽僻處此矣。若不自量，盜吾家乎？既知乞宥，姑貰汝。予曰：雖蒙娘宥，然予痿不能興，奈何？老婦笑曰：此創大不宜治，治則加痛矣。惟不治不能興，畏痛者無治。汝自審之。予哭曰：吾不任加痛矣。老婦曰：然則亦任汝狗痿地耳。予乃大號曰：願治願治。老婦叱曰：勿聲。誰教汝自作自受者？言次，忽覺有人從上躍下，以刃割予背。予不禁長號如斬豕，蹶然興矣。蓋其先婦袖小矢，注射予背，緣脊貫膚入，下注及臀，而鏃藏內不出，故欲出矢，必剖開背，而脊骨已折其一，故長此僵僕也。自是終身不敢爲盜。

孝女戮仇

駱氏女者。東平產。父爲御史。以直言忤當道。搆罪流口外。旋以憂憤卒窮荒。女留母都門。自出塞扶柩歸。歸後始悉其家產。爲豪奴馬二攘奪盡矣。奴已不知何往。愬諸衙門。擱置不理。流離飄泊。無以爲生。乃負母遠歸。沿途乞丐。啟行兩月。始至齊境。而其母以悲感餘生。備嘗艱苦。竟病死於途。女赤手空拳。無以爲殮具。悲慟幾絕。有晉人顧開甲者。見而憐之。問女何以至此。女備述顛末。顧乃出資爲營葬。又以女孤苦無依。欲攜同返。女感激涕零。請以父事。顧諾之。翌日薄暮。距旅店尙遠。不及投宿。驅車前進。忽響馬至。顧戰慄無人色。女從容曰。父母驚賊至。兒或能退之。顧曰。汝慎矣。雜雞豈敵鷹鷂哉。言未已。賊騎大至。女下車罵曰。鼠輩敢爾。不速退。難貸一死。羣賊怒吼。舉刃向前。女乘其不備。以手削其臀。銳於刀。一賊踣。繼至亦如之。賊氣餒。然終以女子易之。復賈餘勇。合力前進。女奪仆者刃迎敵。賊盡傷。鼠竄去。顧始奇女。益愛重之。嘗謂女曰。汝有此絕技。大仇可復矣。女曰。兒何

嘗一日忘前此未報者。徒以老母在不能離也。母逝。又重負大德。涓埃未報。何能
忽然從事耶。然報復自有日耳。女待顧夫婦甚孝。過於所出。會顧婦病瘵。百藥罔
效。女割臂肉和藥進。得痊。又慧婉。邀人憐。寄籬數載。無議婚者。翌年婦卒。女哀毀
逾常。顧益德之。欲爲論婚。女執不可。越歲。顧亦逝。女哭泣盡哀。葬日。親臨窆宮。督
責周至。廬於其墓。工竣乃返。顧幼女曰雲姑。與女最親。飲食起居悉與共。一日。女
謂雲姑曰。吾將別矣。所難忘者妹耳。使余此去得復仇。當再來。否則相見無期矣。
雲姑知不可挽。惟有涕泣。方依戀間。已失女所在。逾月。女仇家居京。盜夜入室。殺
大小十餘口。馬二得駱氏財。納資捐佐雜。詣河南。未幾。全家亦被殺。官緝捕甚嚴。
風傳至晉。雲姑知女仇已復。憶臨別之言。朝夕企盼。一夜挑燈獨坐。女忽飄然入。
雲姑驚喜過望。遽詢別後情。女戒勿聲。於是滅燭登床。聯衾共話。雲姑聞之。時而
驚。時而泣。終乃大快。天將曙。女欲去。雲姑留之。女曰。我爲在逃之罪犯。捕急不可
不斂跡。朝去夜來可也。雲姑無已。從之。久之。捕令漸懈。女跡稍露。嘗兩三日留。教

雲習女紅兼及文字。雲姑欲學劍，女稍稍導之。輒能領會。嘗請益，女曰：妹何須此。余命薄，故習之。但願天下後世女子無似吾命，無習吾業可也。雲姑于歸後，女遂不復來。

拳師女

清咸豐時，武進王紀棠方伯自蘇州任所挈眷返里，賃舟以數十計，齋重之盛。哄傳一時。次日薄暮，舟泊某村，炊煙四起，晚鳥投林。公方偕某姬散步艙外，閒眺村野風景，忽見一少女，形似乞丐，彳亍而來，蓬首裸足，衣衫藍縷，而瘦骨珊珊，態度殊娉婷不惡。既至，求公搭舟，公憐而許之。視其貌，則娟娟此豸，似曾相識。特一時不能記憶爲誰。因命姬呼女進，易以華服，飲以美酒。女大感，至於泣下。是夜三更，突有盜百餘人，持械登舟，肆行劫掠，舟人大驚，計無所出，惟束手待斃而已。正危急間，募見白光二道，自艙中出，而數盜之頭落地矣。後至者大恐，紛紛作鳥獸散。女徐徐起曰：何物豎子，敢施強暴，我公驚也未。今已殲其三，喪魂落魄，決不復來。

矣。公初驚異，不知光從何來。聞女言，始恍然悟，感謝不已。因詢一弱女子，何以擅此絕技，女笑曰：略獻薄藝，不足報大德於萬一。奚謝爲？且公亦識兒否？兒武進某拳師女也。吾父女被人冤誣，幾死獄中，非公清廉，安能昭雪？恩感二天，久欲圖報。近聞公携重金過返，念必有覬覦之者，因以附從自任。今願既償，可告別矣。言次，一躍登岸，不知所終。公欲留之，已不及。次晨，榜人入告，謂船篷上有小旗一方，上書某拳師三字，不知何來。公心知女所爲，遂命插之船首，自是一帆風順，數日抵家，卒無敢犯者。

舟中禦盜

鍾俊，浙人，幼業儒。父母早故，孑然一身，教讀以餬口。親戚故舊皆遠之。年二十餘，獲一芹，戚友稍禮之。然無與婚媾者，鰥居下帷，刻志勤學，未幾，登賢書，捷南宮。入庶常，鄉黨中爭欲聯姻。俊謝曰：予貧猶昔，官亦未成，何以家爲？時有山右富室，官侍衛者，自姓有女及笄，因乏嗣，欲贅清華之士爲婿。彼鄉人以其武職，慮女有趨

起風。莫願結婚者。俊於同年席間。遇白。談相洽。詢及未婚故。白卽囑同年爲媒。俊知其豐於財。欣然許諾。遂贅也。女貌婉麗。夫婦相得甚歡。旋散館。俊銓得南都宰。將至任。白因愛女遠離。盛備奩具。賸以婢僕百餘。雇羣艘。由水路行。連奩之日。自京至通。四十餘里。絡繹不絕於道。至翌日始畢。白送堵女至河干。珍重而別。於是宵小覬覦。羣謀肆劫。但知其多侍衛家丁。恐有能者。不敢遽發。以小舟追隨而下。及官舫晚泊處。俱是通都大邑。無可下手。然一路知風。羽黨日夥矣。夏初。舟抵維揚。是夜月朗風清。江波恬靜。俊與白安人。舟中對奕。思乘月色啟行。飭僕叱舟子。連檣而進。盜聞之。大喜。投其魁僞鎮江王者。揮百餘艇。胡哨而來。舟子聞哨聲。咸號呼曰。巨寇至矣。奈何。諸僕駭告主人。俊不勝戰慄。泣曰。舉家休矣。安人微哂曰。小醜何敢跳梁。婢子足以退之。郎何懼爲。遂命僕令舟子停帆。將羣艘一貫鎖連。官舫在中。燈火俱息。男子均伏匿不動。安人呼婢十餘人來前。皆已易短裝。黑衣服。望之如墨。各與棋子一握。密囑數語。曰。速退小偷。毋俾登舟。若驚官人。惟汝

等罪婢命而去。安人遂自易黑緞襖袴，以青綾蒙首，掛鍬丸囊。俊視之，目立神揚。英武之概，別具風流，非復平時嬌弱矣。俊曰：夫人將何之？安人曰：禦盜耳。郎如不畏，偕往觀之。俊見指揮自如，胆稍壯，遂携手伏艙門內，靜無喘息。未幾，哨聲逼近，盜舟合圍焉。彼見巨艘連絡，若索戰，然而無一人在外，懷疑未決，相持既久，覺無他異，乃命酋長挖鉤持刀躍上，未及登舷，皆被飛子中要害，墮江而斃，已數十人。賊帥怒，自携大盾，挾白刃，飛登中舟，覺盾上炮子雨下，始知擊者在。於是蒙首俯身，纔欲入艙，安人手發鐵丸，中盜頂，撲跌入江。衆呼曰：大王殆矣。皆溷水搶護而遁。羣婢咸集，安人命舉火，厚賞之。叱舟子鼓舟前進，俊大悅，揖而請曰：夫人是何神術，治大盜若小兒然？誠乃將門之豪傑也。安人曰：無他，妾父好馬射，家有開園一頃，翼以長垣，中具馬道箭廳，恒以妾置廳，事觀藝。妾時尙幼，戲以石子擊射鵲，父笑曰：兒欲爲此，吾以銀爲的，能下者，予之。妾樂此不疲，與羣婢日擊。至二三年，百發百中，父又以紙作人，畫周身穴道，命擊某穴，亦無不中。繼又以牛革作

人畫穴於背。命以鍊丸穿之。習四五年。則所發皆洞。父笑曰。女將軍天下無敵矣。故侍婢皆知窺竅。如是而已。無他長也。俊曰。棋子微物。何能殺人。安人曰。熟是法者。粒米可以殺人。况棋子乎。彼所擊者。非穿太陽穴。則取二日子以入腦。能不立斃乎。俊曰。既聞命矣。然婢伏何所。而賊不覺。安人曰。婢踞桅巔。俯視明而用刀遠。故無不中其要害。且黑衣與木色等。夜色朦朧。故盜不覺也。俊曰。夫人伏艙內。何預知賊首之必登中舟也。安人曰。中舟較羣舟大。而有儀仗。羣盜四面受虧。必料中舟爲主。賊首必欲破之。既登。卽知擊者在上。不意妾在下也。故幸中之。俊不勝歎服曰。夫人真娘子軍之巨帥也。智勇無雙。僕何福而遇此。及抵官。六載任滿。調首邑。時有軍功參戎許傑。來鎮南都。與俊投合約。爲昆季。時相過從。盛夏解衣。而不釋便帽。俊竊疑之。及俊得保荐。將入覲。傑具席餞行。飲已酣。俊問曰。大兄當暑不去冠。何也。傑曰。既爲昆季。事可無諱。予大江巨盜也。因劫官舫。被鍊丸擊頂。去片骨。幾殆。幸舟中有兒腦丹。治痊。然不可以風。故不釋冠。俊曰。以兄勇略冠三

軍。何見傷於官舫。傑笑曰。此予之恩人也。曾訪舫中能者。係少婦。予喟然自失。去盜不爲。投邊營入伍。屢上首功。五六載。進膺是職。皆由一擊玉成之。此婦非予之恩人乎。俊曰。知恩人何在。傑曰。閨閣中人。何從物識。俊曰。兄勿罪。是弟婦也。傑駭然起。具衣冠請謁。俊命僕傳請安人出。傑見其弱質盈盈。不覺再拜稽首曰。此天人也。天命誨予矣。凜然而退。

誅盜遇父

趙愛珠者。西安故家女也。兄故精技擊。暇輒以授愛珠。時土匪擾西安。旁掠村野。愛珠與乃兄募鄉兵數百。保衛桑梓。兄妹更番率衆出戰。殺傷甚夥。兄一日乘勝輕騎追敵。爲伏兵所殺。愛珠聞耗。率壯士數十。往來賊陣。斬馘百餘級。奈土匪繁多。寡不敵衆。敗而逃往他村。復集壯士百餘與戰。莫不一以當十。賊退而父已失所在矣。詢鄉人皆稱不知。不得已遣散其衆。獨携一婢。渡江而南。沿途探父消息。行數千里不可得。復渡江北遊。一日抵徐淮間某鎮。宿一旅館。旅館中人皆武夫。

也。間有一二文弱者，類皆奴僕。一肥胖者，服黑色衣，曠目坐櫃台內，一語亦未嘗一啟睫。顧愛珠主僕來，輒數數張目左右盼，目光爛然。愛珠既入，見東廂資貨山積，一老者着鮮美之衣，面壁而臥。愛珠語其婢曰：「不見彼眈眈者乎？」婢哂曰：「鼠輩安足道，所可憫者東廂老人耳。」吾輩盍一援手。愛珠曰：「然。」夜半聞有足聲，自門隙窺之，見十數人持械向東廂行。胖者持槊前進，刀劍從其後者，皆店夥也。愛珠從己房中躍而過，胖者方奮槊，忽狂呼倒地，視之已喪元矣。衆賊奴共以短兵環攻，愛珠縱橫格鬥，衆皆傷仆。一賊登屋，手持矛，欲出愛珠不意刺之。婢以長鍊引，錐擊之，亦破顛死。餘衆悉駭散。時天已微明，忽聞東廂喚愛珠聲。愛珠始而驚，繼若有悟，忽趨前視之，喜躍曰：「父無恙乎？」父知兒殺賊否？老人曰：「夜半聞金鐵聲，從夢中驚醒，起視衆賊與兒鬥，方酣。吾倉皇失措，股栗欲墮。後見賊逃，吾方稍安。誠天幸也。自吾與兒離散後，身有多金，乃往江南爲布商。今適購貨過此，若無兒必死賊手矣。不知吾兒何由至此。」愛珠告以顛末。時旅舍中奴僕哭而前曰：「吾等皆

商人宿此被拘爲奴僕。今賊逃散。我輩得生矣。於是衆皆伏地謝再生恩。愛珠命衆人分店中所有去。更以火焚旅舍。已遂偕父往江南。長沙白生亦已拳勇聞一時。慕愛珠名。遂聘焉。

童玉燕

陝西至湖北中多旱道。因此綠林豪客多嘯聚其間。使人視爲畏途。浙江劉文豪。在秦爲官多年。解組還鄉時。囊橐豐盈。行李頗重。懼行途盜劫。乃雇鏢師趙瑞甫。保護同行。趙舞數十斤大刀。似不費力。因此劉語人曰。此今日之趙子龍也。余得有恃無恐矣。遂歡樂登程。詎離潼關不遠。見一處山嶺重疊。人須在高岡而行。時正秋深。楓葉添丹。菊花綻白。境殊幽寂。無何夕陽在山。衆人正在賞覽風景。忽聞箠策一聲。毛髮爲戴。咸大呼盜至。劉亦戰慄。顧趙已一馬當先。見一壯漢黑而多髯。舞雙刀拍馬而至。後隨蓬頭赤足者七八人。亦皆手握棍棒。逢人便擊。趙寡不敵衆。卒致墜馬受傷。蹄地不能興。劉與僕從担夫等。皆羅拜盜前乞命。盜翻箠倒。

篋正在獵獫之時，忽見一妙年女郎，首裹青巾，身衣綠斗蓬，足着三寸許鮮紅弓鳥，策蹇如飛而至。謂翠盜曰：「留下行李，少取財物，如不聽命，莫怪姑娘不情。」使汝輩一無所得，而反遭損害也。盜若不聞也者，將物捆載以去。女郎在身畔取圍腰之軟鞭一條，舉手舞之，其直如線，直取盜首。盜遂與之格鬥，相戰移時，互傷其馬。因又易爲步戰，忽見女郎裙鈎起處，盜首墜於高岡之下。衆盜始一哄而逃，不復顧及其他。於是大衆羅拜女郎之前，感謝其任俠救人，並堅叩女郎姓氏。女郎答姓童，闔字玉燕。新婚方匝月，歸寧母家，自恃微有薄技，故單騎獨行荒山中，不圖爲諸君一助也。大衆聞言，相隨至其家。女父出迎，女郎備述前情，衆復拜謝於女父之前。女父答禮後，笑謂趙瑞甫曰：「君技尙淺，敢保六百里長途之險，亦太不自量矣。」趙汗顏稱謝，並欲拜女父爲師。女父允之，且付以執照一紙，曰：「諸君此去，再遇不測，可以此示之，不致盡遭兇劫也。」劉厚謝女父，再拜而別。

代人復仇

秀貞女士者蘇產李其姓幼失怙鮮兄弟依母爲生除針線外時就母讀淒絕家庭得秀姑承歡膝下聊娛阿母晚境有蘇阿二者邑之富紳家資十萬奸猾好漁色與邑令善魚肉鄉民爲其慣技與秀姑比鄰居見秀姑姣小玲瓏曼妙無倫頗垂涎百端挑引之秀姑知非善類不加辭色蘇雖銜之所欲終不肯棄屢思設計謀之會里有劇盜王麻子者被邑令捉獲王乃賄通獄吏與盜約如能致秀母於獄當輕若罪一方千金賄邑令並告盜事故令鞫訊時以惡聲厲色指秀母爲窩家入獄秀姑聞母耗哀悼不自勝念孤苦如儂天猶不加憐惜鎖目嗚咽忽而一綠衣女郎叩門入曰小姐號哭深夜何事傷心若是個中事可爲局外人告否秀姑以不速之客正費猜疑聞此知非惡意乃舉事告之綠衣女聞言杏眼盡裂曰世間乃有如此衣冠禽獸耶吾必有以創之言已條不見有頃復來曰小姐勿懼吾當出汝母於獄請以邑衙方向告秀姑驚恐萬狀顛聲曰離此東南數十里有大廣峨然金釘獸環者卽衙也女郎乃復去一日秀母果出獄里巷咸傳蘇阿

二暴斃。邑令亦從此洗面革心。而後升爲道尹。秀貞則知綠衣女郎所爲。然終不知女爲何如人。

落難女

金氏者。以大海之洋行爲業。自置洋船五。在東西兩洋貿易。每船必有鏢客。以禦盜賊。甲子春。船將開行。大譙鏢客。招優演劇。甚盛設也。鏢客自然首坐。做睨一切。余命其子姪陪宴。皆少年好事之輩。見客倨甚。切切私議。欲試其能。半酣小歇。肅客入園散步。堅請試其技。客左右顧。見道旁有臥柳。曰。此碍步。請爲公子去之。遂以掌劈柳木。截然中斷。如斧劈者。衆皆咋舌。當其時。有淮陽難民過境。沿肆乞錢。內有處女。嬌嬌不羣。亦隨衆募化。至洋行。輕薄之。夥以一錢投之。女怒。吐曰。視汝姑爲何如人。而以一錢戲之耶。今日罰汝千錢。不然。吾不行矣。隨坐大門檻。以阻人出入。時脚夫運糖包至。每包約重百七八十斤。皆壯而多力者。肩之疾趨。至大門。見女碍路。喝之起。女故張其肱。阻之。脚夫怒。作失手勢。以糖包壓之。女接而投。

擲不甚費力。羣夫大譁。僉以糖包共壓女。女無懼色。左抵右拋。如弄丸然。紛紛飛出市頭。反將羣夫擊退。女大怒曰。汝曹欺壓孤女。使之內傷。罪在不赦。非多給錢養傷。事不能已矣。時吆喝之聲。達於內。主人止戲。客亦出觀。少年共議曰。可以觀客之長矣。遂激客曰。我等觀此女之力。恐無敵於世。客能退之否。客視女弱甚。曰。吾以二指提之出矣。攘臂而前。女以一掌拍客胸。跌去數丈。入櫃內。如菩薩座。內外譁然。老主人出。命僕扶客人。以千錢贈女。好言慰之去。方叱少年滋事。入視鏢客。已從後戶遁矣。少年兄弟密議曰。若得此女保鏢。諒海洋無敵手。其兄欲買以爲妾。次日。聞官以舟與貲。將護送難民出境。少年兄弟。方至碼頭。挨舟覓女。見艙中坐一叟。衣冠雖破。冠蓋頂冠。女侍其側。方絮絮教訓。女俯首垂淚。少年登舟拜之。叟喝女退。出迎。肅客入坐。少年曰。叟居何職。因何窘迫。至是。叟曰。老夫淮之山陽人。忝爲都關。以老致仕。不意今夏雨甚。河決田廬皆沒。不能不隨衆覓食。老夫無子。只有一女。年方及笄。昨因乞錢。用泰山壓頂勢。傷一鏢客。女子何可逞強。續

用殺手。敗人衣食。老夫正訓斥之。少年極譽女能。問將焉往。叟曰。老夫親家。爲淞軍水師提督。婿亦開府矣。將送女完姻。而老夫依以終身也。少年諾諾而退。

盜金助賑

會稽馮生。字少文。有豪俠氣。以事至都。偶過市上。見人叢中。一媪携一少女。哭甚哀。旁一少年。促女登輿。觀者如堵。皆曰可憐。馮詢其故。知女父爲縣令。以虧帑褫職。上司籍其家產。數未盈。難抵之。其父以憂憤卒。今將鬻此女爲喪葬費。母女分離。是以悲耳。馮惻然。立出百金贈媪。令以鬻價返。少年曰。已有成議。不可改矣。馮婉勸曰。彼鬻愛女。良非得已。徒以父死無殮。故勉強從事。今彼已具金返君。君亦宜少憐惜。少年厲聲曰。汝何人。敢與閒事。如必欲已。非返我千金不可。馮怒其無禮。遽捽其髮。少年亦怒。遂成毆鬪。少年力勇。馮漸不支。時觀者愈衆。忽見一童子。面如冠玉。髮髻雙丫。從人叢中。拉少年頸。叱曰。清平世界。強買良家女。將謂三尺法不足畏耶。少年痛不可忍。願反券罷議。其黨十餘人。紛紛俱上。童一手格

之如擗枯朽。衆懼披靡。乃令少年反券收金。交易而退。旁觀皆咋舌。或言少年爲某將軍之子。某者。此仇恐必報。媼女去後。童謂馮曰。君高義誠足千古。然旅居於此。恐禍及。不如速歸。馮從其言。星夜束裝返會稽。翌日去都城百餘里。行至三家堡。日將哺。有暴客瞰其行李沉重。乃聚衆於堡。待馮過而要劫之。馮大驚。策騎疾行。馬偶失蹄。顛馮於地。比上鞍欲走。而追者已及。馮益驚。正倉皇際。忽一美女騎獨角獸。疾飛而至。盜欺幼稚。略無少懼。女鼻中吐白光一縷。橫如匹練。飛斬盜魁一人。餘皆驚遁。白光追之。良久始返。女自言曰。賊么麼。雖不卽死。然四肢已不可用。馮驚定。揖問女曰。君尙識我否。細視之。卽丫髻童也。馮咄咄稱怪不已。因問何以至此相救。且有此神技。女曰。實告君。我劍仙張青奴也。向從妙手空空兒學技。見玉面郎君美。偶動凡念。師怒責。罰塵世立功德三十萬。今將滿數。曩見君義。故衆相救。以後如有所須。向西北呼青奴者三。妾當卽至。我去矣。一瞥而逝。聲影寂然。馮目睜良久。始覓歸途。至家。會秋旱無收。城鄉大饑。馮倡衆議賑。郡有土豪富

而吝。不輸一斗粟。馮憤然曰。守錢奴。與則與。不與。豈能敗乃公事。於是盡鬻其產。以助賑。捐得其半。已竭力變賣遺產。亦得其半。然猶有許多待哺者。計惟再得五千金。則惠始徧。而家業已空。歎亦甚鉅。輾轉無以爲計。乃向西北三呼青奴室中。紅光一瞬。奴飾帶纏頭。輕妝豔服。從庭中飛至。馮大喜。伏地拜求。告以所謀。奴曰。何不再向富室捐去。馮曰。都已捐徧。惟某豪梗命。不助一文。遂使郡中多尤而效之者。故尙少三千也。奴曰。彼如此可惡。我爲若去取來。遂縱身而逝。俄聞庭中擲金聲甚厲。凡數作。馮燃火燭之。青奴已至。笑曰。幸不辱命。已取得五六千金。儘穀君分發矣。彼始不肯。我以飛劍盡截其髮。謂若少吝。當頃刻使汝作斷頭將軍。彼方懼。故任我所取。馮曰。何不用竊取計。致使聲張。奴曰。英雄涉世。豈肯作曖昧事者。令彼知之。正所以懲一儆百也。馮歎服。跪地謝。及起。女已不見。

▲婢妾武俠類

汪老家法

汪翠娥者。老拳師汪春林女也。春林趙人。以拳棒名世。馳騁燕趙間。一時無與敵者。後以勞頓咯血死。僅遺寡妻弱息。門衰祚薄。無期功強近之親可依。幸女明慧。仰十指以奉母。顧趙地女紅賤。購者殊少。幾至饋粥不繼。有鄰婦陸嫗。素與女母善。至是恆以錢米相濟。一日。嫗謂女母曰。翠姑年已及笄。若家窘迫。至斯。老婦爲子借箸籌。莫如早爲翠姑擇壻。庶幾子亦得所依賴。不然。來日大難。寧吸風所能已。饑哉。母深然其言。卽囑嫗代爲物色。顧女雖貧窘。俊爽有父風。得壻必欲有俠名者。始肯匹。以故偃蹇數家。卒不當意。時有山西吳公子者。偶遊於趙。雄豪蓋代。揮手千金。聞女名。使人風示陸嫗。願以重金聘女爲筵室。嫗難之。而公子則再三囑意。會女母病。嫗往視疾。談次。及公子事。母曰。無論我家清白。不能賣女作妾。脫事人不淑。則此一塊肉。又豈堪任人蹂躪哉。時女在傍。聞母言。遽慨然曰。兒聞吳公子信然諾。急人急。千金不少吝。此今之朱郭儔也。使兒爲鄙夫妻。寧爲公子妾。今兒願與嫗約。脫公子能養吾母者。兒願居公子筵。嫗白公子。公子曰。諾。納彩布。

幣定情焉。却扇之夕，圓姿替月，玉面羞花。公子大愉快，寵之專房。居趙久之，公子之故人，有自京師走書相召者。公子乃束裝攜女，母子北行。方公子至趙也，囊金十萬，僕從如雲。居趙，又羅購珍異甚夥。趙劇盜李某聞之，屢欲矚隙探丸。以趙邏守嚴，未敢逞。至是，乃糾黨伺於途。一日，公子行程未半，忽鳴鏑聲，自林中出。車夫立隕轅下。俄而羣盜蝟集，揚言敢抗拒者，視車夫。於時衆僕均瑟縮無人色。方窘迫間，車中忽擐簾叱曰：鼠輩敢爾！從容啟鏡奩，出一弓，長僅寸許，連發九九。殪盜九。餘盜相顧錯愕曰：何得有汪老家法？女曰：我固汪某女也。汝等欲駢死，則前來。否則宜速去。盜魁聞言，躍馬先遁。餘盜皆星散。公子曰：不料卿一旖旎女子，而具搏虎手段如是。予雖鬚眉，愧汝多矣。由是愛愈深。居頃之，女母病死都中。女乃乞公子卽葬母於都西。窀穸之日，女親往視葬。一去遂不復返。公子思女甚。一日，忽於女之鏡奩中得一函，啟視之，謂感君大德，老母得終天年，沒世不敢忘。然君自有婦，妾已削髮入山，不復處此擾攘之世矣。

內記室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掌牒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滏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締交爲姻媿使蓋日涉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清涼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喞喞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間惟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

恩一日失其疆土數百年勳閔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塗，五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迴也。嵩曰：儻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烏鬢髻，黃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絢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落，驚而起，問則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問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線曰：某於夜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某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壓鎮其上。時則蠟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交羅，或頭觸屏風，斲而輶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

者某乃拔其簪珥。褰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役。感知酬德。聊副咨謀。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人魏。遺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白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搗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奉承之時。驚惶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應指使。敢議親姻。往當捧鼓後車。來在磨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穢。某以茺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

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律見誅。陷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況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寮。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

齒噙彈丸

粵東某公爲河南臬憲。有聶姓者。以人命誣服。公昭雪之。獻女書兒爲婢。公覽其誠。納之。公夫人御下嚴。箕箒而外。課以針指。書兒不能學。日加鞭撻。俯首順受而已。後公以罪誤解組歸。時棗樹林有盜。首曰賽張青劉標。善用流星彈。一發五丸。

無不奇中。次日鐵拐子朱健善用鐵拐，曾擊真武殿前石鼓，碎若粉，橫行綠林，捕盜者不敢正眼覷，戒備而行。時已薄暮，聞林中鳴鏑聲，公股慄，夫人面色如土，侍從僕御無不色變。書兒從容進曰：「么麼鼠輩，何敢犯大人駕？如果不欲生婢子戮之可也。」乞公前騎，徒手而去。吐盜曰：「賊狗奴，識得河南聶書兒否？」盜笑曰：「我輩但要錢兒鈔兒，書兒何所用哉？」書兒怒曰：「若輩死期至矣，敢戲言盜亦怒，驟發一彈，書兒右手起，兩指接之，又一彈，接以左手，第三彈至，以口笑迎之，噙以齒，盜驚，又發一彈，書兒仰臥馬背，以雙蓮瓣戲夾其丸，第五彈至，書兒即發腳下彈，抵之，鏗然有聲，去二三十步遠，騰身而起，吐口中丸，大笑曰：「賊奴技止此耶？」一盜持鐵拐而前，書兒手奪之，曲作三四盤，揉若軟綿，投諸地，笑曰：「衛娘竈下棒，亦持來恐嚇人，大可笑也。」兩盜失色，書兒即出其手中丸，左右彈，兩盜盡斃，羣盜羅拜馬前，乞命。書兒曰：「汝等何足污我乎？」喝令去。從容回騎，稟白於公，曰：「託大人福庇，幸不辱命。」公及夫人皆異之。繼而問曰：「汝具此妙技，何不能拈一鍼？」書兒曰：「長鎗大劍，婢

子年十一二時搏弄慣矣。一鍼入手。未知作何物。是以不能學耳。又問鞭撻時。何便俯首受。曰。老父命婢子來報公大德。小有忤犯。是報怨也。婢子何敢。夫人亦喜歸家後。勸公納爲側室。生子某。後爲滇南縣令。往往率吏入山捕盜。大有母風云。

木杖擊賊

益都西鄙之貴家某者。富有巨金。蓄一妾。頗婉麗。而冢室凌折之。鞭撻橫施。妾奉事之惟謹。某憐之。往往私語慰撫。妾殊未嘗有怨。一夜。數十人踰牆入。撞其屋扉。幾壞。某與妻惶處喪魄。搖戰不知所爲。妾起。嘿無聲息。暗摸屋中。得挑水木杖一。拔關遽出。羣賊亂如蓬蔴。妾舞杖動。風鳴鈎響。擊四五人仆地。賊盡靡。駭愕亂奔。牆高急不得上。傾跌咿啞。亡魂失命。妾拄杖於地。顧笑曰。此等物事。不直下手。插打得。亦學作賊。我不汝殺。殺嫌辱我。悉縱之逸去。某大驚。問何自能爾。則曰。妾父故受拳勇之技於少林。妾盡傳其術。殊不啻百人敵也。妻尤駭甚。悔向之迷於物色。由是善顏視妾。妾終無纖毫失禮。鄰婦或謂妾。嫂擊賊若豚犬。願奈何。俛首受。

撻楚妾曰是吾分耳。他何敢言。聞者益賢之。

練指法

零陵某公。官山左時。買一婢。貌頗娟秀。而性頑劣。偶使捧杯盤。輒毀器焉。又時與同輩鬪。力亦猛。與鬪者。輒膚裂血流。家人無不惡之。公與夫人。性俱慈厚。惟加訓斥。不施撻楚也。無何。婢年長矣。夫人欲嫁之。婢忽涕泣。誓從夫人。不願去。夫人亦姑留之。未幾。公以病乞休。遵陸南歸。過曹州。曹故盜藪。行篋重者。必聘武士衛。公挾二壯士。恃無恐。夜宿逆旅。盜忽破扉進。壯士當之皆靡。舉家惶慄。盜入搜囊橐。婢突前。以手格之。盜笑曰。小妮子乃敢抗乃公。語未畢。婢指搦盜胸。盜踣。盜繼入者。揮刃如風。婢伏身。獠進。橫指劈之。盜若中刀。亦踣。餘盜駭怒。哮聲如雷。婢當門挺立。卒莫敢進。相持良久。盜衆乃去。舉家咸謝婢。問何武勇。婢乃曰。吾父亦盜也。有絕技。婢子惟得其練指法。後父爲吏捕。母亦病逝。婢子煢煢。遂鬻身爲婢。前日不去者。以主人之恩。我甚至。欲得當以報耳。今前途皆孔道。無慮伏莽。主人如念

婢子勞乞釋歸故鄉。守父母邱墓。婢子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公曰。汝勇俠而孝。巾幗中異人也。吾方欲以若爲女。胡言歸。卒挈之返。後嫁一士人。士人亦官於魯。乃歸里。改葬其親。置守冢者焉。

賣解女報恩

巨商陳佑之。作客長安。時屆嚴冬。大雪紛紜。陳兀坐旅邸。把酒取煖。忽聞鄰房哭聲大作。如不勝哀痛者。異而覘之。一幼女。方撫屍大慟。詢之。含淚告曰。婢子皖人。自幼喪母。隨父奔走江湖。藉賣藝度日。屈指五稔矣。去秋。父因染疾。逗遛於此。不意醫藥妄投。日漸加重。竟至不起。婢子伶仃一身。訴告無門。且囊橐已罄。無資收殮父屍。奈何奈何。言已。淚簌簌下。詢其年。才十四耳。陳惻然憐之。解囊出白金。令作治葬費。女伏地叩謝。卽購辦衣棺。料理喪務。不日。撫柩回鄉。臨行。固叩陳住址。姓氏。陳具以告。翌年春。女投陳家。願執婢子禮。得晨昏侍奉。聊報大恩於萬一。陳固辭不獲。允其請。而亦具另眼相待。女遇事勤慎。且和藹可親。故上下咸德之。一

夕夜半。衆已安入睡鄉。門外譁聲驟起。有盜百餘人。破扉而入。合家驚覺。咸知不免。女忽手執短棒。挺聲大喝曰。跳梁小醜。乃敢捋虎鬚。趣去。否則姑娘不汝貸也。盜聆言亦怒。各舉械格鬪。良久。盜始呼嘯遁去。時女已遍體鱗傷。力竭聲嘶。謂陳曰。盜去必謀報復。宜遷避爲上。婢子無能爲矣。語畢。仆地而絕。陳感歎不已。將女屍安葬後園。卽攜眷避居戚家。後每至是日。必設祭以報女德云。

折弓如斷梗

密雲汪參將。廣陵人也。有僕王忠。常往來酒肆李家。久之相善。李以女雲娘歸焉。年十八矣。汪解任。將還維揚。呼忠謀備輿具。苦所以載雲者。雲曰。主之行李甚壯。取道河北。征途不靖。請效軍人裝。執弓矢以戒不虞。可乎。汪聞而異之。召雲娘至。授五石弓。折之如斷梗。凡易數弓。悉不稱意。顧謂忠曰。須取我家弓來。遂腰箠插矢。乘駿馬以從。時歲在己卯。羣盜塞路。行至一荒原。雲縱馬而前。遙見十餘騎。擁塵突至。飛矢拂雲袖。雲揮袖矢落。又一矢到。雲隨以手承之。卽發而發。騎駭反奔。

中項仆地。又於籠中出矢，斃一騎，餘皆散遁。由是叅將抵家，無寸箸之失。雲貌殊艷，叅將子一見心動，欲狎之。雲曰：妾下走陋質，不意爲公子憐，然有忠在，何忍及此。無若遣忠而納以禮。我乃從。公子喜過望，遂厚給忠。雲指示令去。公子治吉席，將爲小星催粧。雲忽易戎服，掣所佩刀，出立堂上。責公子曰：爾家忝建高牙，不能出奇報國，偶遇萑苻，滯焉膽悚。妾以一婦人，奮衛長途，迄於安吉，所以報公子者，至矣。乃恣行不義，玷我真素耶。遽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却，曰：有追我者，我卽斷其頭。如河北盜矣。公子驚悚喪魄。雲娘行及門，門外已有碧衫奴，控馬以待。遂馳去，永不復返。

孫壯姑

乙巳之歲，山左大饑，盜賊蜂起。膠東爲甚。小康之家，俱不自保。昌邑有鏢客孫良，技勇絕倫。有女壯姑，悉傳其術。時因道路梗塞，閒居授徒。大姓之虞暴客者，爭以重金爲聘。良悉納之，乃分其徒爲十餘部，各爲一隊，以護大姓。而良周巡不息。盜

賊不得肆志。咸憾之。昌邑錢尹。吳人也。捕得巨盜。誣指孫良爲魁。械之至。良極口呼冤。曰。小人禦盜。非爲盜者。尹曰。盜何仇而指汝。良曰。邑中之巨室。彼窺伺已久。得小人捍衛至今。不得逞志。彼欲冤死小人。以遂其吞噬也。尹察之信。竟誅盜而釋良。良感甚。願獻女爲妾。尹笑曰。解釋誣枉。令尹之職。何足言恩。且法不得妾部民女。汝休矣。良涕泣而去。未幾。錢尹因公被劾。將回吳下。宦囊甚充。宵小私議竊法。良知之。謂尹曰。凶年之後。道路難行。小人老矣。不能隨護。民女雖陋。智勇俱足。請侍左右。以備非常。尹鑒其誠。納之。其女年未二十。而貌甚英武。遂與南行。車仗數十。僕從如雲。小夥不敢舉事。盜法探有充實可刦者。或衆寡不敵。則風知下程。并夥而謀。獲財均分。故發益遲。則盜益衆。是時錢已去五六百里。至魯界之朗月鎮。覓宿地。得旅店。後屋三楹。牆垣高峻。周匝僅容一門出入。尹喜其完固。必欲居之。壯姑知非善地。然已卸裝矣。勉從之。謂錢尹夫婦曰。妾觀此宅。似爲謀禁客商之所。夜或有異。主君與夫人。請臥觀之。幸無高聲。妾有以處。若輩。尹雖唯唯。然未

知其能。甚戰慄也。於是安尹夫婦於東室。呼二婢伏西室。曰。喚汝則出。取夷燈之。躡曲碧琉璃者。置窗隙。院中明似月光。乃易短襖皮褲。鞋尖置鏡。腰掖利刃。滅燭。躍登中門之顛。踞匡以俟。漏三下。內外俱寂。旅主馬鐵頭。盜中之巨擘也。密集羣寇。擇其能者。皆操白刃。自後垣登屋。餘盜伏於四隅。以防逸出。先命一人下探之。久而不回。馬曰。內多婦女。諒入安樂窩矣。繼命二三人下。亦如之。馬曰。真不了事。弱息數輩。尙煩乃公自往。若遇大敵。行見爾曹雌伏矣。遂躍入院。四無人聲。月光中。視屋門已閉。甫撥關而欲入。額顛中傷甚重。如泰山壓頂然。仰跌丈餘。旋飛一人。坐胸前。馬舉刀欲砍。被點兩肩窩。而兩臂軟。刀自擲去。又被點兩胯。而兩腿廢。身不能轉動。始聞嬌聲呼婢。兩女舉燭至。視之一幼婦耳。哀祈之。壯姑曰。我見來勢猛。知是能手。果惡奴也。汝爲富主。諒害行旅不少。本欲殺却。如此庸奴。徒污我刀。且留汝爲作惡者戒。遂命一婢取藥來。壯姑以刀割鏡頭。臉上肉。縷縷成條。以藥揉之。血立止。時天已曙矣。僕從叩門。壯姑以足跌馬臂。拔關而叱曰。速去。領爾

屍在東牆下積薪內也。從容啟尹夫婦，登車而行。馬被踢，則手足已復舊。抱慚而竄，自此臉上皮條終不復合。絲絲懸挂，若世俗畫獅子然。

茅阿翠

茅阿翠，名拳師茅壽昌女也。年六歲時，乃父卽爲仇家所陷，依叔父以居。叔爲賣解者流，精少林武當兩派拳術。見阿翠美而慧，絕愛憐之，暇輒以技悉心指授。阿翠亦善於領悟，迨年及笄，技益大進。劍戟拳棒，靡不得心應手，熟極而流。其叔見之大喜，乃挈之走江湖。每一出手，觀者如堵，青蚨紛擲，滿載而歸。一日至杭城，獻藝於某巷，爲名士貢純芹所見，嘆賞不置。且驚阿翠美，意欲納爲小星，恐乃叔居爲奇貨，遂授密計於鄰人王阿大，走與阿翠鬥。阿大固綠林之豪，因傷官家子，犯案重大，因捕之急，乃隱於市井間。久遂改過遷善，經營商業焉。與純芹爲刎頸交。至是受純芹囑，一諾無辭。往謂阿翠曰：「個妮子明靚乃爾，技亦純熟，如不見棄，請願相一搏，何如？」阿翠嬌嗔曰：「阿儂粗陋甚，曷足當居士一盼。技又平庸，更何敢班。」

門弄斧耶。時阿大已握拳以待。曰：此亦奚庸謙讓。語畢，卽凝相撲。阿翠心靈手敏，急側身避之。阿大三撲未中，忿甚，乃二手作勢，立一門戶，指阿翠曰：來來來。阿翠笑應之，伸手欲握其足，不意反爲阿大所乘，中拳仰跌半丈外，四肢酸痛，幾欲淚下。阿大睹狀狂笑，亟扶之起，溫語慰之者再。阿翠感甚，堅求認爲師弟。阿大初不允，強而後可。嗣後阿翠輒問，日一至阿大家受技。一夕，阿大勗之飲，酪酏大醉，遂爲純芹所污。詰朝泣訴於乃叔，叔亦徒呼負負而已。尋叔爲友人所勸，乃贅純芹爲姪壻。純芹溫文儒雅，出語雋永，阿翠甚敬之。嗣遂從之學文。純芹喜不自禁，悉心教授，未幾，純芹赴京應試，落第，資斧告竭，正窘迫間，忽遇某鉅公，因愛阿翠美，欲得之，遂厚饋金帛於純芹，而微露其意。純芹知之以告阿翠，阿翠曰：夫已氏富而多勢，抗之不祥，不如從之。子既可得官，儂亦當斬國賊以謝天下。蓋某鉅公固專以害民爲事，怨聲載道者也。純芹從其言，未幾，純芹果由某鉅公推薦，得爲某省道。又未幾，某鉅公忽於一夕無故喪其元，而新納妾阿翠以走聞，蓋阿翠已私

偕一婢。喬作男子裝。遁歸純芹許。仍爲夫婦矣。

周姬

燕人胡某。士而兼農。且耕且讀。雖不得科第。而溫飽自如。亦里閭中之安樂人也。年逾強仕。無子。妻牛氏。悍而妬。家無婢女。胡曾買妾。爲牛氏苦撻。逃去。胡不敢追。有好友錢生。聞其事。深抱不平。欲覓悍過於牛氏者。納諸胡。以樹之敵。適有河間周女。隨父賣解。至其地。能於首豎二百觔。旛杆以足蹬。一百二十觔大甕者。值其老父病死。弟幼弱。貧不能殮。願賣身。爲父置櫬。錢生以百貫爲之治喪。畢。其弟扶柩回籍。告以牛氏之悍。欲仗其力。懲治之。爲胡友延後。送與爲姬之意。周女首肯而去。以小星禮。謁見胡夫婦。胡感錢生之情。夜使值宿。然心甚惴惴。次日早起。出門。牛氏已操杖伏於寢門之側。夫出突入。姬猶未起。半掩其衾。以杖指之曰。汝何大胆。敢入我家。知我家法乎。凡爲新婦者。須試杖一百。姬不答。牛氏之杖亂下。自背之股。撻百餘。姬曰。杖數盈矣。妾應起身。勿傷貴手。牛氏無言而退。姬乃爲之洒

掃執爨。暇則浣衣綉履。凡婦工之所幸爲。皆代牛氏慇懃爲之。牛亦不悅。恆以橫逆相加。姬裸衣伏地。受撻不知凡幾矣。偶與胡寢。胡憐其無辜。愛其婉婉。涕泣撫之。姬笑曰。郎毋以妾爲念也。夫人之力。能有幾何。妾所忍受。猶同兒戲。郎視妾身。有微傷乎。妾所憂者。未知何時有妊。倘得一子。庶不負錢先生之恩耳。半載後。果懷孕。牛氏覺之。俟夫出。閉姬於房。操大杖臨之。曰。我欲審汝。姬以舊規。自去衣裳。伏地聽命。牛氏微哂曰。我知汝有孕。真乎僞乎。姬曰。有之。纔月餘耳。牛曰。聞汝以賤妓出身。所得何人之種。敢亂我胡氏宗乎。汝須以腹受杖。我爲撻而去之。再得者。我始放心。汝尙敢以臀塞責乎。姬大笑而起。擗牛氏於地。以一足按其背。手接其杖。先撻數十。訓之曰。嫡庶之禮。代操井臼。以伺應郎與夫人。若有過受杖。是我分也。今我來汝家。半載餘矣。腹中宜乎有孕。猶以外心疑之。不過借詞欲毀我胎耳。是甘絕胡氏之宗嗣。斬祖先之血食。大罪人也。人人得而誅之。我今日爲胡氏之前人。代伸家法。汝能革面洗心。尙可原恕。否則裂膚折骨。勿悔也。牛氏始猶呼

罵繼而不勝其楚。哀鳴求恕。姬姑釋之。牛氏披髮狂奔。訴其母家。其兄弟叔姪。皆隣里之姪。入耳。聞其言。糾合三十餘人。各持器械。至胡宅尋鬪。姬聞人聲。嘈雜。理髮整衣。以布束腹。拔關而出。問曰。汝等皆夫人之黨乎。有明理者。請論曲直。若不。言理。欲以力勝。亦請展施技藝。衆怒甚。蜂擁而前。姬躍出門。奪白挺。旋舞以鬪。當之者。莫不中傷。撲跌。皆棄械。抱首竄去。姬大笑而入。夫亦歸矣。知其事。曰。目前稱快。後將奈何。姬曰。郎其勿懼。請約錢生。以備訟耳。乘此一舉。未必非長治久安之道也。牛氏之衆。敗歸。果投訟師。以逞凶奪嫡。鳴官。官爲喚訊。姬乃投案。陳情。錢生爲證。官直其言。而判曰。牛氏無子而妒。七出已犯其二。憑恃愚蠢。黨滅妾欺夫。罪無可逃。照律出之。其助惡之人。各杖八十。爲大不應者戒。遍撻諸牛。命胡黜牛氏。而以周姬爲繼妻。諸牛歸。因官私受責。亦不直牛氏。衆棄之。牛氏無所依。行乞自活。次年。值周姬生子。彌月。賀客盈門。牛氏操杖持筐以往。見周姬。長跪叩首。周姬掖之。登堂當衆。問其情。牛氏大哭痛悔。姬曰。妾爲夫人權攝正位者。料有今日。

耳。夫人既誠心悔過，請以禮讓。牛氏不敢允，而胡生亦大不悅。姬已爲之易衣，衆皆賢之。錢生曰：請全周姬之志，牽生與牛氏入室，歡飲而散。然而牛氏自怨自恨，竟不干預家政，別潔一室，長齋奉佛以終。

5.3
060

